

靈序一著





美
麗
牌



皆有
美
備
不無
臻麗

品出司公煙成華

目錄

序言

曹聚仁

自記

祝融峯觀星

三五

雪

酒糟鷄

夢

目錄

一

三五

一九

二

五

一

團圓節·····	三一
冬夜獨坐·····	三五
圍爐·····	四一
走馬燈·····	四五
不寐·····	四九
蠶·····	五三
清明·····	五七
探梅·····	六三
悼鄰女·····	六七
虞山屐痕·····	七一
雨中·····	一〇一
故鄉人來·····	一〇五

做菜·····	一〇九
白糖梅子·····	一一三
人生觀·····	一二七
金魚篇·····	一三三
可憐的小孩子·····	一三一
觀海·····	一三七
憶張媽·····	一四一
種枇杷·····	一四七
車過×園·····	一五一
小病·····	一五五
西瓜·····	一五九
陣雨·····	一六五

吃茶篇·····	一六九
納涼·····	一七五
觀月·····	一七九
南湖行·····	一八七
附吳慧斧先生函 簡又文先生函	
偷窺·····	二二九
弔嘉震允·····	二三三
持螯·····	二三九
蟋蟀·····	二四五
白果·····	二四九
一陽之疾·····	二五三
牛的故事·····	二六一

死人……………二六七

吃飯……………二七三

給獄中人……………二七九

病中……………二八五

附湖上采雲

給塵無……………二九三

再給塵無……………二九九

七巧板……………三〇三

理髮……………三〇七

童話……………三一三

幾條小性命……………三二七

仙人掌……………三三三

考而夫球·····三二七

兩隻鐵釘·····三三三

一條手帕·····三三七

悼可憐的孩子·····三四三

十年祭·····三四九

泥菩薩·····三五三

送寒衣·····三五九

念黃惜芳·····三六五

賣菜叟·····三七一

逃難者·····三七七

火藥味·····三八三

跋
阿英

禱
字

靈犀小文集之一

情已決不會再像的見世面的青年少女也再沒有這水清	的香未香主的人對片毛事早已痛得厭倦日感覺已極麻木	青吹樂也不會費了吹了樂了。聖子攪先說這這了廿歲吹	跟着這化所以認得見到暗處不能見到明處沖行也漸漸木	在世上混了。一。些時候大地面)作力入江河口下目力也	在於吹時了	然他到)：十五歲的。即年他如此標說暗處在於明處然	明處、要暗而多欲像、時態不市他是以五年為一時期的大	生的利益：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之能。十的今日及知	日字在你家夏月游七：十歲的時候曾疑人生。十而知有
-------------------------	--------------------------	--------------------------	--------------------------	---------------------------	-------	--------------------------	---------------------------	---------------------------	--------------------------

什麼和

◇本書原稿之一頁◇

序言

曹聚仁

過去五年間，我和陳靈犀兄發生了非常深切的友誼；往還未必怎樣密切，工作上却保持着共同的目標；這目標就是要提示幾個如白晝與黑夜那樣明顯的民族生存的方針；有時別人覺得我們過於嘮叨絮聒，但鉄的事實證明了我們所提示那幾個方針絕對正確，一年半來，中華民族戰士們都在用血來實現這幾個方針。我自前年離開上海以後，靈犀兄依舊留在孤島上，行者居者，所走的路雖不相同，但我相信，他決不會孤負他那一枝筆的，風晨雨夕，那瘦削臉龐的影子浮到我的記憶中來，我總默默地頌禱他的身與筆俱健！報社中舊好很多，我却不時想起王

塵無來，我想，假使他還健在的話，靈犀兄的雜寫集序，應該由他來寫，會寫得親切有味些。

文章的好壞，誰來評判呢？這，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第一，如古人所說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靈感之來我心，以筆濡墨，捕捉之使現於紙上，究竟漏走了多少靈感，除寸心以外，誰能知道？時過境遷，連寸心也有點茫然了。而且，個人的甘苦，任何高明的選家也不能體會，多少選家漏去了作家的精心傑作，只挹取其糟粕，使作家非常失望。第二，則又如前人所說：「知我者惟兄，千百年後，更與誰論定之耶？」只有同一環境中共同生活的能理解其中酸甜味，所以阮籍咏懷詩，阮咸讀了，大感興趣，我輩後世人，不僅隔靴搔癢，莫名其妙，或者讀了反而捲卷欲睡呢，此吾家雪芹所以有「誰解其中味」之歎。第三，照現代流行的說法，讀者是公正的評判者，作品的好壞，讀者定會給你一個正確的評價的。以此看來，靈犀兄的雜寫文，日日刊在報紙上，讀者自有公論，用不

着我來多說，而我即謬托知己，他的「寸心」，實在不敢穿鑿地說是完全理解，我究竟能說些什麼呢？那只能就第二種說法來寫我個人的在知己之誼上的感想。

我們做教書匠的，有兩句爛語：「好的文章，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我個人的文字朋友，歷舉起來，可以成行。但有一共同的毛病，深者未必從我們文字中得了什麼，而淺者的確不能得到什麼：我自己有幾篇自以為得意的文字，深者固知其為老生常談，淺者却覺得索然無味，這是文字表現上的大失敗。靈犀兄的雜寫文字，我不說半個字假話，真是：「淺者固各有所得，深者也挹取不竭」。我常細思其故，這是不可以勉強的，這不僅是表現的技術問題，而是所取材的生活經驗問題。靈犀所寫的，那是他自己所見所聞所身經的，從現實中找來的，如我從前那樣過教書匠生活，單靠冥想，如何能流出靈感來呢！關於生活經驗，與創作的關係，凡讀過康拉德的小說的都會明白，那幅奇麗以海為背景的畫面，假使你不是水手，你決寫不出來；你不是水手，你也不懂得在那小小帆船中

所見的「時間」與「永劫」。

有的讀者和我談起靈犀，我問他們作何感想，他們說：「靈犀先生在先生閣中一定過得很舒服，有酒，有詩，有不斷的清談。」我不覺失笑了，一個做了六個兒女的父親靠一枝筆來維持生活，一面喘咳，一面在夏熱如蒸冬冷於鉄的小籠伏案作稿，都市決不缺少喧囂與灰塵，所缺少者舒服，喝着苦酒，寫着淚詩，如涸轍之魚以口沫相濡似的清談，這况味只有在一個圈子中過活的能夠知道喲！

從靈犀雜寫中去體味生活中的辛酸吧！這是我題在雜寫集扉頁上一句警句。

一九三九，一月十六在贛東一小村

自記

做了十年文匠，寫了三四百萬字，就量的方面說，也可算是洋洋大觀的了。但癩狗頭兒子，雖是自家好，我却也不會把它當做寶貝看過，祇是視為排洩物一般厭惡，根本不會想到這便是所謂「名山事業」。

前年春天，塵無集了一部份作品，預備印單行本，同時還促我也出本集子，做個紀念，不問人家願買不願買，留給自己和愛好的朋友看看，也是好的。這一說，我便也欣然想把雜寫的一類稿子集起來，石橋更是高興，替我擔任了集稿的工作，可是後來爲了抗戰關係，大家都無意於此，塵無的集子沒有印成，我的雜

寫也攔了下來。

去年冬，爲了窮得很，忽然想到如果把雜寫印成了，或者也可賣幾個錢，便不暇問自己的兒，癩得成個什麼樣兒，人家見了厭惡不厭惡，硬迫着它去和世人相見了再說。

雜寫真是那麼雜，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無所不談；但得聲明的，這裏祇是把我個人蘊藏在心頭的觀感所得，從筆底下發洩出來而已。如果讀者對於世間的萬事萬物，也有同於我的觀感的，那麼我便不愁沒有引爲同調的人了；自然我不會強那觀感不同的人來做我的讀者，爲了多賣掉一本書。不過我還得再聲明一句的，這雜寫是我的癩痢頭兒子中比較喜歡的一個，所以教它出來打頭陣。

把全部稿子整理付排後，照例該寫上幾句自我宣傳的話，但癩痢頭兒子，有什麼可宣傳，我祇能把本書付刊的因由，敘在這裏；然而這樣的因由，——祇是

爲了要想弄幾個錢，說來也欠堂皇，實在自覺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一年之隔，這本書的付刊因由，却有如此的不同，我深深的在感歎着。

寫完了自記，不能不想起兩個人，一位是促我結集的好友塵無，一位是爲我集稿的仲弟石橋，可是他二人如今都已死了；不然這兩位準是本書的愛讀者，這是我要爲他二人哀，兼爲自己哀的！

二十八年元旦後十日

雜

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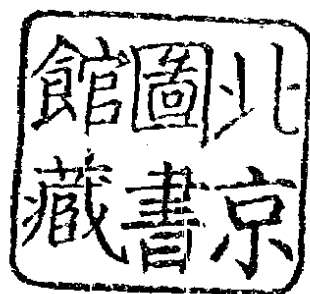
四

祝融峯觀「星」

在去年比現在還早個十廿天，我隨着湘行記者團，到長沙去度寒假。到了長沙，那天下聞名的五嶽之一的南岳衡山，總不能不去看一看吧！

於是我們在一個清晨，便從長沙坐了長途汽車，經過六小時的路程，到了南岳山脚下，在中國旅行社吃了飯，再改乘竹輿登山。我們所預定的寄宿處，是在南岳最高處的祝融峯下上封寺；從山麓到上封，要費四小時的功夫，抵達上封，已是暮色蒼茫了。

祝融峯觀日，是大家所共知的南岳勝景之一，那邊還有一座觀日台，據說海



日初升，金光燦燦，好似紅輪從海底湧起，丹霞幻色，瑰瑋譎怪，倏忽異形，光華萬道，圍繞炫耀，令人目迷。明人伍子謙那首祝融觀日詩，我也還能記得：

策杖臨丹巘，捫參出半空；露凝仙掌白，霞泛海門紅。秋色三山外，陽暉萬島中；應須擎紫蓋，飛向若華東。

我們震於觀日的勝趣，挾着一股熱烈活躍的心情，到了上封寺，正好似待哺的嬰兒，見了乳娘，有些按捺不住了。雖然明知這時候，是決不會見到陽光的，却也興匆匆打算上祝融峯，似乎在觀日台上，逗留個幾分鐘，也是會使人高興的。晚飯後，便教兩個小沙彌，提着燈火引路，在黑暗中，踏着崎嶇狹仄的山徑而上。風是那麽的大，吹得肌膚在發痛；呼呼的巨響，更是震着人們的耳鼓，教人疑是猛獸突至的前奏曲。但是我們鼓着勇氣，勇往直前，一些沒有害怕；因為我們在憧憬着「霞泛海門紅，陽暉萬島中」的美景。所担心的却是那兩支燈火，別給山風吹熄了，那倒教我們無由辨認路徑呢。

到了觀日台，大家才喘過一口氣，向四下一望，祇是黑越越的一些見不到什麼；抬起頭來，天空也是佈着一重黑幕，連月光都沒有，陽光自然不必說了！

「聽說祝融峯西，有個望月台，各處夜月已沉，惟有在那裏，還可見到清輝，我們不能觀日，還是去望月吧。」忽然有人這樣提議着。

可是望月台在那裏，我們都不知道：問問小沙彌，也祇是搖着頭。沒辦法，便仍在觀日台上徘徊着，大家都覺有些失望。

失望呢，我却沒有感覺着，也可說這個失望，是早已預料到的；在這沉沉深夜的黑暗中，那裏會給我們找到陽光！

驀地，從那墨黑的雲罅裏，漏出二三點星來，從我們的目力看去，那星兒真太渺小了，祇不過和芝蔴那麼大；那光芒也是很薄弱的閃爍着！但是那密層層的烏雲裏，能透露出這三二點星光來，也就很不容易了，何況在這漫漫長夜，離開黎明的時間還很遠，晨曦是尙無由得見，那麼卽此三二點星光。雖是那麼渺小，

那麼薄弱，却也給予我們不少安慰。回到上封寺，躺在床上之後，我還是這樣想着。

第二天，大家在五點鐘已都起身了，以爲這時候上祝融峯，準可見到光芒萬道的太陽，便又興匆匆地上祝融峯去了。那知這天陰霾不開，瀾山雲霧，日光一點兒都沒有，圍繞在我們左右的，祇是白茫茫的雲霧，上下一色。朝上望，固然是不見天日；往下看，也連樹石都瞧不清。爲了寒氣迫人，衣履盡濕，大家便廢然下山。因遊期的匆促，在這天的夜晚，仍舊回到長沙。

兩度登祝融峯，滿想觀日，却不道所見的祇是三二點星光；然也幸虧有三二點星光見到，總還算不虛此行。雖然祝融觀星，說來是多麼可笑的一回事！

這事已是隔了一個年頭，但在我的回憶上，總不會忘却祝融峯頂那三二點閃爍在烏黑的天空的星光。雖然是那麼的渺小，那麼的薄弱，可是我們應該知道它是從那密層層，黑越越的烏雲裏透露出來的呀！

三五

似乎飛的那麼快，我已是三五年華，在塵世上，混過了三十五個寒暑了，昨天正是初度之期。

英國大詩翁莎士比亞，有過一篇名詩，把人生由嬰孩起到暮年止，分爲七個時期，三五年華的我，當然已非嬰兒學童的時期，談戀愛的青年期，却也已成爲過去；更可憾的，便是在應該談戀愛的時期，也不會談過戀愛，愛情的滋味，到底底是甜是苦，始終沒有嘗到過。照理現在該是壯年時候了，但細味莎翁的話，壯年人是「意氣甚強，破口就罵，胆大妄爲，」却又不對。第一我以魯子敬草船借

箭的姿態，在西湖裏遊船，那就說不到胆大；妄爲更不敢。罵人似乎還來得，但近來也就世故懂得多，不大肯罵人；偶然罵到嘴邊，也會給人喝一聲，便又嚥下肚了。那麼我該是中年人了吧？却也不對。我也何嘗「衣冠整齊，面容嚴肅，挺着肚子」？雖然衣服還不致怎樣破舊，但也隨便得多，帽上有了窟窿，衣服縐得不成樣，都沒心緒去注意到。髮是那麼長，鬚是那麼粗，也祇是聽其自然，決不計較。看來我該是到了老年暮年的人生最後二期了罷？但從年華上算來，却還差得遠；祇是「形容枯槁」，「齒牙脫落」，那倒有點兒相似。我真疑惑，不知該把我納入人生的那一期中？

高士其先生的「細菌與人」裏，也把人生分爲七期，他說：「過了三十，一切的體力體勁，就江河日下了」。我現在正是在江河日下的時候，不免要老大自傷了！再看下去，他接着又說：「在男子生殖的機能，雖不似婦人那樣的突然中斷，然而一過了三十五歲之後，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男子一過了三十五，就一

天一天的肥大了，團圓的面孔，雙重的下巴，厚厚的頸膊，都顯得隆重起來了。汗手愈粗，鬍子蔓延的區域漸廣，笨重的身體，挺着大肚皮，一步一步不慌不忙地走，有福氣活到三十五幾以上的人，多少都有這種福相嗎？讀到一天不如一天的一句話，幾乎使我掉下淚來了。一天一天的肥大，那倒未必，我是一天一天更消瘦了。鬍子蔓延的區域漸廣，却是不幸言中了！

日本名作家夏目漱石三十歲的時候，曾說：「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至於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處暗亦多，歡濃之時愁亦重」。他是以五年為一時期的，大概他到了三十五歲的那年，他必這樣說：「暗處多於明處，愁時多於歡時」了！

在世上混多了一些時候，大概爲了體力如江河日下，目力也跟着退化，所以祇能見到暗處，不能見到明處；神經也漸麻木，雖有歡樂，也不會覺得可歡可樂了，豐子愷先生說：「迎送了卅幾次的春來春去的人，對於花事，早已看得厭

倦，感覺已經麻木，熱情已經冷却，決不會再像初見世面的青年少女地爲花的幻姿所誘惑，而讚之，嘆之，憐之，惜之了！正是給我一個很好的解釋。

「人生七十古來稀」，姑假定人生的壽命，是都得活到七十歲的；那麼我也已去了一半；這好比走過一座橋，我正走到橋頂上，雖祇是過程的一半，但以後却是一步一步的要走向橋下去了。我現在站在橋頂，徘徊四顧，身世茫然，向後看看以前一步一步的走上來的路，再向前看看今後所要走下去的路，不覺悲從中來，愴然淚下。打來路走回去，那是絕對的不可能；在橋頂讓我多逗留一些時候，却也做不到，即使他是個佩着黃金印，握着指揮刀的人。沒辦法，我祇得垂頭喪氣往下走，雖然走得很慢很慢的，那橋堍却是越發清楚的呈露在我目前！

最好還是讓我忘記了自己的年齡罷？生日當然也不必去提它了！那知不知趣的真，在我睜開眼時候，四個雞蛋湯，已端到面前。這是我們故鄉的風俗，算是祝壽，真的好意，我很感謝，不願使她掃興，我祇有強開笑顏，勉強吃下兩枚，

肚裏暗自思量，我吃過了這二個雞蛋後，我便將開始走下橋了！但我把這話爛在肚裏，並沒有對真說。

在上海住久了，却也染了一些海派，真還煮了幾碗麵，大家吃着。雪兒正吃得起勁，忽然停箸問道：「爸爸，爲什麼做生日總是要吃麵的？」真怕他胡亂牽扯，會說出什麼不吉利話來，忙答道：「這是長壽麵，所以做生日要吃麵」。雪兒還是莫明這個意思，一雙小圓眼，睜得大大地，對他母親瞧着，嘴裏好似還有什麼話要說。真便又解釋道：「麵是長長的一條一條，所以做生日吃麵，便是祝壽和麵一般的長」。雪兒夾了一口麵，却又發問道：「那麼線粉也是一條一條的長長的，爲什麼做生日不吃線粉？」這當然是爲了麵還和福壽綿延的綿字同音的緣故，但我是懶得解釋；她却不會想到這層，沒有給他解答，祇是覺得雪兒的話，問得很有趣，便哈哈笑着。

吃過了麵，真教雪兒向我祝壽，雪兒似乎很怕難爲情，倚在他母親身旁，問

「怎麼說」？聲音很低，大概是怕給我聽到，真湊到他耳邊說了二句，他又接耳問了二聲，才站在遠遠的，對我發出細微的聲音；說完後便縮到真的身後去。他說什麼，我沒聽清楚，好像是祝我長壽。

長壽嗎？雪兒又怎能爲我壽？我已是走到了橋頂的人，此後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所僥倖的，是感覺也隨年齡漸漸麻木，縱然暗處多於明處，愁時多於歡時，却還不大覺得怎樣刺激難耐；要不然，如此江山，如此社會，如此年頭，卽不活活氣死，也該服毒自殺，還得端坐家裏，吃蛋吃麵，受雪兒的祝壽嗎？

雪

冒着雪，從外邊回到家裏，雪兒忙問：「外邊的雪大嗎？阿爸」。他似乎很貪戀着外邊的雪景，恨不能到外邊去跑一回，所以發出這問；要不然，他從玻璃牕裏，正可望到天井裏，下着霏霏的雪。「雪下得大嗎」？他那有不知之理。我點着頭回答他的話，還指着大衣告訴他道：「你看」！可是大衣上的雪，已都不見了，他用手撫着我的大衣，不禁嚷道：「都已溼透了」。還伸小手給我看，證明他的話是真實的。我卸去了大衣，找了一條毛巾，拭去面上頸間的雪水，雖然我回來時，是坐的街車，還有擋着車門的篷布，可是雪花無孔不入的，却吹滿了

衣，連頭頸裏都一片片的鑽進去，任我把大衣領高高拉圍着；也是沒用。前人形容風和剪刀一般的銳利，我想雪比風還利害，那簡直是一柄鑽子了。

拭去了雪水，換了皮鞋，站在牕前，向天井裏瞧着，眼見一片一片的白棉花，堆在庭中，連陰溝都給它鋪得瞧不見了，一隻破面盆裏，裝着半盆煤屑，也給塗上了幾攤雪花膏；因爲那盆是放在庭角，不大容易落着雪，所以沒會全變了本來面目，還露出幾點黑的斑點。雪兒說它活像舞台上的張飛，臉上有白有黑。

雪是越下越大，雪兒依依不捨的站在牕下儘瞧着，恨不能脫去了鞋子，到天井裏去玩一下，縱然不得出大門，看看外邊到底已成個什麼樣的世界，却也是一件可玩的事。他隨時向我們報告「黑炭變成曹操了」，「大概已有一寸多厚了吧」？他忽地又說：「哎喲一張小矮橈，還沒在雪裏呢，媽，我去把它拿進內來可好」？他那裏是關心到雪裏的小矮橈，分明是想借這機會，到雪裏去溜一回

呢！我在微笑着，真却已禁止他，不許他這樣做，使他露出很失望的神情。

他瞧了一回，又想起一件事，乘他母親不在旁，便偷偷的開了牕門，伸手在石階旁拿到一隻空香煙罐，內裏還裝滿着好似乾麵粉的白雪，他快活得好似獲了寶貝，忙叫了他姊姊，要想利用這一罐雪，做些玩藝兒。可是室內的溫度過高了，雪又不多，經他的手一度搓捏，雪是漸漸在消蝕着，沒到幾分鐘，都已化成水了，玩藝兒一些沒做成，他又未免感到失望。

對於雪的興會，他還沒會減却，便又問我道：「書上說過，雪是可以做人的，真的嗎？你可知道怎樣做？」我告訴了他那話是真的之外，也約略對他說明了怎樣做雪人的工作。但我並沒有實行做給他看，他自然未能滿意，也許因此更提高了他的滿腔高興，使他按捺不住。

提起了做雪人，童年時候，我的確有過這種經驗，見到天空落下雪來，比什麼都高興，並且也一點不覺得寒冷，覷了個空。背了父母，跑到晒台上，團雪做

貓，做狗，做人，忙個不了，祇是沒會有過大雪，做不成一個大彌勒佛，那是當時的一件憾事。從一位小朋友的指導，多懂了一種玩雪的門檻，在雪堆上俯下身，將自己的頭，猛向雪上撲下去，便會留下一個自己的凹型臉部，那也是很有趣的。雖然往往會沾了滿嘴臉的雪，却也不會受到寒威的脅迫，減低了自己的興奮。如今見了雪，却已感不到一些興趣，最好在落雪天，可以不必出門，躲在家裏，那才快活呢。要是在二三十年前，雪兒當然可以得到一個玩雪的夥伴，可惜他是來得太遲了，我的興會，早已給寒威脅迫得沒有一些存在了。

吃過了晚飯，雪兒却已上床睡了，我走到牕前一看。雪還沒住，庭前呈着皚皚的白光，望到對面人家的屋簷上，也都鋪滿了雪花，更白得可愛，我在呆想着，要是天空落下來的這些白東西，不是雪而是銀子，那麼別說人家的屋簷上，不會讓它完完整整的存留着，便是我這大門內的滿庭子的白銀，也會有人持械打開了門，把它搶個精光呢。於是我又想起劉大白的一首雪詩：

耀花人眼睛的：

銀子也似的白，

米粉也似的白，

棉花也似的白，

如果這些真是銀子，

窮的都要搶着使了。——

呵，輪不到窮的，

金錢富有的早搶着盤到庫裏去了。

如果這些真是米粉：

餓的都要搶着吃了。——

呵，輪不到餓的，

酒肉醉飽的早搶着囤到倉裏去了。

如果這些真是棉花：

凍的都要搶着穿了。——

呵，輪不到凍的，

狐裘輝煌的早搶着堆到棧裏去了。

盤在庫裏的，

囤在倉裏的，

堆在棧裏的，

怎不雪也似的遍地鋪着呢？

但正幸虧這遍地鋪着的不是銀子，不是米粉，也不是棉花，所以才會讓它雪白完整的鋪在我的天井裏，人家的屋簷上，連得大街上也鋪滿着，沒有人在搶着盤，拚着囤，忙着堆，好留着給我這個無聊人，站在牕下，看玩，和替我的雪兒留下明天做雪人的原料，我不免歡喜着，慶幸着。

第二天雪是住了，可是路上的積雪，還未消，穿了皮鞋，在雪上踏着，滑得幾乎站不住脚，我便又想起帶有譏刺性的老古話，「自掃門前雪」。這話有兩解，一是勸人不要管閒事，一是譏人自顧自。可是現在却連這一句話都沒會做到，每一家的門口，都是堆滿和着污泥的殘雪，教人感到這個世界，連一步都不得走了！

樹補大系經神

艾羅補腦汁

風行四十餘年 服者千百萬人
補力偉大無比 久已口碑載道

藥效特一唯病肺

艾羅療肺藥

卓均肺新芳氣迅藥平順化止
效具病久醇味速力喘氣痰咳

上海
房藥大法中
行發

酒糟鷄

我的朋友C，離鄉背井，在上海過着流浪生活，他的一角亭樓，和我家距離很近，相隔不到百步；又因很談得攏，晚上沒事，便時常跑到他那裏談天。他還沒有妻室，很孤獨的在過日子。吃飯洗衣，都沒有一個替他關心的人，是多麼可憐的！但有一點，却使我很是羨慕，却已沒福企求的，那便是他的家中，還有年近六十的老母健在着。

有父母的人，未必便認為這是幸福；但是沒有父母的人，見到人家的父母還健在，却會引起無限羨慕；至少我是具有這樣心理的一人。可是我的朋友C，為

了衣食，不能不離鄉背井，睽違慈顏，什麼天倫之樂，定省之職，給生活的鞭子，早已打成個粉碎了；所以我一面在悲歎着自己的母親早已拋下她的兒子，撒手塵世，一面却又爲我的朋友悲歎不能奉母同居，消受家庭幸福。

廢歷新年裏，他有一天忽然告訴我，他的母親從甯波故鄉託人帶了許多食物來，他表示這是很使他難過的；因爲在廢歷年底，他從鄉友那裏，知道他母親在家的生活很困苦，便勉籌了三十塊錢寄去，如今估計這些食物，却非化去十元不可，這固然表現了父母愛子的熱情；可是一個菽水常虧的爲人子者，老母的年齡已是那麼大，侍奉又無人，生活更是那麼困難，一旦寄來了這多食物，心裏自然會格外的不安了。

不待他的話說完，我不覺搶着回答道：「雖然一面感到不安，一面却也覺得萬分快慰，我真羨慕你的幸福，還有一位老母在關懷你，疼惜你。你不必爲了老母寄來這多食物而不安，你應該設法多寄幾個錢去；即使自己的生活是怎樣的艱

苦，對於家用，却不能不從豐，這並非使你的老母在物質上可以舒適的享受些，——因為老年人儉樸的多，她是決不肯浪費物力的。祇是多寄一些錢，使她想像到你的生活，必很安定，她在精神上，也可以得到許多安慰，不必時時刻刻替兒子擔憂衣食問題了」。他聽了這話，點着頭表示說得有理。半嚮，却又廢然歎道：「祇是教我那來更多的錢寄回去？每月能得固定的寄幾塊錢回去，已是萬幸了」。這是你該努力設法的」。我忙接着說：「這種從天性上，從心坎裏流露出來的偉大熱烈真摯的慈愛，是化了巨量的代價，所不能換取得到的，你該明白。譬如我，……在這世界上，什麼功名利祿，醇酒婦人，倒未必便已絕對沒有機會，可以弄到手；惟有這種偉大的慈愛，却已無法可以再得了」！一陣悲愴，我話的不忍再往下說了。

他聽了這話，也表示興奮快慰，倏地站起身道：「好！勉力想法多賺幾個錢寄回去」。隨即他把家裏寄來的食物，一件一件的取出給我瞧：「這個髒裏，是

酒糟鷄，這麼大的滿滿一甕，看來一隻鷄還裝不滿。但我想她在過年時候，也不過殺了一隻鷄，却都帶了來，她老人家是連鷄腳都沒會嘗到一隻呢，罪過！他一壁說着，一壁又是歡喜，又是嗟歎：「這飯格裏，一格是葱烤鯽魚，一格是冬筍紅燒肉，一格是糰子的餡子」。他又指着兩個大香煙紙盒道：「這是糰子粉，我們甯波風俗，新年裏須吃糰子，是寓有團圓的口彩，她老人家因為我孤零零在上海，是不會有糰子吃到的，所以特把粉和餡寄了來，信上還教我下多少粉，和多少水，怎樣加餡子，怎樣下鍋煮，很詳細的——說明了。別的不說，單就這兩盒粉，已不知要害她老人家破費了多少精神了。但飄零在外的我，不知何日才得和老母團敘過活，以慰倚閭之望呢？」他又在歎息着。「這裏是年糕」，說罷他指着一個縫得密密的小布袋告訴我。

看完了這些東西，他才坐下，又想起了一件事道：「前些時日，在家書裏說到偶然牙痛過一次，這祇是隨便提起一筆，却不道害我母親，大大的不安，特地

爲此寫信來，如今又寄來一瓶牙痛藥水」。他隨手在抽屜裏取出一瓶用紅紙包裹着的藥水，還附着一束棉花。「這真細心周到，連棉花都寄來」。我不禁這樣說着。其實在她老人家心裏，恨不得在兒子牙痛時，她能站在一旁，親手團了棉花，浸了藥水，替兒子搽在牙縫裏呢。我又不覺想起幾天前，我也患過牙痛，却沒有人可告訴，更沒有人會寄藥水；要是我也能如我的朋友得到母親賜寄一瓶藥水，卽在痛得緊的時候，得了藥水，不必施用，我也準會快活得渾忘一切的痛楚了。

C 又很高興的對我說：「待我燒些泡飯，當夜點心，有這多的菜餚在。可惜你我都不能喝酒，要不然，那更佳妙」。我不及回答；他已燃了洋油爐，在煮泡飯了。

吃的時候，他揀了一個鷄腿，放在我的碗裏，又問我滋味可好？滋味的確很美，但我的心頭，却正鬱結着一種說不出的滋味，腦子裏也浮起了我的母親生前

的慈顏。

「滋味還不錯吧？酒糟的東西，你可吃得慣」？他見我端着碗在發怔，沒有答話，便又追問着。我忙點頭道：「很好，很好，這般美味的東西，即在酒菜館裏，也是不會嘗到的；但也正因滋味太美了，我又想到令慈爲了這鷄，殺啊，煮啊，切塊啊，酒糟啊，封鬚啊，不知要費了多少心力，「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線」，我在食這鷄腿，實在覺得有些不安」。他正要說出什麼話來，我却又接着說：「祇可惜這鬚鷄太少，不然倒可請那些提倡非孝論的先生們，嘗嘗這酒糟鷄裏還含着別的什麼滋味」？這話我也明知是會給一些人譏笑腐化頑舊的，可是我却按捺不住，從心坎裏吐露出來了。

夢

突然從夢裏醒回來，那最後一幕的夢中情景，却還如在目前；可是睜開眼來，是什麼都沒有了！祇是床前的燈還亮着，牕格子裏正透進一些月光，枕上的書報，還是雜亂堆着，檯上的煙碟裏，是煙灰半碟，烟蒂三個。茶碗裏還賸下兩口茶，一隻尙帶着白色的小蟑螂，在碗口上週遊着，還有一架飛機，落在床前地上，那是雪兒的飛雪號；不過機械已有點兒損壞，航空凌雲，那是談不到了！……這些，都是我早夕相親的東西，我已瞧得厭了！我閉上眼睛，尋味剛才所夢見的景物。但是司夢之神，却很吝嗇，不肯再多賞賜一點，我的眼睛閉不住，又

睜開了。

老子說：「至人無夢」，我到底離開至人的境界還遠得多，不單不能無夢，還在求夢。「苦愛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我不禁吟起陸放翁的詩來了。放翁爲什麼不覓仙方覓睡方，便是爲了午夢，在夢中可以與世暫相忘，所以要覓睡方，滿想在此中與世永相忘了！可憾的，便是這個睡方，他並沒有覓到；後世也沒有流傳着。

夢，真是給了我不少的興奮和快慰。我所沒有去過的地方，在夢裏會給我遊個暢；我所沒有見過的東西，在夢裏會給我看個飽；我所想念的人，有時會在夢裏相逢了。晏幾道詞：「今宵別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雖是相逢夢中，但總比連夢也無，要好得多。

夢，原是虛幻的，醒來之後，什麼都沒有了。然而「浮生若夢」，人生便是一個大夢，那正不妨做個夢裏夢，何必夢中人笑夢中人，一定說那說夢的人，是

個癡人？

不過夢也未必一定便是虛幻的：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

然而這也許是列子的寓言，我且來談談我的夢的經歷：

記得孩提時，在夢裏正和小朋友玩得起勁，忽然便急起來，便大聲對小朋友道：「等我一等，待我撤場尿」。這原是夢啊！可是醒來時，褲子襠却已溼成一片了。

又記得，有一次在夢裏見了我的母親，她不知爲什麼正在生氣，見了我，便把我痛罵一頓，罵得我抱頭痛哭。這原是夢啊！可是哭聲却把內子驚醒了，枕上

淚痕猶在。

如果說解洩痛哭都是夢的虛幻，那麼褲子的溼成一片，哭聲的驚醒了內子，這都明明不是夢啊！如果尿漬淚痕，都是虛幻的，那麼和小朋友的玩，見到母親的生氣，却是真的了呢！夢，是真是假，是虛是實，我可解釋不來；但我迷戀着夢境。要是可能的話，我願一輩子在夢裏過活。因為在夢裏可以和我母親在一起，這是除了夢裏之外，無法可以實現我的願望的！

「是夕，羔雁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殺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綠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

「那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轝武衛懸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嘩；不絕十數里。見雉堞台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

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柴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

雖然這祇是南柯一夢，但在太守的腦子裏，已印上了說不盡的榮華富貴的印象；就是我們讀了這故事的人，也同樣的留着那不可泯沒的印象。這印象，和真的，非夢的，所給我們的，又有什麼分別？夢與非夢，豈有兩樣？何況南柯郡，明明在槐下穴。自然，世上的一切榮華富貴，原也南柯一夢！華州參軍李肇，贊南柯太守曰：「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許欽文先生在小桃源日記裏，有幾句關於夢的話，他說：「做夢可以滿足慾望，好像多做了夢，也就增進了人生的意義。可是做人應有的生活，爲什麼要到

夢中去尋求呢？這樣一想，不免感到悲涼。「我讀了這幾句話，是同意於他前面的三句話，却沒會和他一樣的感覺到悲涼。做人應有的生活欲望，不能在夢境以外尋求到，雖是悲涼；却還僥倖在夢中，會給我們以快慰，幹麼還不感到高興？因為人生的滋味，祇是悲涼，便使我益發迷戀夢境了。對於夢，我真不知要用什麼句子來讚美它。

也許有人將罵我逃避現實，那也無傷，所謂現實，原本便是一場大夢！

熄了床前的火，閉上我的眼簾，向司夢之神默禱着：「讓我繼續着我的好夢吧！讓我的心靈，再作一回逍遙遊吧！」可是牕外忽地落下了細雨，淅淅瀝瀝的，打在玻璃上，擾亂了我的心神，連夢都做不成了！接着，雪兒吃吃地笑出聲來了，我忙坐起身來，開了火看他；他却還好好的睡着。大概他是正在做着快樂的夢呢，我不忍喊醒問他。

團圓節

「每逢佳節倍思親」，背鄉離井，作客天涯的游子，到了歲時佳節，便格外會引起思家念親的情緒。我雖然是父母早已離開塵世，親故飄零；但也使我不能不在這些日子，想起我的故鄉。因為各地風俗不同，所以逢到佳節，便有不同的點綴；縱然那些點綴，是很無聊，很無意義的。可是在旅食天涯的游子的回憶中，却也覺得深切有味，尤其是人家歡天喜地在慶賞佳節的當兒，想起自己故鄉在這一天的種種習尚，更是爲之神往了。

冬至節雖然不如中秋有月可賞，端陽有舟可競。但在我鄉，正因冬稻（我鄉

因地帶關係，每年種稻兩次。）已割，農事已了，可以稍事休息；所以對於這冬至節，也看得很隆重，家家戶戶備了大魚大肉，借着佳節的機會來慰勞自己一下，並稱這個節日，叫做團圓節。是何典故，我却不知。總之正如上海人打話：「冬至大如年」，把冬至看得和過年一般隆重。

在團圓節這一天，無論大家小戶，人人必須吃碗圓子湯；還要用了米粉，和以蘿蔔絲，做了許多大圓子，這都是寓着祝頌團圓的意思。如果出門在外的人，事實上允許的話，必要請假回來吃圓子；其實倒也並不是爲了幾顆圓子，要特地趕回來，無非借着這個機會可以到得家裏，和親長妻子們，團聚一回，敘敘天倫之樂。要是不能趕回的話，那麼家裏也會把圓子晒乾了寄出來的。在三四年前，我在冬至後的半個月，還是每年必會接到伯母從故鄉寄來的乾圓子，和家人們一同煮食；現在是伯母也已去世，故鄉無有人在，連乾圓子都沒得吃了！

童年時候，在冬至前的幾天，便已伸長頭頸；想吃圓子；後來知道圓子總是

有得吃的，而且母親還要迫着我吃，我倒又撒起嬌來，硬是不肯吃。我的母親大概也是迷信了不吃圓子，是不吉利的，便哄着我吃，還另外給我不少糖菓，如今……唉！還談什麼團圓？親手入廚煮圓子給我吃的母親；棄我而去，已有二十個年頭了！

我婦來自故鄉，却還未曾忘却故鄉的風俗，到了冬至，便也煮幾碗圓子應應景，可是我却不大沾唇；因為我的腦子裏，對於團圓兩字的印象，是太淡薄了。

睜眼一看，山河破碎，金甌殘缺，團圓兩字，從何說起？還有許多同胞，是爲了外患的侵迫，痛遭家破人亡之慘；還有許多同胞，是爲了洪水爲災，飽受顛沛流連之苦，種種磨難，壓在頭上，還能談什麼團圓？

今天，又是團圓節，在外患內憂，天災人禍，層層壓迫之下，真不知有幾多人，尙能苟延殘喘地團圓片刻？……想到這裏，內子却捧上一碗圓子來，我祇是對着圓子發怔，不能下咽。

雜

寫

三三

冬夜獨坐

陣陣朔風，挾着雨片，呼呼地撲着窗櫺，妻子們都蒙着被睡了。過慣夜生活的我，却還不思眠，兀自坐着，聽那窗外的風雨聲。寒威是一股一股地從那窗罅裏襲進來！把人們的勇氣，都擊退了；什麼豪情逸致，也給朔風席捲而去！我最厭惡冬夜，冬夜是那麼地蕭瑟，冷酷，枯寂；尤其是冬夜下雨，更是教人困悶欲死，無處可去！我真不知有何方法，排遣這漫漫冬夜。惟一的希望，自然是望着黑沈沈的天空，暗自祈禱着陽光迅速的照臨到大地上；可是熬過了一個寒夜，明天是否便能使人們得見陽光，却也未敢必。照理在這樣閒靜的夜晚，我正可看看

書，讀讀報，寫寫稿；但是人越閒，心越不閒，思潮起伏，正似壺水受着爐火的煎熬騰沸，不能自止，一個水泡剛落，一個水泡又起，除非到了水盡火熄，才有已時。因爲心緒不能甯靜，一切胡思亂想，便也跟着而起，於是我便想到要非冬夜，又兼下雨，我這時置身何地，雖不能自知，可是敢斷定的說，決不會躲在家裏，這樣地枯坐着，好似閉關的老僧。我又從自身想到朋友，那些日久不見面的朋友，在這樣枯寂的冬夜，自然會使我記起；卽天天會晤的，突然有一天不見了，那麼當然格外使我念念不忘，不知他們這時候，在做些什麼？想來或有什麼消寒的好方法吧？也許同我一般的無聊，躲在家裏枯坐着；也許也在想念着我這無聊的人吧？

在這嚴寒的冬夜，使我最不能忘却的，便是故鄉的家，於是我便想起了我的家。我的家在南國，因爲接近熱帶，氣候是那樣的溫暖；雖在隆冬，却和江南的春二月相彷彿，充滿了活潑的氣象，原野間還是點綴着綠油油的樹葉，和五色的花

卉。祇要一領薄棉衣，便可抵禦寒威的襲擊。冰和雪在我們那裏的人，是不能想像到它是怎樣的形狀。可是我有那麼可愛的家鄉，却不能在那裏享受着；爲了衣食，已是二十年不會回到家鄉，祇是年年老在這兒受着無情風雪的欺凌。並且受盡了風雪的欺凌，還是使我未能解決衣食的問題，我真也不自知何苦來？所以我在這嚴冬之夜，更使我苦憶家鄉不置！

但是我的家鄉，民風的不良善，是我所不願諱言的；尤其是那些土豪劣紳們的無法無天，魚肉鄉里，更使我憎惡切齒，在憤激的時候，我曾表示即使有富貴的一天，也不願歸故里。在故鄉，我的祖先，也遺有十來畝田，和一所房子。如今房子却還僥倖存在，那十多畝田，却已化爲烏有了。這並不是我這不肖兒孫把它變賣化用的，——如果是給我變賣的，那倒也不必提它了。

在我們舉家離開故鄉之後，我的族人，便私自把我們祖遺的田產，以很便宜的代價陸續變賣了。那受手的人，自然是鄉間的土豪劣紳；要不是土劣，他也就

不敢承買了。因爲土劣們的收買田產，可以不需要道契，祇要出賣的人，立個據，寫明將某處某田出賣；他們便敢承受，不問那田是否出賣的人所自有的。業主要是去和他交涉，他却不理，拿出筆據來，證明是某人賣給他的，你卽提出道契來，也是沒用；因爲土劣是挾勢凌人，毫不講理的。訴諸法律呢，我們那裏的官廳，是和國聯一般的祇會幫着強人食弱肉；即便官廳能不和土劣一鼻孔出氣，你也該預備一大注錢，才可以動官司。祇要官廳派幾個爺們到鄉間來查勘，那筆供養和路費，便足驚人，別的更不必說。即使勝訴，物歸原主，可是你所化的錢，却已超過你所奪回的田產的代價了。

當我們離鄉時候，以爲田是不能背着走的，祇要把道契帶着，便可不必擔心，那知如今打開舊篋，幾紙道契，却還無恙；如果回到故鄉，我還能指認那幾處的田是我家物，也一定還沒會給人背着走，不過那田却已都非我有了，祇好對着道契苦笑。要是這些田產，尙還存在，那麼自耕自食，却也足使一家數口，

不必擔憂凍餒；又誰還留戀着江南，忍受風雪的威脅。因此在這嚴冬之夜，我又不能忘却那祖遺的十多畝薄田，更覺自我失之，無以對祖先。然而我也不能怪盜賣我的田產的不肖族人，和強奪我的田產的土豪劣紳；我祇怪自己是個弱者，太沒有力量。要是我有力量，不肖族人，那敢盜賣；土豪劣紳，那敢強奪？但不知要待何時，我才能發揮力量，收復失田！

外邊風雨之聲還是雜作，呼呼不息；我的思潮，也如野馬奔放，不能控制，便又從家鄉胡亂想到我的祖國了。我的祖國，也正和我一般可憐，有着土豪劣紳般的傢伙在圖謀強奪我們整個國家的產業。但我又呆呆的想，我們的祖國，總不會和我那麼的不幸吧？相信，我絕對的相信，我們的祖國，是決不會和我同樣有着不肖的族人，在盜賣田產。我更相信，我更絕對的相信，我們的四萬萬五千萬主人翁，是決不會和我那麼怯弱，那麼沒有力量，可以任人宰割。

不能再想了，再想下去，我的頭腦要破裂了！像我這樣的生活，雖也十分淒

苦；可是妻子們總還團聚在一起，有口飯可吃，何必胡思亂想，自尋煩惱？要是比起被蹂躪在鐵蹄下的東北難民，浸在洪水中的各省災民，和凍死在冰雪中的北平丐民……，想到這裏，我實在再也不敢想，不忍想了。睡吧！睡吧！保養一些精力來和欺凌我們的風雪，襲擊我們的寒威抗禦一下吧！空想又有什麼用？於是我便站起身來，喝了一口茶，檯上的時鐘，已是指着五點鐘了。這時候，在夏夜該已天明，晨曦早已射入窗櫺了。可是在這漫漫的冬夜，向天一望，却還是那麼黑沈沈，好似籠罩着一股死氣，離開天明，大概還有一些時候吧？風却還在吹着，雨勢也還是那麼地盛，看來即使到了天明，也還是不會使我們便得見到煦和的陽光吧！

圍爐

不知爲了體質日非，還是生活富麗，從去年起，商得內子同意，在家裏裝了一個火爐，但統計去冬所燃燒的煤料，祇不過兩元幾毛錢，可知爐雖設而常熄，不過裝了火爐之後，即使爐子冷的時候比熱的時候多，見了爐子，便覺有一股熱氣，從爐子裏發出來，並且在家庭裝飾上，有了爐子，給人家見了，也就不會顯得怎麼寒酸了，所以內子爲了疼惜煤料，不願意燒爐子，我也懶得抗爭了。

今年天氣溫暖，爐子雖已裝就，燒的機會更不多，預計這爐子大概再有一冬可用，化在煤上，倒沒有幾個錢，爐子的代價，却要十多元，未免有些滑稽。

有一天回家較早，天又很冷，爲了不要辜負爐子的一肚皮熱情，便命家人把爐子燃燒起來，頓時滿室充滿了春意；爲了熱力的推動，精神也覺活潑得多，幾個孩子，更是高興，有的寫字，有的讀書，有的拍球，大家都忘却外面的呼呼風聲，和冷酷的寒威。

兩小時後，他們都睡覺了，一些煩雜的聲息也沒有，甯靜安定，這該是我的世界了！便移了椅子，坐在爐旁，隨意讀書報，又端過一張茶几，安放著茶具煙碟，一壁抽煙，一壁喝茶，烟雖非極品，茶却是逸芬從北平帶來送我的上好香片，水又是沸透，從爐子上取下來的，茶味格外香美了。這時我覺得很是舒適，把一切煩憂都忘了。但我也暗笑自己的志向不大，容易滿足慾望，譬如這時所耗的代價，煤啊，烟啊，茶啊，總算起來，最多不過三四毛錢，雖說知足常樂，知足也是美德，然也惟沒出息，沒勇氣的人，才會拿知足兩個字，來作門面話。大家都以現狀爲滿足，還談什麼革命？什麼改進？

熊熊的爐火，不消幾分鐘，把壺子裏水煎得騰沸着，除了加勤了我們的喝茶工作外，惟有忙着添上冷水，免得壺子給燒壞了。但偉大的熱力，它是決不會在任何重負下表示屈服退縮的，我把壺子裏的冷水加得滿滿的，在我翻過二三頁書，水又在發出聲響，連壺蓋也因受不住熱力的驅逐，而在跳躍着，幾乎要落到地上了。

爲了愛惜熱力，不忍見爐火的漸漸減退，放下手裏的書報，站起身，用了鐵條掏去煤灰，又把盆裏的生煤一塊塊的加進去。雖然兩手都弄得很髒，却也很興奮，因爲這番工作是必須做的，剷除了殘餘的阻礙物，加添新的活力，才能創造新的生命，於是爐火熊熊又在發揮它的熱力，我仍坐到椅上，望着爐火，呈着異樣的光輝，感到異樣的興味，連手頭的書都沒心再翻看。

我怕盆裏的生煤會給我燒完了，又站起身，走到牕前，却見庭角裏，正放着一簍煤，我才很安心的又坐定；其實這是多餘的顧慮，煤那會燒得盡，柴炭行裏

的煤，堆得和山一般的高，地下更埋着無量數的煤礦，祇待我們去把它發掘出來。

世界便是一坐大火爐，人類便是爐子裏的煤，新陳代謝地用他們的熱力來反抗一切，驅除一切，策動一切。但我却太不中用了，纔把我投入爐子裏，不經一燒，已是化爲白灰了。不過我希望能從白灰裏掏出一些煤屑來，讓我在這大爐子裏，仍得發出一點熱力來。我由熊熊的爐火見到火層落到爐下，漸漸熄滅了它的光輝，而成爲白灰的時候，我禁不住這樣的想着。

走馬燈

元宵是燈節，各地風俗，大致相同，在這一天，大家小戶，都糊著花燈，慶賞元宵。但我鄉的燈會，却和他處不同，燈的製作，很是別緻，紮成戲檯模樣，陳列着各種絹製的戲劇人物，燭是插在檯前的。凡是去年產了男孩，或是討了婆娘的，例須購燈懸在祠堂裏，這是添丁的意思。除了生子娶妻的人家以外，却都不必掛燈，女孩也夠不上掛燈資格；這倒並非重男輕女，因為女孩長大了，總是別人家的，所以討進來的婆娘，却須掛燈了。

我們那裏的燈，很是美觀，但實際說來，却又不能稱為燈，兒童們對於這種

燈，除了落燈後，把那些絹製人物，取來玩耍外，也不會感到其它的興趣。倒不如上海地方所見的兔子燈，馬燈，繡球燈，蓮花燈等，可以持着玩。

這幾天我們弄口的一家紙紮店，正在大做投機生意，糊了不少燈，掛滿店堂，連門外都是掛着燈。雪兒見了真高興，覷個空總是跑到那裏去欣賞一下，低徊留之，不能去之。可是人類的佔有慾，原是天賦的，他這樣的看個飽，還是不能認為滿足，幾次要我買盞燈，可以在家裏玩玩。

做父親的人，對於兒子這一點小要求，似乎不必去掃他的興；經我考慮之後，覺得別的花燈，到他手不消一天，準會拆毀，燭火又不是玩的事，便買了一盞走馬燈，掛在廳中，把燭燃了，四圍的人物，便會蠕蠕而動，這雖然比不上兔子燈之類，可以持在手裏玩個痛快，總也聊勝於無，雪兒站在一旁，仰着頭，瞧着燈中人物，一個去，一個來，川流不息的走動着，覺得很好玩。

「看！一個白面書生，後面却跟着一個花面孔的，咦！花面孔給那持着長槍

的趕下去了。哈哈，還有一個騎馬握着大刀的红面老人，尾隨着。紅臉的也下去了；上來的却又是那白面書生」。雪兒很興奮的指點着。

可是他瞧了幾多時候後，對於走馬燈的神祕，已是參透了，來的來，去的去，來來去去，總是那麼一個老套頭，使他漸漸地減却了不少興趣。因爲他伸長頸子，睜着眼睛，出神凝視，原想看看有什麼新局面，却不道鄉下人不識走馬燈：「又來了」，這的確是會使人感到厭惡的。

到底我是上了年紀的人，對於花燈，根本不會感到興味，自也不會覺得失望，所以我回到家裏，閒着沒事，便燃了燭，看那些紅臉白面們，不知爲底忙的奔波不息，去了來，來了去，兀自好笑，這正是很幽默地在諷刺世上的一些大人物在團團轉着，你去我來，我來你又去吧？但這也正象徵芸芸衆生，活在世上，忙忙碌碌，不知爲誰辛苦爲誰忙！我又這樣的在胡思着：那白面書生，是我的祖父，花臉的是父親，持槍的是我，騎馬的是雪兒，如今是祖父和父親都已沒有了

他們的事，我也快要下去了。不過在這一個圈子之後，上來的，雖然還是那白面書生，可是這書生已非我的祖父，而祖父的位置，却快要讓給雪兒了，人生如此，人生原也不過如此罷了！

「朋友，別忙啊！燭火是快將完盡了。」可是他們並不會覺得，還是在團團轉着，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在這般起勁的活動着是全靠着一股熱力的鼓動，到了熱力消歇時，是什麼都將動也不能動了。

無端又引起了許多感慨，這是雪兒作成我的，我想埋怨他幾句，却又不忍掃他的興，他正很高興的拉着他母親，絮絮地問那白面書生是誰？騎馬的紅面老頭兒又是誰？大概他祇見他們在團團轉着，很是無聊，所以要想多知道一些，來解答他們爲什麼在團團轉着的疑問。但他母親，又那裏回說得出，祇是笑着。

不寐

微倖失眠沒有成爲病症，可是祇要心神上感到一些不快，躺在床上，便會闔不上眼。

睡不着並非是件痛苦事，最痛苦的，倒是睡不着時，便會胡思亂想心不定；越是胡思亂想，越是閉不上眼。

惟一的催眠辦法，便是先使心神甯靜，於是在睡不着時候，便唸着一二三四的數目字；但是唸不上幾秒鐘，便又會從一二三四岔到別的上面去，並且越想越亂，越亂越是按不住，許多不必想，不能想，想不到，想不穿的種種問題，都會

擁到枕邊來，洪北江說得好「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心如膏火，獨夜自煎」。那時心頭的煩燥，真是說不出的難過，搗枕捶床，禁不住喊道「我要甯靜」，但是心裏在想甯靜，却越是不能甯靜了。

雖然已是深夜，兩隻眼烏珠，還是睜得和桂圓那麼大，看書吧，提起書來，祇見書頁上字粒在跳躍着，即使耐着心看上幾行，一行一行的字，一個一個都沒有逃過我的眼簾；但是書上說些什麼，却都不曾明瞭，翻上一二頁，便再也沒心思翻下去了。

望着床前的燈，儘是發怔！那燈光却也奇怪，四週却暈成五光十色，使不寐的人，又將引起許多的幻想，和感到許多的愁苦。「愁如有約集燈前」，雖然強自把眼珠閉上，可是暈着五色的燈光，還是赫然在目。索性把燈火熄了吧，空氣是似乎安靜得多，但心頭的火，又怎能教它也暫時熄一熄呢。

黑黢黢的屋子，祇有牕口透露着一些微光，眼睛一霎，便覺牕前有團黑影搖

幌着，不禁吃了一驚。可是細細一想，要是世上真有鬼物，人死後便會變做鬼的話，那麼在若干時後，我和牠也是同樣的東西，又何必怕牠？……不，這空氣海裏，那裏會有鬼物出現，也許是穿窬者之流吧？雖然家徒四壁，祇有架上的幾卷破書，可是想到盜賊上門，却也有點害怕起來了。然而，再一想，是盜賊要來圖謀我的東西，並非我去圖謀他的東西，正應他來畏懼我，我又何必要去畏懼他呢？

腦子裏好似萬匹野馬在奔騰着，我簡直沒有法子控制了，好——由他去胡思亂想罷！拚一夜不睡，看他想到如何地步。於是七勿搭八的想東想西，永遠不會想到的事，也會想起來了；甚至想到自己坐在金鑾殿上的凜凜威風。

到底這個世界還是很自由的，容許我在這麼胡思亂想着，想到這裏，不禁高興起來，閉上了眼睛，還在臉上露出了一絲笑痕。

這時，牕外的天空，也漸漸由黑越越的轉成明朗的白色了。

中外著名眼科醫師及各界一致公認

精益公司特製「科視」眼鏡片

光度準確品質高尚磨琢精良價格低廉



為近世唯一之結晶，最能使眼睛明晰舒適，確有矯正一切不良視覺之特效，敝公司美國畢業眼光學師，有三十餘年經驗，免費專驗各種疑難目光，精詳準確，定價力求普及，近老光每對祇售國幣三元貳角。

各種名貴鏡片鏡架應有盡有歡迎參觀

存貨獨多不受
外匯影響一律
仍照前價廉售

精益眼鏡公司

上海南京路勞合路口
重慶 香港 北平
天津 濟南 漢口

訂婚
結婚

戒鑽

請到南京路大慶里

品珍珠寶店

PINK-GEM

選兌

蠶

混在都會裏的人，身上是穿得那麼軟翩翩；可是我却敢說沒有一個是養蠶人。不，有許多人，連蠶的模樣兒，都沒曾瞧見過呢；說也慚愧，我便是其中的一個，除了童年時候，在書本上見了圖形之外。「滿身綺羅者，誰是養蠶人？」真慨乎言之！

雪兒省下了點心錢！不知從那裏購得幾條蠶，偷偷摸摸地養在陳皮梅盒子裏。有一天給我瞧見了，我却也沒有責罵他，瞧着蠶環節蠕動，躲在桑葉上，沙地嚙着，倒也很是有趣。雪兒養了這幾條蠶，並非望牠吐出絲來，可以做件新

衣服，也不過玩玩罷了。

一片桑葉，祇夠二三條蠶一天的食糧，早上放下的桑葉，到了晚上，却已滿佈了一個個的小窟窿。蠶的嘴雖及不上鯨，但蠶食和鯨吞，倒是同樣的足以驚人啊！

經過了幾天，已是蠶眠時期，又過幾天，便開始上簇作繭。牠沿着盒邊，昂着頭，從嘴裏吐出絲來，好似作網般的圍縛着，來往蠕動，一息不停。到深夜我歸家後，在燈火下，見那繭形已是快成，可是從那層層的薄絲中，還可以見到蠶已蛻皮，縮成一團，仍是在蠕蠕動着。牠這樣勞作不息的毅力，的精神，真教人感動不少，我呆呆的瞧了十多分鐘。

第二天起身再看時，那繭子已是完成了，韌結光潔，多麼可愛。爲了牠的成
功，真該慰勞一下。但牠已是躲在繭內，便要再給牠一些桑葉吃，也已不可能
了。

蠶在繭內變爲蛹，又由蛹化爲蛾，破繭而出。取絲的人，在牠未出繭前，便把牠烤死了；因爲蛾破繭出，則絲緒斷絕，不復能繅。所以我見到蠶的成繭後，又想到牠以後的命運，便不禁要替牠嘆一聲「爲誰辛苦爲誰忙」了，象以齒焚身，蠶也何嘗不然！但蠶也不問爲誰辛苦爲誰忙，牠祇知這麼做，做到死，才能休！這便是蠶的成功處，也便是蠶的不可及處。

有人說，蠶因吃桑葉而吐絲，那麼桑葉中一定含有絲質，可便採取桑葉，加以化驗，製造成絲，不必養蠶了。這話太滑稽了；要不然，以桑葉飼人，人所便溺出來的，豈非也都是絲了嗎？

新腦筋補神露

電話購貨 92727 迅速便利

新腦筋補神露
每瓶一元五角
每瓶一元五角

神經滋養劑

腦神經衰弱

因用腦過度而起之頭痛頭暈
記憶力薄弱不眠神經衰弱精
神萎頓等症服之可立告痊癒

性神經衰弱

因性神經衰弱而起之耳
鳴眼花，性機能減退，
陽萎早泄等症限日見效



上海中西大藥房發行

清 明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自從讀了杜牧這詩後，真有點兒奇怪，似乎清明時節，雨的時候，多於晴明；並且清明遇雨，也不足奇，好似清明時節該是雨紛紛的，大家都會把杜牧的詩句念着。今年的清明，却是天氣晴和，未曾雨紛紛，在詩人眼裏看來，該減少一些清趣，可是掃墓的人，免得冒雨而行，也就暗自歡喜了。不過清明時節，行人斷魂，倒也和紛紛的雨沒關；即在晴時，即便行人，走在路上，見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紛紛攜了酒食，持了楮帛，忙着上坟，便會使你感到萬分不快，

祇要你會很快的聯想到躺在墓中的人，不必墓中人要和你曾發生過什麼關係。

二世停棺，贈麥無人，到了清明，上會館拜奠一下，原是我輩爲人子者的份內事，雖然跑到那裏，已經不能見到我的祖父，父親，母親的音容；帶了去的酒食，也是「一滴何曾到九泉」？但我却沒有那勇氣，廢除這些禮節，見了陳在堂上的靈櫬，也會使我覺得好似音容宛在。我祇當去省視他們時候，他們都很安適甜美的睡着，我不敢驚動他們，便悄然走了。

清明那天，掃墓的人，實在太多了，見了那些提着紙錢的人，便會感到不快，何況處處飄來的哭聲，更覺酸楚；所以我每年上會館，總是在清明前一天。泉下有知，他們定早在屈指計算他們的兒孫，在某一日，准會來探視他們；而出乎意料之外，早一天便已見到他們的兒孫，這該是多麼欣喜的呀！

可是今年清明前一天，因爲沒有車子，祇得改在清明的上午出發了。天是那樣的晴和，路上行人，更是擁擠，他們却也未必都是掃墓人，儘有許多是到郊外

去踏青的，還有許多是到各會館去看熱鬧的。我於是埋怨天怎不洒下幾點雨，驅散一些看熱鬧的閒人？我更不明白這些人的心理，要看熱鬧，怎不上游戲場去？會館到底沒有游戲場那麼好玩。

我們正在致祭時候，有個穿西裝的男子，伴着兩位濃裝豔抹的女子，說說笑笑地走過來，向我們的供桌上瞧了一會。又去參觀其它的遺榭，我知他們也是來看熱鬧的，但很抱歉，我們祇是在棺旁靜默無言，不能給他們一些熱鬧瞧，滿足他們的期望。

「這口棺材倒很好，價錢一定不少」。那男的忽然指着一具黑色棺木說。

「化了許多錢，買這個牢什子，未免不值得；還是買張三用死不靈床躺躺，寫意得多呢」。那年紀輕一點的女子，笑着接話。

「不，這比死不靈床還要寫意，所以躺在裏面的朋友，却一輩子不想起身了」。男的一壁說，一壁打着哈哈。

「你聽，有人在哭呢！可是這樣扯直喉嚨的哭，很是刺耳，一點不好聽」。從前面飄來一陣慘厲的哭聲，另一女子，便給以如上的批評。

「哭，要讓還蘇州人最好聽，我們上平江公所去好嗎？今天到那裏去聽哭的人，真多呢」。男的很興奮的回答，一手插在褲袋裏，一手揮着剛從樹上折來的柳枝，和兩位女子，依舊說說笑笑的走出去了。

拜奠後，我們去看已爲先人購定的墓地。這是會館辦的公墓，前年來時，還留着許多空地，如今埋骨的却已占了十之七八了。我們正在徘徊着，忽地聽得有人在背後笑道：「朋友，空地已不多，我們恐怕輪不着了」。回首一看，却是兩位掃墓的人，在那裏說笑，可是我聽了這話，心頭覺得很難過，一陣微風，紙灰吹滿我的頭上，我掏出手帕，輕輕拍去；恨不能把我的心也掏出來揩拭一下。

這裏的坟墓，都築得很考究，所以參觀的人更多。在一座佔了好幾穴地的墓前，有幾個閒人對那光潔如鏡的石碑，葱翠整齊的短樹，在讚美着，批評着。內

中有一位，却又打着哈哈道：「這表面上固然是多麼美觀，可是躺在墓中的人，這時是個什麼樣兒，我們却不難想像得到吧！」

「朋友，過了幾多年後；我們也不是和那墓中人一般嗎？」我想用這話告訴他，但又覺得這話帶有幾分教訓的意味，不便對一個墓中人這樣說；還是對他這樣說：「朋友，你別諷刺他了，他已長埋地下，什麼話都不能說，你可憐了他吧！」罷。但我終於什麼話全都沒有說，目送他們慢慢的走去，轉過一株柳樹背後，連影子都不見了。

我真懊悔不能在清明前一天上會館去，可以少遇到許多我所不願見不願聽的事。

「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這天晚上，想起了王禹偁的詩，便找了龔翁，叔範，培林，上酒樓痛飲一陣，這也可說是「人生有酒須當醉」了罷！可是醉雖有幾分醉了，興味却比野僧還要蕭然，回到家裏，連稿都懶寫，躺

雜 寫

在床上，糊裏糊塗的睡着了。

探梅

春天到了，給暖洋洋的東風，吹在身上，頓覺通體舒適，有說不出的快活；好似久旱的麥田裏，得到雨露的滋潤，麥苗油然呈露着蓬勃的氣象了，春的季節，是多麼值得歌頌的啊！

一年四季中，當然是春天最可愛，祇是給春風一陣吹拂後，山是更青秀了，水是更明漪了，一花一木，都是開着豔花，長着新葉，茁着嫩芽，人們在這美麗暖和的春光裏呼吸着，也會和萬物同樣的感到活潑的生趣。

「能向花間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是啊，人生能遇到幾個春天，除了

小孩子時代的渾渾噩噩，不知春的可愛，和上了年紀之後，沒有精力和心情去欣賞享受春的美景外，能得及時行樂的，却正沒有幾個年頭呢！所以到了春天，便不免驚歎又是「一年春」，怦然心動，要想到山水之區，去領略明媚的春光了。

春天裏的花卉，最被人稱賞的，要算梅花，這從古人的詩文上，便可知道梅的可愛；但我們也並非崇拜偶像主義者，梅的孤芳清標，確是在許多花木中最足動人的，更不是爲了它獨占春先，管領衆芳，而要我們去趨奉它。

說也慚愧，除了瓷瓶裏插的，和泥盆裏種的以外，我還沒有見過梅花的本來面目；大概生長在都市裏的人，和我一般俗得可笑的人，却也不少吧？去年爲了探梅，特地到超山去，可是去得太遲了，祇見到梅的枝幹；花呢，在泥土上還可見到幾點殘蕊零瓣，我徘徊在梅林下，很是惆悵。但一壁對於落在泥裏的花朵，却也很是惋惜，便俯下身，揀那完整清淨的，拾了幾十朵，滿想半留紀念，半贈友人，也是聊寄一枝春的意思。可是回到上海，懶得去處理它，把它丟在抽屜

裏，連它已是變成什麼樣兒，都沒會看過一次。到了今年，又是探梅的時候，雖然去年超山的老和尚，告訴我遲來十天，要不然花還未落，香滿山谷；又勸我明年該早些來，可在他的寺裏住三兩天，看個暢快，補償這回的損失。可是如今也失了山僧的約，沒有功夫去探梅，祇想起了去年拾來的落梅，便把它從紙包裏打開一看，却都已乾癟，連顏色也褪了。去年還得上超山看落梅，今年却連落梅都沒機會去拾兩朵，超山的老和尚，如果還記得起我，他定會笑我看梅的福份都沒有呢。

去冬友清兄要我到蘇州去玩玩，那時半爲沒有閒，半爲冬天景象很枯肅寂寞，便答應他待今春到鄧尉去看梅。到了今春，我還是沒有去，他前天便又來信，却告訴我鄧尉的梅花，都已凋零了。信上雖祇是那麼寥寥數語，我却悵然有感：「又是錯過一年了！」其實梅花看不看倒未必是件憾事，對着梅花，在念着家裏的油鹽柴米，也未必會有多大興趣！倒是一年一年的虛度，未免要興逝者如

斯的感歎了。梅花落了，明年還會再開，今年沒去探梅，明年春還是會再來的；
祇恐梅花未老，看花人的頭却將白了！

把友清兄的來信，翻覆讀了幾遍，心頭很是難過，便胡亂謔了幾句鼓兒詞般的東西寄給他：

去年約我到蘇台；我說明春等看梅，現在梅花零落盡，看花人却未曾來！
花落花開不足哀；今年花落明年開；明年還有明年在，花却依然鬢已催！

悼隣女

「姆媽開門，姆媽開門。」

自從移居到這裏來，比較清靜得多，夜間十二時後，巷門便下鎖，沒有人進出，連火腿粽子白糖蓮心粥的叫賣聲，都聽不到；這時候正是最適宜於我的寫作，因為家裏人都都睡了，一些煩囂的聲響都沒有，寂靜的大地，好似成爲我的獨裁世界，我可以任意所爲，沒有人來干涉我，也不會有人在譏笑着。我的思想，也可自由發展，不受到外物的影響阻遏；心是和萬籟一般的靜止，除了寫作之外，不知有他。我真在感謝夜之給我以很適宜的寫作機會，而夜之甯寂幽靜，

也引起了我的歌頌。雖然有時我也會感到在這寂靜的清夜，人們都已安息，在枕邊衾角，尋覓他們的好夢；我却還是不能休歇，迫在燈光下，埋頭工作，真是我勞何如！但這種感想，祇是很暫的在腦子裏偶一浮起，便又消滅。我對於這清幽的良夜，總是愛不忍釋的。

但是奇怪，每夜在二點鐘過後，便有人在喊「姆媽開門」，風雨無阻。那是一個女子的聲氣，帶着一些沙啞，把聲調拉得很長，祇是沒有勁，知她是在極度疲勞之後，連叫門都有氣無力了。起初我還以為偶然的聽到，也不關心；後來却是夜夜如此，並且差不多總是那麼時候，才向旁人問到關於她的消息，知她是一個舞女，住在我們隔壁。

「姆媽開門」，那沙啞的聲音，有時也提得很高，在寂靜的永巷裏，更是聽得很清晰；不過覺得有些淒厲刺耳，並不似別的小姑娘，說起話來那麼嚶嚶動聽。但我也耐厭她那淒厲的叫門聲，會擾亂我們的文思；我却暗喜在這深夜中，在

這永巷裏，還有和我同樣勞苦的人。借着她的叫門聲，可以暫時打破這岑寂的空氣，使我舒一口氣。不，是給我一種安慰興奮，使我知道大地之上，此際固不獨我一人，還沒得安息！

我聽到她的叫門聲，我便會擱下筆，默想她走進室內後，一定便先躺在沙發上；如果沒有沙發，那便倒在床上，神色是多麼疲乏衰倦。要是舞票跳得多的話，她在她媽媽問起時，在憔悴的顏色上，必會露出一絲苦笑；但我終不敢向那吃湯糰一方面想去。

似乎成了慣例，一聽到她的叫門聲，我便會輟筆，便會亂想，有時擱下筆，沒有什麼可想，便抽支煙，借這機會，休息三兩分鐘，嘴裏有時禁不住便誦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會相識？」的詩句。

已有好幾天沒有聽到「姆媽開門」的叫門聲了，我在詫異着：她已走入了幸福的園地，從此不再過那勞苦的生涯了嗎？這也好，我該爲這小姑娘慶賀；雖然

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我是失却了一位不相識的勞苦同伴。……也許她是經舞場主人辭退了，那麼她在不勞苦時所受的痛苦，比勞苦時還要增加十百倍了，我真不忍向這上面想去。

無意中，向人問起她的消息，那答話却祇是「死了」兩字！死了也好，我並不替她痛惜，反正她在世上，祇是勞苦不息，飽嘗人間苦味！

深夜，寂靜無聲的深夜，我還是在埋頭理我的工作，雖然已是不能再聽到她的「姆媽開門」聲。但也正因到她該叫門時，却不聽到她的叫門聲，更使我不能不想起這位苦勞同伴了！姑娘，這樣的了結了你的一生，我真爲你悲悼；但你從此得到永遠的安息，你還會感到什麼不滿足，不快樂嗎？

深夜，寂靜的深夜，連一些聲響都沒有，我還是埋着頭在燈光下理我的工作，我並不感到寂寞，我也不覺我勞，更不會因隣女之死，引起我的感傷；因爲我已悟到人類對於社會上所應盡的義務，總有終了的一天，總有卸仔肩得安息的一天，那又何必替隣女悼惜，替自己悲哀？

虞山屐痕

抓着了——一條尾巴

在春光尙未降臨到大地來的時候，早已打算今年的春遊計劃。是啊！一年能有幾多春日？人生又能過着幾個春天？及時行樂，芳辰不再，怎能年年把那明媚的春光辜負了？

可是待到春來，爲了買屐無錢，爲了生活鞭策；又兼病魔纏身，春雨困人，把一切預期的美夢，都打個粉碎。雖然觀靜和尚在去秋便約今春到無錫去；友清兄一再函促到鄧尉去看梅；超山的老和尚也因我去年去的時候，祇是見到梅花的

落英，便教我今年早些去；絳岑居士也說已往不諫，來者可追，鄧尉梅花已落，尚有桃花可看；逸芬小洛兩兄却要我去欣賞一下秣陵春色；塵無在湖上養病，又來信約作湖上游，說即使不能在湖上休養一二個月，却也該偷閒到湖上去看看春的景色。但我的心頭雖在活躍着，却一處都沒去成。上月初糞翁叔範培林幾位，游浙東石門諸勝，我本來約定同行，旅費都已籌備好，輯務也已託蝶衣兄代勞；誰知在臨行的前兩天，爲了病肺，石橋一再勸我要好好靜養，萬不能勞動，因此却又去不成，把籌得的一筆旅行費，買了藥吃，真是掃興。祇從他們三位的詩文記載上，見到一些石門勝概，然而更使我感到惆悵。

九十春光，又將去盡，除了到過一次漕河涇外，什麼地方都不曾去過，今年的春天，看來祇好又把他錯過了！

三十日的下午，忽然接到叔範的電話，說明天上廬山去，要我同行，還有糞翁和醉翁。我雖然很覺高興，可是沒會切實約定，因爲工作問題，沒有預先籌

備，是不能抽身的，在掛下電話筒之後，我估計我的工作，儘一個晚上，是不能把它辦完的；何況五月一日（廿六年）是張世鑿先生五十生長的日期，我都不不能不去道賀一回，便找叔範說明理由。他却很好說話，原諒了我的苦衷；雖然車票他也已替我備好了。

那天晚上，是紅蟬爲了他的兒子醉盤，約了幾位朋友去吃飯，鬧到深夜一點鐘，我才回家，心裏正在怨恨不能跟他們到常熟去。雖然錫滬公路通車那天，我也會到過常熟，可是祇在公園裏喝了一盞茶，在破山寺打了一個轉，足跡沒會踏上虞山，更不要說一探劍門聯珠洞諸勝；我讀過逸芬寫的虞山游記，早已爲之夢魂飛越，如今又是錯過機會，不獨辜負春光。

回到家裏，石橋說糞翁叔範兩位來過，還留下兩張字條；原來糞翁得到叔範的報告，知我不能同去，覺得太掃興，所以同到舍下拉夫，留條上寫得比太上老君的急急如律令還要急，糞翁更是：「不覺三尸神暴跳，千竅內生煙」，還說：

「如爲發稿問題，叔範與弟，當漏夜趕製若干字，以充篇幅」。叔範也叮囑「千萬端整鞋襪衣衫以及零星雜物」。這一來，我可不能再掃朋友的興了，馬上把我的兩天工作，在這一夜上趕起來，粗製濫造的費了四小時功夫，總算完了工。精神雖很疲乏，心頭却有說不出的快活，更感謝他們兩位的力促，使我在虞山頂上，得留屐痕，春光雖將去盡，總算給我抓着了了一條尾巴，不致又是虛度了一年春。

如何睡得穩

工作完畢後，放下筆桿，徐徐舒了一口氣，却聽得牕外的淅瀝雨聲，忙推牕觀看，雨勢是那麽盛，這又怎麼辦？看來明天是行不得了，連春的尾巴，都沒法抓着，兀自悵惘。

躺到床上，還在擔心雨師的惡作劇，即使冒雨而行，遊興是會大大減退了；可是一會兒，我又這樣想：「或者明日天晴也未可知」。於是我又感到興奮了。

不過浙瀝的雨聲，還是聲聲送到枕邊來，一邊感到興奮，一邊又感到失望，思潮兀自起伏不停，那裏會睡得穩？

祇是一霎那時間，玻璃牕上已透露魚白色，接着雪兒也起身了，問他雨還在下嗎？他的回答是還在下。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還是睡一回吧？無論能否成行，睡總不能不睡啊。我強閉着兩眼，摒絕了一切思慮，正在朦朧之間，醉翁已在敲門了。糞翁怕我不去，所以又教醉翁來催促，還送了一篇稿子來。

不睡了，爬下床來，外邊的雨，還是浙瀝沒停，醉翁身上的雨衣都溼透了。「雨這般大，那又怎麼辦」？我忙問。他說：「車輛已備，風雨無阻」。我也打疊精神，洗過了臉，吃過點心，很匆忙地和醉翁去找叔範，他正埋頭爲我寫了二千字稿子，這使我對他和糞翁，是感到說不出的感激，便打了一個電話給糞翁，告知他我是去志已決，取了稿子，忙上報社，料理工作，十一時左右，到糞翁家裏，吃過了午飯，便一同出發，到虬江路錫滬汽車站待車，雨還是如絲般的連綿

不斷。

這次我們是隨友聲旅行團的童子軍一同出發的，童軍團長黃其劉君，教練官徐承燧君，和叔範們都是老友，我們才得附驥同行，一共是二十個人，包了一輛專車，每輛汽車，共有二十四個座位，所以便有四位蔞生旅客，附坐在我們車裏。

雖然牕外的雨還沒有住，大家都懷有一般熱烈的情緒，感到莫大的欣快，叔範知我一宵沒得睡，教我在車廂裏假寐片刻，說有兩小時以上的旅途，大可打個瞌睡養養神。我却爲了過度的興奮，幾次側着頭，閉上了眼，可是不上三分鐘，便又睜開了眼。叔範以爲車身震動，不能交睫；其實倒不是爲了車子的震動，却是我心在跳躍着，所以睡不穩呢。

童子軍們有的吹着短笛，有的唱着歌曲，還有帶了邊砲，沿途燃放，車中充滿了熱鬧歡騰的空氣，一點不覺得寂寞。

我的座後，坐着別的兩位旅客，正絮絮談個不休，好似都是到上海來遊玩的，談的都是關於玩的事。一位說：「下次我們上高橋看滬浴去。」這看滬浴三個字倒是很新鮮。又說：「有兩個某地的人（什麼地方可沒聽清楚）在相罵，一個罵他殺千刀，一個却很斯文溫和的回道：「那麼便請打了一個折扣，我就殺個九百九十六刀，賸四刀讓你吧」。這話相當有趣，可說是藝術化的對罵。

茅亭閒煞老耕牛

沿途雖然沒有什麼風景，可是芳草如茵，彌望無際，却也足使胸襟一快，田裏的麥苗綠成一片，道旁的樹木，給雨水淋洗後，是那麼青蔥可愛，又給微風吹得在擺動着，更是逞着媚態，好似華清剛出浴的楊玉環，大有侍兒扶起嬌無力的模樣。我們正不該埋怨天公不做美，要不是在雨中，大自然的景色，那會這樣明淨悠閒呢？世間事原都是相對的，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我又恨那牕外的雨，不

下得更火一些；否則大雨的景致，當又有一番氣象，而是我從來所不曾見到的了。

一路上河道很多，差不多十來分鐘，便須經過一道橋梁；雨後的河水，是格外清明淪漣，在雙鳳站邊，有一灣流水，青碧如油，兩岸綠葉成蔭，把一灣流水，都交覆着，從車牕裏望去，祇見一水如帶，彎彎曲曲的流到綠蔭盡處，轉瞬之間，車已疾駛而過，回頭看時，那兩行綠樹，一直排列到我的目力所不能及的所在，知道綠蔭無盡處，流水也無盡處，這樣美麗得好似展開了一幅圖畫的風景，真是值得留戀，何況地名雙鳳，更是多麼動人。

大概是爲了雨，路上見不到行人，田裏也見不到農夫，祇是河裏有時見到一二隻小船，和披簑戴笠的漁翁，坐在岸旁樹下，但那也是很少見的。

一條牛在河邊踱着，牠並不是爲了吃草，也不是爲了喝水，態度是很悠閒，一會兒又踱進了茅亭；那是農人築着車水用的。牠似乎爲了無須勞作，而感到莫

大快樂。我忽然得到兩句詩：「却喜連朝春雨足，茅亭閒煞老耕牛」。後來有人對我說，這個時候，正用不到水，牛並非爲了春雨才得閒適，農人都在擔心連綿的春雨，是會傷害農事的呢。對於田裏的經驗，我是一點都沒有，所以會鬧了這個笑話。但我是吃飯的人，不該連這點田裏的常識都沒有，所謂不知稼穡之苦，我真感到慚愧。

二點鐘開的車，四點二十分鐘到了常熟，因爲這是專車，所以比客車快了一些時候，下車後，我們步行着，去找安歇的處所——大新旅社。天上在下着雨，地上是那麼溼，有一段正在修築街道，更是泥濘行不得，經過大街小巷，問了好幾次訊，才到達了旅社。這時各人的雨衣，都溼透了，連裏面的衣服，都是水淋淋的。

大新旅社規模倒很大，却是舊式房屋，後進是新蓋的，比較帶點洋化。我們是從後門進來，所以一跨進門，便到了後進的客廳上，大家暫坐一下，待黃其劉

君去看定房間。廳前是個大天井，可以看到樓上四圍的走廊，有個少女，穿着一件淡灰色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絨線衫，和個茶房模樣的男子在竊竊細議着，我疑心她是操着神女生涯的伎女，便向旁人探問，果然沒有猜錯。常熟也是禁倡的，不過私倡也和別處同樣的不能免。這裏的私倡，有好多都是長期在旅館裏開了房間，當做香巢，比較可以容易找到主顧，並且遇到查夜的，也可馬上逃回自己的房裏，免得受罰。

我們的下榻處，是在前進，房子固然陳舊，却比後進的新房子靜得多，童子軍們都住在樓下，我們四人，却在樓上開了兩間雙鋪房間，房金並不貴，每間祇有幾毛錢。

得逍遙處且逍遙

大家進了房，卸去溼衣和所帶的零星雜物，有的洗臉，有的喝茶，有的到外

而去買點心吃，有的却躺在床上休息。我的衣服倒沒有怎樣溼，可是把頭上的帽子取下，却重得可以，雨水是一滴一滴的在帽簷上落下來。

時候已是快五點了，天色也漸漸昏黑了，我催着糞翁，趁這個當兒，到附近各地去走一遭。他們望望天空的雨絲，看看自己身上上的衣履，都有些意興闌珊；經不起我們的一再催促，才大家站起身，同到逍遙遊去。

逍遙遊原是嚴文靖公的別業，在虞山山麓，佔地還大，却很簡陋，裏面有書場，影戲院，好似一個具體而微的遊戲場。在茶廳的走廊上，有兩位先生。相對坐着，正在擲骰子，一隻白瓷大碗，底下用了一方毛巾，摺成方勝墊着，六粒骰子，便在碗裏跳盪，他們兩人輪流做莊，大家面前都有一堆光緒黃薄銅錢，下注是一個錢，多到三四文，一手還捧着水煙袋，態度是那麽悠閒鎮靜，似乎不會知道廊外的雨是怎樣的大，也似乎不會知道有好多遊客圍繞左右在作壁上觀，還是一心一意的在擲他們的骰子，吸他們的烟。「這又有什麼興味呢」？我暗自好

笑，太悠閒了的人，生活也未免太苦悶無聊吧？但我再一想，他們也許會笑我們在這雨天不在家裏閒坐，却跑得一頭汗，淋得一身雨，走到這兒來，又有什麼興味呢？但這也很有趣，你笑我的，我笑我的，你幹你的，我幹我的，這個社會，大概便是這樣組成的。

出道遙遊，經昭明太子讀書台，一直上言子墓，歷百數石級，墓在山腰，沒有多大可觀。仲雍墓還在上面，再上還有辛峯亭，那裏除了一亭之外，並沒有多大風景，我們便也懶得上去了。在仲雍墓上，可以望到對面方塔的塔尖，知道我們所站的地方，已是高出平地約十丈了，山上風雨很猛，眼鏡上都是沾着雨水，四山景物，又都在煙霧中，看不分明，要想多逗留一下，却被風雨迫得不能再站得穩了。

該是吃晚飯時候了，下了言子墓，便到六馬路聚福興去吃飯；這家館子，大家都叫它做六馬路飯店，連得器具上，他們自己都註着六馬路飯店字樣，大概這

是六馬路上最出名的一家飯店吧？

童子軍們，分坐兩桌，我們四人，又另坐一桌，叔範的同鄉胡君在這裏經營酒業，特地送來幾瓶美酒，龔翁的朋友張君也來了，大家圍坐轟飲，意興甚豪，並不爲了下雨，感到一些不痛快。這裏的菜肴很適口，鮮蠶豆，鮮松蕈，都是在上海不易吃到的美味，價錢也不貴，四五個冷盤，四五個熱菜，祇有三塊錢左右；是胡君付的賬，我們都覺很不安。

小樓一夜聽春雨

回到旅社，雨是格外大了，大家皺着眉，擔心明天不能遊山。有的人便主張要是明天雨還不停，那麼到公園裏去坐一回，吃了午飯回上海，不必上山；遊玩原是尋快樂的，又不是去打敵人，何苦定要拚了命去冒險？龔翁的態度却很堅決，說：「即便落鐵，也非上山不可，去者自去，不去者自留」。又問我怎樣。

我也贊同糞翁的話，認爲既然冒雨到虞山，總該見一見虞山面目，不能便這樣撲個空回去；看情形可以多玩幾處，便多玩幾處，不能多玩，便少玩幾處也得，總算不虛此行。於是糞翁拉了他的朋友張君，入市採辦芒鞋，雨具，餼糧，我因一夜沒會睡，便先躺在床上休息。

雨是越發大了，敲在牕前，發出清脆的聲響，也好似點點都落在我心頭，真担心雨勢這般盛，明天怎能出遊？便又下床，憑着牕櫺看雨景，外邊却黑黝黝一些都瞧不清；仍躺到床上，還是聽雨罷，浙瀝瀝的聲響，好似奏着細樂，倒也很有韻味；即使明天不能上山，這枕上雨聲，也夠消受，我便吟着陸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的詩句。

但我不覺好笑了，聽雨何必跑到常熟來？在上海不也同樣有雨，同樣可以聽到雨聲嗎？

糞翁回來了，買了大批草鞋，我笑道：「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三更買草

鞋」。

睡又睡不穩，雨聲也聽得有點厭惡了，便站起身，喝茶抽煙，隣室却傳來一陣女子譁笑聲，我奇怪這時那來女子譁笑聲，走到房門外，恰巧隣室的門帘高捲着，有個年齡約在二十左右的少女，坐在床沿上，低着頭，在看自己染着蔻丹的紅指甲，覆額的虛髮，把她的眉毛都掩上了，面目沒會瞧清，模樣兒似是有點怕難為情，身上還披了一件方格子的雨衣，還有個男子坐在她身旁，我料想這女子定是應和哀鴻一例看的賣笑姑娘，一問茶房，果然沒有猜錯，「她姓黃，名叫做雪芳，是句容人，年紀二十二歲，長得很漂亮」，茶房把她的履歷都背誦出來，還問：「春宵寂寞，可要叫個來談談，祇要化一塊錢便夠；要她陪個整夜，也祇消五塊錢」。我笑道：「此刻很想睡一會，要是睡不着，再託你找個來談天吧」。茶房知道這話沒有誠意，便退了出去。

我又把放翁的詩對上一句道：「小樓一夜聽春雨，客館今宵見雪芳」。

已是十一點鐘了，明天約好四點半要起身的，還是早些睡吧，便去了衣服上床，雨還沒有停，隣室的女子譁笑聲，也還沒有停。「春色惱人眠不得」，不，好幾年前，我便曾把這詩改做「春自惱人人自睡，不知花影上欄杆」。

糞翁却說這樣的雨夜，不喝酒何以自遣？便又沾了一瓶原梁，和叔籠在牕下對酌，醉翁却坐在一旁作壁上觀，這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我調侃他道：「你大概是爲了雪芳而有些醉意了吧？那麼你大可學李培林醉心周信芳的樣，也來個醉芳的署名」。

雨還沒有停，「小樓一夜聽春雨」，我暗自禱祝着：「東海明朝出太陽」。

東海今朝出太陽

第二天的早上，四點鐘才敲過，我們都起身了，天色還沒有開朗，陰沈沈的好似攢着愁眉。但雨聲却已聽不到，推牕伸手探看，雨點也沒有，這真高興極

了。「雨已停了」！我高聲報告着，心裏却還在盼望接着太陽便從雲端裏湧出來。人心不足，我也暗自好笑着。

漱盥完畢，又吃了兩片昨晚預備着的麵包，天已漸漸透露出魚白色；沒多時，雲端裏果然映着一片太陽光。「太陽出來了」！大家都高呼着，還撲在窗口，對天空望着，說不出的快慰，好似從來不曾見到太陽光似的。

「太陽出得太早，也是靠不住的」。有一位似是懂得天文學的朋友，這樣在擔心着。但我們並不爲了這話而担心，等一會是否還下雨，可顧不到許多，這時太陽在天空耀着萬道金光，總是真的，我們怎能不表示高興呢？

出發時候，才有五點多鐘，爲恐雨後山路難行，我們便雇了兩乘山輿，預備交替乘坐；可是糞醉兩翁，自仗脚力，老而彌健，都不願坐，結果却便宜了我和叔範。黃其劉夫人趙女士，也坐了一乘。

出北門踏上虞山的山陴，太陽，更是放射着美麗的光輝，大家都手舞足蹈的

歡呼着。因為昨夜的大雨，澗水湧急，四面瀉下，山徑都變成河流，彷彿杭州的九溪十八澗。有些地方，急湍衝在石磴上，直瀉而下，其白如銀，好似掛了一幅珠簾，爲了水石激盪，濺成水花，大珠小珠走玉盤的詩，倒可借來形容一下。

走了幾里山路，便到桃源澗，瀑布從石上平瀉而下，所以水勢並不怎樣急，但潺潺水聲，却也很是悅耳。坐石上，看瀑布從腳下奔流而去，十分有趣。據說這裏原有千株桃花，所以叫做桃源澗。現在却已連桃葉桃根都不見了，別說桃花。再上是石屋澗，有石突出約二尺許，形如屋，可覆數人，故名。傳說太公望避紂到東海便隱居在此。我在石下徘徊半晌，却有避秦無地之感！旁有石洞，是桃源澗的泉源；可是荒烟蔓草，却不見水流。

維摩寺在石屋澗之前，古寺荒涼，沒有什麼可看，我們便折到聯珠洞，泉流從亂石中瀉下，一巨石方廣約丈許，有石孔如斗大，水卽下注，四散如雨，巨石凌空作石屋形，內供佛像，可容數十人，坐蒲團上看澗水從石孔下注，有如聯

珠。我和叔範，因為坐了山輿，所以先到，便在僧房搬出兩張藤椅，一張竹几，教小沙彌汲泉烹茶，在巨石上，休息一會。

我喝了兩盞茶，踏着亂石而上，找尋水源。但見泉流盤紆曲折，從石罅裏湧瀉而下，水勢因山石的曲折，而呈着各種奇異形態，很值留戀。再上，野草叢生，水從草下奔流，難窮其源，回頭一看，此身已站在洞上的最高處了。洞前爲聯珠寺，山門外有一石橋，立在橋上，可以見到澗水如聯珠般在黝黑的石卵上瀉下來，但也不知那裏是澗水的盡頭處。不，澗水是朝夕不停的在奔流着，沒有一秒鐘得休止，也永遠不會有它的盡頭處的。我站在橋上，驀地感歎着人類的有涯之生！

放些勇氣出來

出聯珠洞，直登錦峯，這是北山最高處，俗名望海墩，齊女墓便在峯頂，但

已荒涼，祇賸一坯黃土，近年鄉人爲了整理名勝，才在那裏樹了一方石碑，留個紀念。齊女便是「景公涕而出女吳者」，女將死，說：「必葬吾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閻閻傷之，便照她的話，葬她在虞山之巔，齊女倒也是一個愛國女子呢！

折下到古劍閣，在劍門之上，舊地已廢，後人重築石亭，點綴風景，坐亭上遠望尙湖風帆點點，如在几案上。按劍閣原是明侍御錢汝載建的，閣中撰聯云：「無邊風月供嘲笑，有主江山屬剪裁」。仇人指爲蓄異謀，遂構難。文字與獄，強入人罪，我們真不敢想像封建時代的專制淫威；別說言論不得自由，却連風月都談不得，無怪古人要勸人效金人的三緘其口了！

「有主江山屬剪裁」，在今日，我們不能說江山無主，可是有主的江山，却任人在宰割着，這又從何說起？立亭前，徘徊瞻顧，不禁引起家國之悲。

從劍閣的右側而下，便是劍門，有磴道可通，名曰霸王鞭，又稱七十二步透

氣站，也可見山徑的險仄了。峭壁高十餘丈。不可仰望，崖裂如刀劈，彷彿是座石城。相傳吳王試劍於此，這也是說說罷了。前爲尙湖，湖邊有農田，方整如棋盤，山風很大，吹衣欲飛，我屏着氣息，不敢下視。石壁缺處，便是所謂劍門，有仄徑狹不可入，據山志上說從仄徑入「莫測所往」，又說：「俗傳劍門得寶，從此而入，神話未可深信」。雖是神話，却也可知這仄徑是被人視爲很神秘的，難得有人敢從此入了。糞翁却說仄徑可通，並且他還會從這裏攀登石巔。醉翁聽了很興奮，極願一試，便和糞翁兩人，先攀緣而上，有幾位童軍，也追踵在後。糞翁問我怎樣，我祇是搖着手，但看了他們都鼓勇直上，却也引起了好奇心，暗自說道：「放些勇氣出來」！便把手杖交給叔範，向與夫要了一根草繩，把長衣擦起縛住，然後運了丹田氣，喊了一聲「好」，手足並用的攀着石塊而上。這簡直是個石洞，不似一條山徑，光滑得連一根草都沒有，山水却從脚下潺潺流下，更是不易攀登，爬上了十多步，有塊二尺多方廣的大石，纔得站起身，透一口

氣，此身彷彿是木龕裏的神像，三面是石壁，抬起頭來，也是突出的山石，覆在頭上。叔範沒有上來，往下一望，他却已矮了半截。再從左轉，已是不能望到山下，叔範和尙湖，都已失其所在。石勢更奇險，盤盤曲曲，祇見一線光明，便湊着石勢，偃偻着身軀，像蛇般的匍匐而上，經過了幾個轉灣，才得見到天日，可以伸直身體行走，但却找不到一條可通的路，糞翁也已記不起前次是怎樣走的，這一來我可吃了一驚，暗想如果找不到出路，仍要從原路回下去，我可沒有這個胆量了。因為上來時候，還可攀緣而登，下去却更費事，萬一失足，準會跌到尙湖裏，豈非成了千古恨？我想到這裏，雙腿在發抖，幾乎要效阮籍窮途之哭了，幸得糞翁終於找到路徑，幾個轉灣抹角，又到了古劍閣上。有兩位先到的童軍，舞着棒，高喊「泰山出險」，我也感到異樣興奮，面上露着笑痕。

潭影人空更愴然

在劍閣右側，有一報國寺，我們沒有進內隨喜，祇是在寺門外的石級上坐一回。有進寺參觀的，說是正在講經。糞翁聽了，忙站起身，要去聽他們在講些什麼；叔範也要我同去。我說：「我連頑石都不如，那配聽經」？可是再一問，並非和尚在講經，却是幾個老佛婆在唸阿彌陀佛，糞翁叔範，都爲之廢然而返。

寺前有拂水巖，上架石橋，澗水從橋下注瀉，如值西南風，衝激倒捲，逆飛如萬斛蕊珠，凌空飄洒，所以叫做拂水巖。可是這天風也沒有，水也不大，很是失望。立橋上，南望尙湖，煙波迷茫，橫無涯際，倒可算是壯觀。

從拂水巖到清涼寺，經萬松林，鳥道盤紆，巨幹如龍如虬，風拂枝葉，發出颼颼奇響，濃蔭掩映，衣袂俱碧。我和醉翁，策杖緩步，心神都快。「今天真高興極了，居然東海明朝出太陽；要是天雨的話，遊興便不會這樣濃了」。我對醉翁這般說。他却笑道：「要不是小樓一夜聽春雨，那麼今天的興致，也不會這般高了；所以我們對於今天的太陽要感謝，對於昨天的雨也不能不感謝」。

清涼寺在廬山第三峯，所以也稱三峯寺，是唐代以前的古刹，有杜演堂，夕照堂諸勝，多是明代的建築物。這裏清幽絕塵，恍如世外，方丈室更是明廳淨几，佈置得十分整潔，我在那裏坐了幾分鐘，想起塵無要出家做和尚的話，覺得有這樣的好去處，那麼也就不妨做和尚了。

廬山風景，以北山爲最著，但我們却都已看完了，便打算到破山寺去轉一轉。破山寺在廬山北麓，所以走一步，便是離開廬山一步，我真有點戀戀不捨，山輿也不坐，慢慢踱着，連一朵閒花，一枝野草，都要欣賞一眼，不肯輕輕放過。「人生原也如此」！我忽然惹起滿腹閒愁。我們活在世上，雖然從孩提到成人，到暮年，是一天一天在長成着，却也是一天一天在離開這個世界，不容你留戀，非迫着你走入另一個世界不可。不似我這時，爲了明知走一步便是離開廬山一步，還可以走得慢些，或是在那裏多徘徊一些時候呢。做人，自己真一些做不來主，這是多麼悲哀的事啊！

破山寺一名廣福寺，據說貞觀十年，龍門山裂，血化爲石，所以寺前有破龍澗，一說高僧誦經山中，龍化人形，僧誦揭諦咒，揭諦神與龍角，龍力不勝，遂破山而去，故稱破山寺。我們所熟誦的「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的句子，便是唐人詠破山寺的詩，可見這破山寺是在歷史上很有名的了。破龍澗流入興福寺，瀦爲深潭，便稱空心潭，潭上的亭，曰空心亭，廢圯已久，現經寺僧修葺，才復舊觀，旁有精舍，門雖下扃，從牕裏却可見到壁上懸着康有爲的詩，我便把它抄下來：

「千古破山興福寺，六朝枯樹鬱風煙；老僧圓塔傷花落，潭影人空更愴然！」

黃雞白酒新蠶豆

過空心潭，經竹門，上書深處兩字，沿着山陂而上，登日照亭，遠望長江，但見一片微茫，雲水不分。和叔範坐亭上，抽了一支紙煙，才從亭左拾級下，至

印心石屋，茂林修竹，很是幽靜。再下數折，有泉一，水從石罅汨汨下注，以杖探泉，深不及兩尺，石上勒君子泉三字，也是破山勝蹟之一。寺中原有唐桂宋梅各一株，但據山中童子說，宋梅在前年已爲積雪所毀折，所以給人拿去作薪火了；唐桂尙存，不過那裏有人在做佛事，所以不能去看，這真掃興。

在寺裏兜了一回，便上王四酒家去吃飯。王四酒家離開破山寺頭門，沒有幾十步路，在山門上，便已見到飄在樹梢的酒旗，不必向牧童借問酒家何處有了。據說王四酒家的主人，原是一位風雅之士，每逢春秋佳日，便邀朋友們到這兒來喝喝玩玩，盤殮市遠無兼味，所以祇有白酒黃雞可敬客；却不道他的子孫，現在便靠了這在過活，王四酒家的黃鷄白酒，是和虞山齊名了。易君左先生題了一首詩，掛在壁上道：

「名山最愛是才人，心未能空尙有亭！王四酒家風味好：黃鷄白酒嫩菠青」。

壁上還有幾條屏幅，叔範問我那字寫得怎樣？我搖頭說：「這要問老鐵，對於書法，我是外行」。再看署名，却有東坡三十世孫的頭銜，不覺爲之作嘔，這不是寫字，簡直是在出賣祖宗了。

座客很多，我們四人和黃其劉夫人，還有龔翁的朋友張君，合據一桌，共嘗黃鷄白酒的好風味，可惜青嫩的菠菜，却沒吃到；但新從園裏摘下的蠶豆，又嫩又甜又鮮，風味倒也不錯。白酒是米釀成的，味甜略帶酸，我可有些喝不慣；醉翁却頻頻爲我傾酒，我勉強喝了一玻璃杯，便先吃飯。

隔座有七八位太太小姐們，正圍着吃飯，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少女，侍立在一旁，她的面目生得還清秀，衣裳也很整潔，我很奇怪她爲什麼不坐在一起吃飯，態度却又有點羞人答答的，時常低着頭，不敢向人瞧？後來見她在幫着端菜添飯，才知她是個婢子，倒教我心裏有點說不出的難過。我正在吃飯，幾位太太小姐，都已吃完了飯，散坐一旁，說說笑笑，她才自己盛了一碗飯，坐在桌旁，

從殘羹冷炙裏，找她所要吃的下着飯，眉目間也似乎蘊着無限憂鬱。我一手捧碗，一手執箸，却忘了吃飯，儘是對她發怔，滿眶熱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了。叔範還當我是喝醉了酒，見這情形，忙推臂問道：「靈犀，怎樣了」？我向她叟着嘴，他回頭瞧時，我又慨歎道：「多可憐的可憐虫啊」！劉夫人也向她望了一眼，明自我的意思，便道：「好日子在後呢！越是這種人，越是容易一飛冲天」。「好日子在後」！我也謹爲這位壽生女子祝福着。黃夫人又舉例安慰我道：「我有位親戚，因爲無子，便把丫環收爲偏房，果得一子；又二年，夫人死了，她便做了太太了」。我聽這話，才知所謂在後的好日子，原來如此這般，我更替她感傷着。我不忍再見她的可憐模樣，把碗裏的餘飯，勉強咽下，閉了眼，靠在椅上假寐。有兩位童軍，還當我是喝醉了，忙來救護我，用藥水抹在我鼻尖上，我暗自好笑：「我真的醉了嗎」？睜眼看時，她已走了。

午後遊公園，這裏我會到過，匆匆兜了一圈，坐樹蔭下喝茶，到四點多鐘才

回旅舍取衣物，我還買了一些醬鷄瓜子，帶給雪兒們，也是辦報銷的意思。

車中還是那麼熱鬧，一點不寂寞，不過叔範和二翁，都有一些醉意了。醉翁說我心靈太脆弱，這話倒是真的，我坐在車上，還是不忘了她。叔範却取笑道：「你莫非是忘不了黃雪芳——昨夜所見的那個姑娘」？正是，那姑娘也是我所不能把她忘却的。

上海采芝齋

紅蝶商標

政府註冊

(店支無並) 口路鳴爾慕路寺安靜 (家一此祇)

上海最考究的糖食店

夾沙 棗泥 蛋黃 綠寶 白雪 玫瑰 可可 · 花桂 ·

明發(種七)新最糕年糖

糕年油豬 製品的主義三考

· 常尋乎異 · 潤滋糯細 · (美物廉價)

寶元銀金小大製定

品晶結的盤八十果糖型新

保證滿意
任憑選擇
式樣繁多
裝璜華麗

春 節 果 盤

三味蛋糕 (每條六分)	杏仁酥糖 (每包五分)	南棗山楂 每瓶四角六分	白麻片 (每包五分)	玫瑰寸金糖 每磅三角二分	芥喱牛肉 每磅一元六角	醬汁胡桃糖 (每磅九角)
----------------	----------------	----------------	---------------	-----------------	----------------	-----------------

電話購貨

三九三六七
三九二九二

無一不是應時食品!

雨中

一連下了兩天雨，真把人都悶損壞了！祇要天色陰霾不開，昏昏沉沉的好似籠罩一層愁霧，已會教人骨節都感到不舒服。——是啊！以前聽得老年人說，身是會和天時相感應的，祇要天時有些變動，骨節便會感到酸痛；那時還認爲是句笑話，如今却也有些兒體味到了。何況滴滴搭搭的下個不停，真是討厭；有時枕前淚共牕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那更使人難過。

種着芭蕉，留着殘荷，說是備着聽雨聲的，這到底還是騷人墨士的閒情逸致，我們似乎還覺太俗一點，有些不配！

在雪竇遇雨，把衣服都淋溼了，可是奧夫的衣服，也都淋溼。爲了我們的閒遊，却害與夫們淋溼了衣服，真是抱歉。可是再一想，奧夫爲了賺錢，淋溼衣服猶可說；我們充軍般冒着雨却是所爲何來？但這裏却告訴了我們，爲了要賺錢，淋溼了衣服，也沒辦法。

在雨中一位坐着人力車的先生，爲了雨絲打進篷來，却催着車夫，快些拉走；其實車夫也何嘗願意在雨裏淋成落湯鷄？但是坐車的人，却祇知道雨絲打進篷來，沒會知道車外，也在下着雨，車夫淋着的雨是更多，他正恨不能多生兩條腿呢。

一片片的雨，在歸途上迎面吹來，連眼鏡上都起了迷濛，瞧不清街上的景物，我真笨，在這般的雨景中，不能效着一位前進女明星作家，坐在汽車裏，對車外的細雨，來一句很前進樣子的話：「這都是勞苦大衆的血汗啊！」

「十年聽慣吳門雨，識得瀟瀟一段愁」。這不知是那一位詩人的詩，無意中

給我記起了。

今朝起身，淅淅瀟瀟的雨還是沒住。

好吧，你便下吧，大大的下一場，把世界上的一切骯髒，把宇宙上的一切粉飾，都沖洗個乾淨，使大地上露出整個樸實清白的本來面目來吧！要曉得，你該發揮你所具有的最偉大的力量！

紅丁香

特製
名煙



千元
贈獎

克樂富

名貴
香煙



愛人
吸人

丁香牌

煙中
頂香



馥郁
芬芳

華商美星煙公司出品

故鄉人來

在這三十多年中，祇回過故鄉一次，那時年齡幼稚，還不滿十歲呢。故鄉所留在我腦子裏的印象，雖是很膚淺；可是閒着沒事，偶一想起，還能記得門外的一泓清流，宅後的幾竿修篁。有時也還會突然地懷念着故鄉，用那陶淵明「胡不歸」的話來叩問自己；但自己也不能解答，祇知離開故鄉，已是二十三年了！

飄零在外頭，遇到了故鄉的人，雖然不會相識，也會大家緊握着手，覺得說不出的快樂。鄭正秋先生沒去世前，我們見到了，不期然而然的，在談話中屢着鄉語。鄭先生的鄉語，固然是不大純熟，但他說着時，總是露出一絲笑容，似乎

很覺親切有味 忘不了故鄉。

在故鄉，祖上雖也留下一些薄產，可是却已給同族的人變賣乾淨了！對於故鄉，已是沒有寸土片瓦，可以使我留戀；但我還是不能忘却故鄉，還是打算着有一天可以回到故鄉去過活。

祇要故鄉人來，便會拉着他絮絮地問起故鄉情形，某人曾和我同學，他的兒子已多麼長大了？某地的荒坟，是我童時放鴛子的好去處，現在給牛羊踐踏得成什麼樣了？還有我家庭前的一株芙蓉，想已是亭亭如蓋了罷？鄉人告訴我，芙蓉已長得和圍牆那麼高，去年還開了滿樹的花，顏色是那麼的美豔呀！這倒是個好消息，使我感到異樣的興奮；在故鄉已是沒有使我懷念的東西，除了這在童年時經我手植的一株芙蓉。

鄉人又很嘮叨的告訴我，後院用鉛皮蓋的鷄埤，如今却是給某人取去了；那鷄埤做的時候，記得是化了四五塊錢呢。他說時，表示着十分惋惜；可是我却也

不在意，因為留在故鄉的東西，什麼都早已完了，一個鷄埤，我那裏還會去念惜它？

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我能得回去的時候，我不敢存着衣錦榮歸的念頭；祇希望見到芙蓉的枝葉尙未變色，雖然芙蓉已是改換了主人！

「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在這年頭兒，家的毀棄，原算不得一回事；可是未滅的匈奴，却又如何？

哮喘氣急
請即服

哮喘氣急丹

· 有止咳平喘之力 ·
· 有清肺降氣之功 ·

驥製化痔丹

驥製外痔去管膏

是痔疾救星

驥製

夏夏麪半

化除頑痰之良藥
為制止咳嗽之妙劑
預防肺癆之聖品

崔氏辦香廬總發行
上海山西路寧波路口二七七號

兒科專藥

鸚鵡菜

專治小孩百病服後轉弱為強

粵港
滬漢
宏興大藥房
滬行南京路七四三號
電話九五四〇四

做菜

把工作提早了，空閒的時候比較多，倒反而覺得這個身體沒處擺。例行工作以外的事，雖也不少，可是打不起精神；看朋友罷，却也懶得跑；回到家裏去，給孩子們廝纏着，也太覺煩惱了。在工作完畢後，「上那裏去？」總是成爲一個問題。

在無路可走的時候，沒辦法，還是回到家裏，打算吃了晚飯再說。可是吃晚飯却還是成問題，因爲我不常回家吃飯，真對於菜餚總是那麼馬虎，使我舉起筷來，對桌子上一瞧，簡直沒有東西可以下飯。所以我有時回得早，反正閒着沒

事，便幫着真另外做一二樣菜，把爐子等等搬到廳上來，自己切着，燒着，倒也很有意思。不上廚房去，那倒正是怕人取笑，現在小姐們都要從廚房裏解放到街頭去，我是屬於先生們，要是反而退到廚房裏去，豈非太沒落了嗎？

吃菜教我辨滋味，我倒還能勝任，做菜那到沒有學過，完全外行，祇不過是玩票性質罷了。目的原不在菜，鬧鬧白相，做得還可上口，那是意外收穫，做得不行，那就算了，好在我也不想上偽國去做光祿寺大夫。

是非倒也不必公論，就是自己也有點兒覺得，單看我那御製的菜的顏色，便覺不佳。一嘗味道，不敢搖頭，祇好望肚裏嚙，自己那肯說自己的不好？要自讚一聲挺好，却也沒有這個勇氣，祇是揚着筷對真說：「還嚙哈」。真在碗裏夾起了一條肉絲，忍俊着道：「這是肉條，不是肉絲了」。我也禁不住笑起來，一面辯道：「技巧雖差一點，內容倒很充實呢」。我又教孩子們嘗嘗味道。那知雪兒祇喝了一口湯，便搖頭道：「鹹得很，一點不好吃。」他不知這是老子的作品，

做兒子的應當捧場，却還當面挑眼兒，我肚裏很不高興。我想即使菜果然不可口，費上一個鐘頭的苦工，至少也該給我一聲慰勞呢。有些君子人們在嚷着「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大概便是指着這等處而說罷！

似乎有點兒使氣，人家說我的菜做得不好，我却偏偏大嚼，嚼得似乎津津有味。真也幫我食了不少，那她倒並非和我有同嗜，祇是存着「棄之可惜」的念頭罷了。

吃過了飯洗臉，發覺手腕上疼得很，一看却已起了個小泡；原來是炒菜時給油濺着的。我忍着痛，在怨恨自己進不能上街頭去，退不能到廚房裏。

再一看，堂上是鹽鉢，醬油瓶，油缸，鍋子，炭籃，火鉗，扇子，五光十色，攤了一地，那祇好有勞真了；要教我自去收拾，可再沒有這股勇氣了。

「吃菜到底比做菜來得容易多啊！」我這才悟到了。

近來固然閒得多，然而也足見我近來的無聊了！

元下 質味 出品 鮮潔 牛肉汁 童雞汁

價廉 遠勝 物美 舶來

創製已達 二十餘年 長期定戶 與日俱增 牛肉汁每 卅瓶四元 童雞汁卅 瓶十二元 迭經中西 醫界領袖 試用檢查 認為滿意 每日提製 新鮮無比 專差送奉 不取分文

名醫 辭典 推薦 證明

△本公司研究部由中西名醫主持特編養生食譜
△贈送各界並由張冶兒劇團在大美電台唱歌劇▽

專家編撰養生食譜承索即贈

△元下公司事務所：甯波路五九六號（新光大）
△戲院西）電話九五二五九隨時可供問訊接洽▽

犧牲 忍不 公積 加價

白糖梅子

一顆一顆翡翠似的顏色的梅子，多麼惹人喜愛；更會教人想像到暗香浮動，疏影橫斜時候的幽趣。但是美中不足的，那麼美麗的花朵，却怎麼結成那麼酸味的果子？然而也好，望梅可以止渴！妙便在一個酸字上。

「梅子流酸濺齒牙」，正不必嚼着梅子，才會酸濺齒牙；祇要瞧到，便會教人覺得有些齒軟涎流，就是我寫到這裏，也覺有一股酸味，透入鼻觀。

聰明的小販子，知道喜歡嘗甜頭的人總比喜歡吃酸的人來得多，於是在酸濺齒牙的梅子上，塗上一層糖漿，白裏泛着青，顏色是格外可愛了。一般人爲要嘗

甜頭，便不惜破費二個銅子，買一枚試試；可是剛把梅子送入嘴唇，輕輕把它嚼開了，甜頭還沒嘗到，流酸已是濺到齒牙。然而爲了上面有些甜頭，捨不得吐棄，祇是縐着眉頭吞下，可是糖的味道，不及細辨，已是沒有了；兩手却還捧着頰輔，嚷着齒痠，有些人竟是爲之落下淚來。

「白糖梅子」，「白糖梅子」，在這初夏的季節，大街小巷，到處都可見到提着小籃，籃上堆着紫紫然青白相映的梅子，在叫喊着的人。我真覺得奇怪，這麼酸的東西，居然也有人愛食；但是無疑地，是爲了梅子上塗着的白糖。蜜餞的砒礪，尙且有人拚着性命嘗試一下；何況梅子，祇是一點兒酸？

我們的弄口，也有一個小孩子，提着籃在賣「白糖梅子」。我估計他這籃梅子的成本，也不過千文錢左右；然而顯然地，這千文錢的資本，在他也煞費張羅了。我見了他，也和見到他的梅子一般，覺得有點兒酸意，便問道。「孩子，你這籃白糖梅子，賣完了可以賺到幾個錢？」

「有限得很，也不過幾百錢，聊補家用罷了」。他露着可憐的面色，這樣回答着。那面色當然沒有塗着白糖的梅子那麼可愛。

他還說：「這也是一種違警的賣買，要是給巡捕拉進捕房裏去，那就非罰個兩倍所有的資金的錢，不能赦放出來」。話猶未了，恰巧一個外國巡捕走過，不必說明理由，他舉起腿來，一脚便把籃子踢翻了，一顆一顆的白糖梅子，都在地上打滾，變成了烏糖梅子，有的是滾到陰溝裏去，不可收拾了。孩子縮做一團，躲在一旁，待巡捕去遠了，他才哭喪着臉，在拾取烏梅。但他還覺得造化，沒會給抓到官裏去。我見了這情形，自然覺得有點兒酸，那是酸在心頭，並非齒上。

孩子明知道是違警的，但他却還是在這樣做；這大概和明知梅子是酸的，爲了上面的一層白糖，便不惜捧着嘴在大嚼着的人，是出於同一緣由吧？不過所不同的，賣梅子的人，却是生活迫着他不能不做這違警的賣買！

標商冊註

藥良牌星

TRADE



MARK

上海新亞藥廠

THE NEW ASIATIC CHEMICAL WORKS, LTD., SHANGHAI.

本廠完全華人創辦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迄今。已有十餘年之歷史。精製國產醫療藥物家用良藥。日新月異。精益求精。多至三四百種。無不功效靈驗。信譽卓著。深荷

名醫提倡採用。各界愛護。病家樂用。收效美滿。行銷國內外各大都市及南洋羣島。設有辦事處或特約經售。所以遐邇稱便。遠近馳名。並附

新亞化學藥物研究所。以求精究。新亞血清廠。精製各種血清防疫苗及牛痘苗等。新亞衛生材料廠。精製橡皮膏醫用器械等。新亞玻璃廠。製造安甌針筒化學儀器。概以星內亞字為商標。本公司向以發揚國貨造福人羣為宗旨。各種出品定價務求相宜。並備有價目表。及各藥說明書。荷蒙索閱。無任歡迎。

總公司：上海新開路一〇九五號

上海新亞藥廠啟



趨國產醇
母製劑。
開胃強身。
改善營養。
養·增加
食慾與體
重·助化
瀾腸·調
整胃腸諸
疾患·味
美易服。
四時皆宜

寶青春

BIOZYGEN

人生觀

下面的話，是從我最近給一位青年朋友的信裏摘錄下來的，也可見我近來的人生觀。

大概是一個人青年時候，祇知有生的快樂，不知有死的悲哀；所以對於人生，祇知有生，不知有死。到了中年，那可不然，漸漸知道人生是會要死去的，而且是一視同仁的，誰都不能逃過死的一關；即使他對於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件事，足使他值得留戀，却也使他能不引起「浮生若夢」的悲哀。

我，不幸的我，却已不知不覺的走上了中年路，更加近年來，親舊凋謝，時

常上殯儀館，更使憬然悟到人是不能無死的，遲早總會有一夫輪到自己頭上。雖然這個世界上，同樣是沒有值得我留戀的；可是總不免時時感到死的悲哀，甚至恐懼。

躺在澡盆裏，我會驀地想到這倒有些像口棺材，祇是少了一個蓋。要是真的是一口棺材，再加上一個蓋，那麼我這時躺在裏邊，不知是個什麼模樣，會感到些什麼？有時睡在床上，我又想到如果這麼一眠，那便不起，却又怎樣？於是我便感到人生的無謂，對於死，更增加了我的恐懼。

人是不能無死的，這是鉄一般的事實，也非任何人所能挽回的。不得已便求其次，希望靈魂之說，並非虛無，那麼體魄有生死，靈魂不幻滅，對於這個世界，可以不必厭倦，對於人的死生，也無所謂喜懼了。但我也曾把此說向許多人問過，答語是各各不同，並且無論他以爲有靈魂的，或是以爲沒有靈魂的，所說的話，都是虛無縹渺，一些提不出實證來，使我對於靈魂之說，也不免有些懷疑

起來；即要求安慰於虛無縹渺中，也且不可得。何況縱有靈魂，縱有輪迴，如佛家所說，那時候我已不知爲我，我又和他人何異？所以我雖百般求譬喻，以釋我憂，却終不能已我死的悲哀；並因急切要求對於死的解答，便也格外增加了死的恐懼。

這個世界，既沒有什麼足使我值得留戀，又何苦捨不得這個世界？死是人人所不能避免的，大家總逃不了這個最後的歸宿，我又爲什麼要怕死？死便死了，有什麼值得悲哀恐懼！但我終不免悲哀恐懼的，我也不自解其所以然，祇覺得好笑而已，不過我並不曾因爲人的不能免於一死的悲哀恐懼而作出世之想，我正因覺得生的可愛！——並不關於有什麼留戀，所以覺得死的可哀；也正因死的可哀，便爲貪生而想到死的種種可怕。其實生的悲哀，遠非死的悲哀可敵，死的可怕，也不如活着受罪的更可怕，祇是爲了生的活力，在我腦子裏鼓動着，便使我覺得死的可怕了。並非如一般中年後的人，因死的悲哀，而萌厭世之念。

然而對於人生觀，我終不能得到一個確切而足以安慰我的精神的解答。

很偶然的，在枕上，我忽的大澈大悟了。死是人人所不能避免的，死又何足悲？死後的事，更是任何人所不能預知的，又何必胡思亂想，白費腦力？我既然在恐懼着死，那便該珍貴着我尙未死的一霎那；祇要我並未辜負我的生，於死我又何所憾？在我躺上床時，祇要覺得這一天我對做人所應盡的責任，我都已盡了，那便是我並沒辜負這一天生命所賦予我的義務，（當然義務與權利是相等的）那麼即使這一閉上眼睛，永遠不再睜開眼來了，我也沒有什麼對不起人，對不起自己，何必悲哀？在我早上睜開眼來的時候，却僥倖自己還是活着，並沒有死，那麼便該欣然去做我應做的工作，去盡我應盡的義務。這便叫做人生，這便是我的人生觀，所以我近來的思想，已漸漸轉變，知有生的可貴而減却對於死的可哀。

案頭的胆瓶中，插了幾枝閒花，正結着蓓蕾，還沒有開放，我很替它担心，

瓶是那麼小，水是那麼少，怕它在這種環境之下，是不會開出美麗的花朵來的。可是過了兩天，它却也開出美麗的花朵來了。雖然又過了兩天，那花的美色，是漸漸衰敗了，花瓣也漸漸的落到硯池裏來，使我見了，深深覺得花的開落，似乎多事。但花兒却不問自己生命的短促，也不問環境的如何，照樣盡了它的責任，開出美麗的花朵來，很珍貴它的生命，並沒有辜負了它自己的一生。我所不能解答而時常盤旋在腦子裏的一個大謎，所以會忽然大澈大悟起來，也許是從這枝開花上得到人生的啓示。



珍品 療咳 滋補

幾怪

康福多

純淨



上海正德大藥廠發行
接水路

▲穩妥戒煙

用康福多戒煙片，經濟穩妥安全，已歷名醫證明，因戒煙時之種種不適，服康福多，則可免除痛苦，達到安全戒煙煙癮之目的。康福多戒煙法亦索印寄

▲防治肺癆

合幾種康福多，有防治癆病功效，凡各種結核性疾，如肺癆病、腸癆、子癆、種子癆等，以及久咳多痰、氣喘等，均宜常服康福多，達到治愈之目的。

▲祛痰療咳

天時不正，寒濕傷風，氣管發炎，食殘怪康福多中既有強補之效力，又有治咳之成份，治療傷風感冒，祛痰止咳，止咳，根治不發。

▲美味滋補

康福多中有魚肝油之精華，凡屬及鈣、磷、鈣等品，功能增加血液，補益全身，健胃增食，滋潤補腎，且滋味甘美，雖婦人小兒，亦愛食之。

藥房 均售

COD-VITOL
PLAIN OR COMPOUND

金魚篇

屋子是小得連迴身之地都沒有，小孩的尿布有時會晾到書架上；雜物更是漫無條理的胡亂堆着，寫字檯是墨水瓶和鹽鉢頭並列着。在這樣的陋室中。蒔花養魚的雅人逸致是不配的；雖然几上的胆瓶裏，也插了一支罩着灰色的紅花朵，但那是紙剪的。

偶然多嘴，給巷口的賣金魚的人，掙賣了四條寸來長裝玻璃缸裏的金魚。把它置在案頭上，顯然是有些覺得不倫不類，但是閒着時候，瞧瞧白相，倒也還有趣，彷彿身在濠上。

玻璃缸是小得比拳頭大不了幾多，祇能容得一勺水而已。可是說也好笑，這一勺水，便是金魚的世界了！金魚有知，也應歎恨這個世界實在太狹窄了，和我的屋子一般迴旋無地。其實世界也未必真是這麼狹窄，長江大河，汪洋浩海，也何嘗不是金魚的好去處？但是牠爲了一身的美麗金鱗，便給有錢人作爲風雅的點綴品，不許牠浮沈蕩漾在滄波碧水間了。那麼金魚也該自悔披上這件美麗的外衣，以致喪失了自由。

然而汪洋大海之間，是巨鱗怪介所出沒的所在，魚龍漫衍，爭奪靡已，像這麼渺小又沒有一些自衛能力，祇是憑着渾身美觀的金鱗，要是放於江河之間，却能免於同類的弱肉強食嗎？那麼金魚正幸而生有一身金鱗，足以取悅於人，才得偏促於勺水之中，苟延殘喘；要不然，早已沒有噍類了，於是我爲金魚賀，我且爲金魚慰：「你該滿足些吧，你的世界，雖是那麼狹窄；然而却是十分的甯靜太平呢。」

金魚看來，確很悅目，可是却不如別的鱗類，可以佐餐，可以下酒，「天生我才必有用」，金魚的用處，大概祇是給人們做風雅的裝飾品，和瞧瞧白相吧。然而我也不忍譏笑金魚，在我們的人類中，也何曾沒有金魚？

祇是養到第四天，玻璃缸給貓兒打破了，四條金魚，都葬在貓腹裏，雪兒把這事很驚惶地告知我，我祇是付之一笑。像我這樣的屋子裏，原不配裝點着這些風雅品呢。但我也在歎惜着，不過爲的並非金魚。金魚徒有外表，沒有實力，原應爲天演的公例所淘汰，死不足惜！所惜的，倒是三毛多錢的買魚錢白化，便是內子也這樣埋怨着我：「三毛多錢買了別的魚，我們幾口兒吃上兩天，也吃不完呢」。我沒有答話，祇是瞧着粉裂的玻璃缸，彷彿見到錦鱗霞尾尙游狎於清波碧藻間。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然而「塞翁得馬，又安知非禍」？

許和先生，知道我的金魚，斷送在貓兒腳爪上後，便寫信給我，說「塞翁

失馬，安知非福。L他願意送幾條金魚給我。許先生是一位愛護社會日報的讀者，還和胡伯洲先生合編中華圖畫雜誌，是個愛好金魚的人，集合幾位同志，辦了一所金魚園，見我談金魚，認爲我也是一位同志；所以很高興的分我幾條。我對於金魚，雖然全是門外漢，但是許先生的誠意，是不可辜負的，便覆函道謝。

在接到許先生的電話，說金魚快要送到，教我預備魚缸。這可把我忙壞了，拉了藤蕪，一同上三公司買魚缸，可是走遍三公司，都沒有買成；這倒並非沒有合意的，祇是合意的，價錢却不合意了。

晚上金魚送來了，小魚是一百條，大魚是四對。一對最大的，有二寸來長，肚子是那麽的大，活像個巨腹賈，倒也有趣；還有一對紅白相間，眼睛圓圓的突出着，也很美麗，名稱我可叫不出，不過心頭却是說不出的高興，便趁着雪兒們已熟睡的當兒，悄悄的把牠暫時養在木盆裏。爲了前車之鑒，貓兒是把牠關在灶間裏。

許先生還送了一本他編的「金魚叢談」給我，在燈下便把這一百多頁關於養魚的種種經驗方法，一口氣讀完了，水要怎樣研究，缸要怎樣選擇，天時有怎樣的關係，食料該怎樣的餵食，……使我覺得好似請到一位天王老子來，真是難服侍極了。

但我並不灰心，第二天一早起身，找吉光伴我上城隍廟，買玻璃缸，水藻，食料，足足忙了半天，才把所要買的東西買好，化去的錢是三元有餘，心裏想，這真是「塞翁得馬，安知非禍」了；可是心頭却感到萬分的高興。爲了一百條小魚，又向唐瑜借了一隻瓷缸，把那最大和凸睛的兩對魚，也養在那裏；因爲玻璃缸太小，怕大魚沒有迴旋的餘地。又把這瓷缸高高地舉放在茶几上，免得孩子們去擾亂金魚的治安，內子見了，在驚歎着我突然力大如牛。我却在憧憬着過了幾天後，這一百條小魚，將會變成似少女般的色澤豔麗，姿態曼妙，暗自歡喜。可是不幸得很，在我歸家的時候，那最大的一對，却已沈在缸底死了，恐怕那對巨

眼怪物，也將遭到同樣的不幸，馬上換水，把牠移在玻璃缸裏，又足足忙了一個黃昏。

爲了這些金魚，家裏從此多事！雖然魚缸是高置几上，孩兒們疊着大凳小椅，爭着圍觀，小娥擠不上哭了；幼娥在椅上跌下來也哭了；鬧得我頭疼。內子怕魚缸撥翻了，打破孩子們的頭顱，迫我把魚缸抬在天井裏。孩子們更是高興，不必疊椅架凳，圍在缸邊捉魚；雖然經我一再嚇禁，父親的威嚴，却是一點也發不出。到了天已黑了，天井裏沒有燈光，他們這才廢然入室；却見檯上玻璃缸裏的魚，洒着尾緒，好似在跳着草裙豔舞，便又圍着我要魚玩。沒辦法，祇好不抵抗，便有的用茶杯，有的用酒鐘，有的用花露水，有的用墨水缸，好似割地求和般每人分了兩尾小魚。我也明知這幾條小魚，到了這幾位少爺小姐手裏，性命是難保的了，然也祇好把牠們犧牲了！

雪兒睡後，在他的抽屜裏，無意見到一樣東西，是一支很長的筆桿，桿的一

端，縛着一條二尺長的白洋線，線的下面，綴上一個用別鍼敲成的釣鉤，我才恍然悟到一對大魚的命，大概是喪在這個上面。「稚子敲針作釣竿」的詩，到了此刻，我才得到例證。

第三天早上，雪兒把我喊醒了，說：「玻璃缸裏有兩條魚，怎麼老是不動」？我比諸葛亮在城樓上，聽得探子報告馬謖失守街亭，還要着急。忙起身看時，那對巨眼怪物又死了！掃興極了，我祇是瞅了一眼，搖頭便走，連善後事宜都懶得辦，祇是委託了內子。

飯後遇到藤蕪，把惡耗報告他，他才對我說，金魚不宜蓄在玻璃缸裏，因為玻璃是透明的，金魚見了光明，便拚命向外面鑽去，却不知給玻璃隔着，因此橫衝直撞，往往受傷，有的已把頭撞破，眼珠碰碎，却還在衝着；除非到了撞死以後。於是我才又知道巨眼怪物的所以喪命。但是我並不為牠惋惜，因為為追求光明而喪命，總比死在黑暗勢力下要好得多！雖然這種隔在一層玻璃的光明，是永

遠沒法追求到的。

第四天又死去一尾，這一來，兩個玻璃缸，却祇贖了三條魚，這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的對比式上，是無法彌補這個缺憾了。我對於那很孤獨很寂寞獨自在玻璃缸裏鼓着鰭，揚着尾的一條魚，感到萬分淒涼。

再看看瓷缸裏的許多小魚，雖然還是很活潑的在水藻下浮沈着，然而我總不免在担心着。昌黎哭十二郎的話：「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一切憧憬，都已打破了！到底我這俗骨的人，是不配養這風雅物的。

許先生還送我一幀金魚的攝影，當時我的謝函上，便說恐怕活的金魚，到我手裏，比不上這紙上的金魚，倒可留為永念。如今，不幸一語成讖，紙上的金魚，却還安然留在我的玻璃版下。

塞翁得馬，安知非禍？然而，在塞翁看來，「此何詎不為福？」我所於心不安的，倒是辜負了許先生的厚貺，所以我在這裏默禱着，希望許先生不要見到這篇稿子，免得使他感到不快。

可憐的孩子

從家裏到報社，打北河路那邊走，比較近一點，所以我每天總要經過北河路兩次。

北河路是一條很短並且較冷僻的路，在那裏便時常有乞丐站着，向行人乞錢。

我對於乞丐——尤其是上海的乞丐，一向沒有好感，因為在上海有好些不長進的人，是以求乞為職業的。有的要是不給他錢，他會罵你一聲；有的他會唸出一連串滾瓜爛熟好似小孩在背書那麼流利的求乞山歌；有的一邊在向你乞錢，一

邊臉上還會露出一絲笑痕……有了這些原因，我便不情願在他們身上佈施一個錢了！北河路上雖然常有乞丐，於我却沒有一點損失，我連正眼都不瞧上一眼。

可是今天午後，當我走過時，見了兩個乞丐，却不知怎的，竟會使我站住了腳，瞧了七八分鐘，

這兩個乞丐，一個是女的，在路旁攤了一張海報，跪在上面，低着頭，臉部沒會給我瞧清是個什麼模樣，身上的衣衫，是破得不能縫，髒得會發出異味來。面前放着一隻破竹籃，那是預備給過路的仁人君子捨施幾個錢的。在籃底，已丟有五六個銅子，使人知道上海地方，也有仁人君子。

在丐婦的身旁，還有一個看來祇不過兩歲左右的丐兒，上身是裸着，沒有衣穿，下身是束着一條爛破的灰布褲，褲腰便是用了三種不同色的舊市縫成的，色調是多麼不諧和！腳上，不會有鞋子襪子，那是更不必說了。那皮膚黑得帶紫

色，頭髮是長而蓬鬆，臉上還帶着一重垢污；但他並不因此減少了他的活潑態度。他一會兒坐着，一會兒爬着，一會兒跪着，有時也抬起頭來，對圍觀着的幾個閒人瞧着，露出詫異驚奇的眼光，然也有時在對人笑着。

我瞧見了這丐兒，好似有吸引力般使我也雜在閒人中，看這孩子的一舉一動。

他一手持着裂了皮的小鼓，一手執着半塊大餅，正在嚼着，嚼得津津有味。「這孩子多可憐，嚼着大餅過活？」我不禁暗自替他歎息。何況他有時還連大餅都沒得果腹呢！這可憐的孩子，到人間世來，祇不過二十幾個月時光，却自墜地，便受到這樣的苦難：身上沒得穿，肚裏沒得吃，跟着他的媽媽在過着求乞的非人生活。這個世界對於這個純潔活潑可愛的孩子的待遇，未免太慘酷了！

然而，也許不如我那麼所想的吧？他到這個世界裏來，他不會知道又燒麵包朱古力糖的味道，會比大餅好；他也不曾知道三大公司裏有賣着有軌道的小火

車，開了機器後，便會自動駛行着的玩具，所以他覺得大餅的味道還不錯，那也許是他媽在垃圾桶裏拾來的裂皮小鼓，便也覺得很好玩了，他不能於大餅破鼓之外，多知一些，自然不會感到什麼苦悶悲慘和不滿足了，甚或他還以為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是和他一樣在過着同樣生活，所以便也不自知其悲慘而很快活地在嬉笑着了！無論這兩種看法孰是，這個世界的確是悲慘世界，做人多懂得一些，便是多增一分痛苦，孩子何會可憐？我自己才真是可憐虫呢！

「不，不，不，這孩子的確可憐，雖然他不自知可憐，而還在對人笑着，表示快活。」我最後這般想。一個在最可憐的環境時代中，却不自知可憐，而還在高興着，那才真可憐！一個人明知跳在水裏是會送命的，但他竟自願跳了下去，在旁人看來，自殺是多麼可憐！不過在投水的人，却決計不會認為是件可憐事了。要是一個人不自知站在萬丈深淵的絕壁上，正在手舞足蹈，十分高興時，忽然失足，墮進深淵裏，那麼在他將死未死浮沈水面的一霎那，那是使他感到何等

的痛苦悲哀可憐啊？這可憐的孩子，現在便是站在絕壁上，不必失足墜下去，祇要他發覺了所處的危境，他便要惶急的哭出淚來，那裏容他再笑？唉！孩子，到底是個可憐的孩子！我祝福你，永遠這樣不識不知，渾渾噩噩，過着你的快樂日子，不要讓你知道此身站在絕壁上；不要讓你知道大餅之外，還有叉燒包朱古力糖；破鼓之外，還有自動小火車。

我不忍往下想，却又捨不得離開這很快樂很活潑的可憐孩子，我沒有什麼可以送給他，便衣袋裏掏出兩毛錢塞在他的小手裏。他展開小手，對小銀圓瞧了一眼，把手一揮，那小銀圓已滾在地上，他却很不在意地，抬起頭來瞧着我，似乎微笑。「如果我能回去找一件雪兒的舊玩具送給他，他一定比得到兩毛錢要快活得多了。」我一路走着，一路這麼的想。

晚間回來，仍經過北河路，可憐的孩子已不在，不知這孩子這時是在嚼大餅，是在敲破鼓，還是投在他媽媽懷抱裏，正在做着甜蜜的夢！

雜

寫

一三六

觀海

一個星期日的清晨，我正在睡夢中，龔翁培林把我從被窩裏拉起，教我同上炮台灣觀海，和到江灣去看蛙。

吳淞之游，已是約了好幾次，我老是爽約；這天我雖因入眠很遲，身體感到疲乏，却不好意思再推託了，洗了臉，便同上吳淞去。

車行數十分鐘，到了砲台灣，向車站的右旁踱去，約有二三百步路，便到了海濱，在高隄上慢慢走着，海風吹來，衣袖都飛，波濤不大，潮聲却雄偉可聽，遠遠望去，但見滾滾濁浪，無有邊際，這時浩森的煙波，好似貯在我們方寸之

間，大家胸頭都覺豁然開暢，不雜塵念。隄上有鄉人架着蘆棚，置椅桌出賣汽水啤酒等，見了游人，便在招呼着。我們終於在最後的一座蘆棚的長檯上坐下，開了兩瓶啤酒，面海痛飲，覺得蒼茫煙水，絢爛雲霞，都變成了我們的下酒物了。一雙蝴蝶，旁着隄邊的野花，隨風亂飛，牠該飛上那一朵花枝上，本來是沒有目的的，如今給風一吹，更是作不來主，所謂人生，大概也是如此這般吧？

喝完酒，我們還是沿隄走去，忽然發見泥地上劃着「打倒××學長」的字樣，和「這是××校長」的人形，是校長的不是呢，還是學生的不是？我們可不明白了。一直走到寶山望海門，便折入城內，登鎮海樓喝了一壺茶。

向西走去，過通運門，在小石橋的下塊，有家小飯店，這時已是一點鐘光景，便登樓進午餐，先叫了幾碟菜，兩瓶啤酒，慢慢喝着，最可口的是洋菜拌雞絲，所以我們都說這裏的白鷄黃酒，正不輸破山寺的白酒黃鷄。又教堂信到田裏去採了一些蕪菜，炒成一大盤，王四酒家的軟菠青，我沒有嘗着味。料想蕪菜的

風味，當不減於軟菠青。

飯店後面是廁所，却不道在那裏發見了一座半截鐵像，埋在泥裏，忙問鄉人，說是齊燮元的像。在飯店前門右角，也同樣發現了一個，鄉人又說共有六個鐵像，都是埋在便溺的處所，這是用來紀念齊燮元這傢伙，做人做得太好的。這種行爲，似乎有點近於淺薄，但公道自在人心，我却爲一般做人做得太好的大人先生們担心了。

在城西公園徘徊了一回，仍至砲台灣，可是走錯了路，繞了一個大圈子，才得到達。坐了四點十五分鐘的車，到江灣去找沈釗明先生，他是養蛙專家，上海養蛙場的主人。

沈君是在洋行裏辦事的，家眷却都住在這裏，他租了三畝地，每年納租金六十元，自己蓋了六個平房，每間祇化百來塊錢，用雙層竹籬笆作骨，外面砌了厚泥，刷成淡黃色，很是幽雅，屋內鋪了地板，裝了紗牕，更佈置得十分精美。屋

前用細竹圍成陽台，上面搭着蘆棚，陽台外是小園，栽着各種花卉，還有葡萄架，秋千架，再前面便是六七個大小養蛙池，最大的蛙，每頭有水魚那麼大。此外，還種了許多豆菜，棉花，每天不愁沒有佐餐的東西，冬季的寒衣，也可不必担心，又養了幾頭雞，生下來的蛋，也足供食。

和沈君談了一個多鐘頭，我們才搭車回上海，沈君的生活，使我起了羨慕，他的精神，更使我感到佩服，我對於這個世界，不敢存着什麼奢望，但願在社會上奮鬥了若干年頭，精力不濟之後，有得在郊外蓋幾間泥屋，過些清閒日子，也就神仙不啻了。

記得在小學唸書時候，曾到寶山參加運動會，順便在海濱走了一回，海風吹得臉都發痛，過了兩天，臉上竟會落下皮來；如今在海灘上逛了半天，臉上却没有半點刺痛，也不落皮，可知臉皮已比前老得多了，這大概是我的進步，也是可喜的一件事！

憶張媽

這已是十年前的事，那時文娥墜地，還未滿周歲，張媽却在我家幫理雜務。她的年齡可不知道，但從她的臉上看來，模樣兒定在四十開外；並且可以知她是一個體質衰弱的人，因為她在工作時候，兩手老是發抖，稍稍勞力，便又不停地咳嗽。

家裏的人，時常說她年老了。這話也許並非含有什麼諷刺作用，可是她聽了，老是不高興。大概上了年紀的人是不喜聽人提起老字的，所以她總是正色回道：「我何嘗老？我不還是照樣能工作嗎？即使老，我也還能拚我的老命呢！」

這話確非虛言；她年紀雖大，做事却很認真，家裏的人，沒會因她年邁把她辭歇了，或許便是這個緣故。

她睡的地方，和我的臥室，祇有層板之隔，夜間文娥啼哭，往往把她吵得睡不穩，這是從她的咳嗽聲知道的。她的咳嗽，一連總要咳個十多分鐘，才得甯止，所以我時常埋怨文娥不肯安眠，害張媽夜間也不能好好睡覺，一瞌到大天光。因為她的睡不穩，使我聽到她的咳嗽聲，我也不能交睫，覺得牠是多可憐，這樣大的年齡，身體又是那麼不健，還要出來替人家做牛馬！

據真對我說，她家裏本來還過得活，可是一些薄產却給她的兒子敗光了。現在她的兒子在一家鋪子裏當職員，每月也可賺到二十多塊錢，照理她的衣食，兒子也還負擔得起；但因兒子不肖，把一切做飯洗衣的工作，都推在她身上，還要時遭打罵，她的媳婦，也不能好好待她，每天向她嚙嚙發脾氣。所以她索性脫離家庭，出來幫人謀生，一樣是要工作，却免得受兒子媳婦的閒氣了。就是講到

食，也是在人家那裏好得多，免得擔心；因為她兒子愛賭錢，有時輸了，回到家裏吵鬧，媳婦也出氣到她頭上，說她是個晦氣星，所以會累丈夫輸錢，便鬧撒扭，連伙食都不開了。他倆到了肚餓時，便去買東西吃；她呢？却祇得挨餓了。因此我們雖覺她現在的生活很可憐，可是她覺比在家裏舒服得多了！我聽了真的話，並不以張媽得過舒服日子，替她安慰，反而覺得這老媽子更可慘了！

她每月的工錢，拿到手後，從來不會用過一個錢，除非有時咳得太厲害了，給我們迫着她去買三二毛錢咳嗽藥。但是每過一個時期後，她的兒子，因為輸了錢，總是跑來向她要賭本。她也很甘願的把儲着的錢，雙手交給兒子，還問長問短的問家裏事；她最不能忘記的一句話，是她的孫兒「現在長得怎樣了」？「天氣涼了，應該替他多穿件衣服，別給受了涼」。她兒子拿到了錢，却還要和她算賬：「你每月賺幾個錢，怎麼祇贖了這幾個錢」？她是露出惶恐的神色，說明了買去幾個錢藥品。她兒子聽了這話，哼了一聲，搖着頭便走，有時還一路上在罵

着：「老不死……死了也罷，還吃什麼藥」？她是不敢作聲，回說一句，祇追在後面，送到後門口，叮囑他要好好撫育小毛頭。（她的孫兒的小名）待到連他的影子都瞧不見了，才回身入內，深深地歎了一口氣。鄰人有的瞧了這種情形，實在氣不過，教她辛辛苦苦賺來的錢，便該買點吃，買點穿，難道兒子不養親娘，還要把親娘的辛苦錢去給他快樂用嗎？他自己又是不會賺錢？她撫着胸頭，帶着咳嗆回道：「兒子雖不是，總還是我的兒子，有什麼辦法？算是我欠了他的債吧」！她並無半點怨色，還恐旁人繼續說她兒子的不是，兀自去做她的工作了。

逢到初一月半，她總是吃素，還起身得格外早，趁着大家都沒有起身，在天井裏燒香。我聞知了，便用話譏笑她，她却回說道：「我是個苦命人，也不想天老爺保佑我；却希望兒子有的快樂日子過，還有我的孫子，更要求天老爺賜他長命富貴：：」。她的迷信行爲，固然不值一笑；可是她的話，却把我感動了，往後，我除了增強對於她的可憐之外，我不忍再去譏笑她了。

她在我家，大約做了三年僱工，雖然不會因年紀的增加，減了她的「拚老命」的精神，可是她的咳嗽病，却是與時俱進。我的嬸母疑心她害了肺疾，怕她傳染到別人身上，便把她辭歇了，因為她的可憐，便另外賞了她幾塊錢，還叮囑她藏着自己買藥吃，不要再給兒子拿去做賭本。我們雖然知這錢她也決不會留着自用的，給了她，於她是一點都沒有好處的；但覺她這樣可憐的人，多給了她幾個錢，於心也就安了。

她走之後，我們沒事時，還時時談起她，不免爲之咨嗟歎息；後來日子多了，也就漸漸把她淡忘了，以至連一些兒印象都沒有留在我們的腦子裏。

前天經過新閘橋，突然見到一位頭髮稀白的老媽子，額上呈露着很深的縐紋，臉是又黑又黃，瘦得不成樣，身上穿着一件百結的夾衣，一手提着破籃，一手扶着橋欄，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着。我在車上，停睛一瞧：「咦！她不是張媽嗎？」再回頭看時，車子拉得很快，已是下了橋，連她的影子都無法看見到

了。文娥如今已是十五歲，張媽的年齡，定有六十多了，却喜她「老不死」，是很長命的，還活在人世！但瞧她的模樣兒，更是可憐，料她還是在「拚老命」！於是我又可憐她怎還不死？免得在人世嘗盡苦味！我又想起她的兒子，不知她的那一筆債，至今已還清了沒有？

種枇杷

有時破例早些回家，孩子們總是圍着問：「爸爸你還出去嗎」？如果我的回答是出去了，他們都表示很高興的樣子。其實我在家裏，未必會增助他們什麼興致；說不定還會干涉他們的行動自由，他們又何必對於我這老厭物表示歡迎？大概天性之於人倫，是不可以常理來推究的。

也許他們的歡迎我，是因為有時候我會伴他們上弄口的水菓鋪，買些水菓給他們吃吧？這一天，我到了家裏，又伴了他們在弄口買了兩毛錢枇杷，每人分了二三枚，大家都高興極了。

雪兒閒話最多，他把枇杷吃了，忽地問我「枇杷是從那裏來的」？我便告訴他是生在枇杷樹上的。他便又問「枇杷樹是那裏生出來」？我指着枇杷核對他說道：「把核種在泥裏，便會長成枇杷樹，生出枇杷來。」我說了這句話，却有些擔心起來，萬一雪兒追着問枇杷是生在枇杷樹上，枇杷樹是枇杷核長大起來的，枇杷核却又生在枇杷內，到底是先有枇杷呢，還是先有枇杷核？那我可給他難倒了。但幸虧他腦筋簡單，沒會這樣盤問，他聽得枇杷核會生出枇杷來，忙去拾着枇杷核，堆滿笑臉。

我到後房寫完了一封信，回到外面，却見雪兒和他的姊姊伏在天井角，把一個香煙罐，裝了一罐泥，正忙得一雙小手，都變成墨黑的了。他的母親怕他剛剛換的一身衣服弄髒了，在旁責罵着。我却不做聲。站在他後面，看他玩什麼把戲。他回過頭來，見了我很得意的對我說：「爸。我把枇杷都種在這裏，過兩天不是都變成枇杷樹了嗎？」他的一雙小眼，含着無窮的熱望，在待我回話，我是

使他很失望的對他說明在這小小的煙罐裏。環境把它限制了，是長不出大樹的；又因得不到地氣，那裏還會活得成？

這話把雪兒呆住了，和他姊姊暗地裏商量一會，便在水門汀的天井角裏，找到一條裂縫處，把煙罐裏的枇杷核，打算移種過去。可是裂縫太小，便又忙着找鐵錘，把裂縫敲大了，用銅筆套掘了一個洞，把枇杷核埋下，上面又加了不少泥，這才把工作完畢了，很快活地對他媽媽說：「過幾天枇杷要長出樹來了」。又問我「要過多少時日，才有枇杷吃」？

過了幾天，枇杷核果然長出寸來長的芽來了。雪兒高興極了，又好似很驚奇地對我說：「枇杷樹長出來了」。他用比例法在推算這株樹，過了若干天，會和他一般的長了。他妹妹見了長着的綠芽，要用手去折它，他忙阻住道：「妹妹，別去碰它，過幾天它會生出枇杷來給我們吃。」我和真聽了這話，都相視而笑。

使雪兒失望得很，又過了幾天，不但沒有長成如他意料那麼長大的一株枇杷

樹，也沒有結成枇杷；可是那寸來長的綠芽，却已枯萎了。他在放學歸來時，見這情形。疑心是他妹妹把它損壞了，吵鬧了半天，結果是另外買了兩毛錢枇杷酬他種樹之勞。但他總覺沒有自己種成的枇杷，吃來有味道。

孩子們真不解事，在天井角那麼一些地方，怎麼會長出一株大批杷樹來？何況泥的上面，還有碎石和水門汀的層層壓迫着，在這樣的壓迫之下，教它又怎能透露生機，苞出枝葉，結成果子？孩子們幹的事真太稚氣了！

車過×園

爲了一點事，到滬西去找位朋友。這時正是陣雨初過，柏油路給沖洗得那麼乾淨潤滑，黃包車的膠皮輪，在上面碾過，一點聲響都沒有。習習的涼風，吹得我的衣袖在飄忽着，手裏的扇子，顯然是多餘的了。道旁的樹葉，是那麼青翠，堆壓着的雨水，還沒有滴盡，枝幹都有些低垂着，好似一個少女，羞人答答，抬不起頭來；不，這正象徵着一個被暴力壓迫着抬不起頭來的勞働者！微風吹着，枝葉都有些在搖曳，雨水便從枝葉上一點一點的落下來，很偶然的竟有一二點落在我的腕上，還是那麼圓圓的，好似一顆晶瑩的珠子，教我不忍掏出了手帕來拭

去這雨珠。

多麼逍遙的路程啊！已是經過了半點多鐘，還沒有到達目的地。但我坐在黃包車上，覺得很涼爽舒暢，真有點飄飄欲仙，倒也不覺這修長的路途的厭悶，暗想就這樣一輩子坐在車上，給拉着走，那到也很有意思。雖然這時車夫的額角上已是佈滿了比那樹葉上滴在我手腕上的雨點還要大的汗珠；但我並沒有注意到，我祇是在担心這路總有走到盡頭的時候。

在極幽靜的路上，忽地湧到我眼前的，是一大串霓虹燈光，使我寂靜得和水般的心頭，正如江上風過，頓時起了微波。我注目一看，「這是×園啊！」我幾乎要喊出聲來。闊別已是一個年頭，它却還依然無恙的矗立在這裏，我也依然無恙地今日從這兒經過，祇是今年還不會一入其門吧了。門外的霓虹燈，似乎和去年一樣安着，一樣在放出強烈而含有誘惑的光輝，不過今年所放的光輝，已不是去年的光輝了！是啊，就是我對着那光輝在發怔時候，那已不是我第一眼所瞧

見的光輝了，雖然那霓虹燈並不會有絲毫變動過。於是我不禁想到「逝者如斯」的話，並且在惦念着如斯逝者。

如果站起身來，從矮矮的垣牆頭，一定可以瞧到園內的景物，不知也已有什麼改變了嗎？去年和M還會來此打過一回考而夫球，如今球場當然還在，祇是聽說場內已是改換了佈置了。但我料到任它怎樣的改變，也不過形式上的改變罷了，在原則上是不會有什麼更改的，打球還是要用球棒，那球穴當然也還是那麼一個球穴，這是沒法改變的。

濃蔭的樹葉，覆在矮牆頭，和星那麼閃耀着的燈光，在樹蔭隙處跳盪着，還有悠然的音樂聲，從樹葉上給晚風輕輕地送到耳邊，我在羨慕着那些園內的人的清福，料想他們這時有的正擁了嬌娃在翩翻的舞着，有的正在盪舟，有的正在打球，有的正在飲冰，有的正在喝酒，有的正在納涼，有的正在聽曲，這些人們真是神仙中人啊！

去年的夏天，我也曾時常到這裏來走走坐坐，可是並不會覺得有什麼興味，倒是今天在門外走過，見了那牆頭的濃蔭，牆外的霓虹燈，和破空而至的悠揚音樂聲，却給我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所以當我從朋友那裏回來，再過×園時候，並不會引起進去坐一回的念頭，祇是時時回着頭，有些依依不捨，無限羨慕的樣子。這種心理，可以提出一個反證，那便是我的朋友Y君，他初識C女士時，熱烈追求，如今結了婚，却對她有點厭惡的表示了。

小病

傷風七天，服了五劑藥，才得痊好；那知過了兩天，又再傷風，頭眩眼花，咳嗽流涕，氣急，四肢無力，……真夠累。雖還勉強支持得起，可是精神萎靡極，凡百事情，都沒一點兒勁。我真怪病魔太惡作劇，要是把病勢加重一些兒，倒可躺在床上休息一下子。真的，這幾年來，我實太辛勞了，連躺在床上休息一天的機會都沒有；雖然時常在害病，那却是小病。

爲了小病，便想起童年時候，多病的我。那時我母親還健在，「父母唯其疾之憂」，祇要我害了一點傷風咳嗽，便要忙壞了她老人家，坐立寢食都不安。替

我問醫，替我煎藥，教我添衣，戒我吹風，那些足以妨害病體的食物，她都在留心着，不准我吃；但又恐我餓壞了，又忙着替我預備醫生所許可的食物。我却不知母親的愛心，還要趁三分病意，撒七分嬌。如今想想，即使病倒，母親已不能再來看護我了，還向誰撒嬌去？有七分病，也得強裝着十分精神，誦黃仲則「今日方知慈母愛」的詩，不禁「涕淚自交流」了！

在母親去世後，我也曾病倒過幾天，不能照常出外工作，居停聞訊，便飭人送一些錢來，還有老友健華，怕我沒錢延醫服藥，也送來了二十塊錢。平時天天在擔心着油鹽柴米的我，不道爲了害病，却反而有了錢，枕下放着銀圓，鈔票，角子，樣子很是富麗。真雖是很節儉，往時要她多買兩毛錢菜蔬，她却是捨不得；如今我在病中，我所要吃的東西，她却都替我買來了，沒有繃過眉頭，有些還是她自動備好了的。床前堆滿了許多食物，雖然我是不能下咽，看看也覺高興。像這樣的病，倒比不病來得舒服寫意，並不如黃仲則「調糜量水人誰在？况

值傾囊無一錢」那麼淒慘，就是多躺幾天，也正不妨。

自從有了兒女後，真的整個精神，都傾注在兒女身上，對於我，十分冷落，什麼事都不會關心到我，我總說她薄情，待我太不好。如今一病，調糜量水，藥裏關心，小兒女在啼哭，她却不問了，老是坐在床前，寸步不離，好似哄孩子般的在哄着我，逗我笑。「千金儘買羣花笑」這種風流勾當，窮措大夠不上袁子才的資格，但我却無意中吟出他那下句「一病纔徵結髮情。」

雪兒見我醒了還躺在床上不起身，含笑走來問我道：「爸爸，怎麼還不起來，今日不出去嗎？」我點點頭。他高興極了，跳躍着去對他妹妹說：「爸爸今日不出去了」。他不知我是害病，還當我在家裏不出去，可陪着他們玩；拉着他妹妹，走在床前，向我纏擾着，給我很不高興的叱罵了幾句，才垂頭喪氣的悄悄走出房外；但他始終不明白好端端何以會突然怒惱了我。

這都是前事，忽然給我想起。

如果病魔得有商量的餘地，允許把我現在的小病，加重一些，使我得個小休的機會，再度着給我想起的那種藥罐茶鐺生活，倒也很夠味。但不能過重，重了身體熬不住，也不能太久，久了會覺得悶損。最好是病個三五分，躺個一兩天，藥也無須吃得，要不然，藥資也不能太昂，最多吃個一二劑，每劑三二毛錢，太貴了，却甯可吃松子糖棗泥糕了。

西瓜

張若谷先生愛讀雜寫這一類稿子，要我多寫幾篇，並還替我出個「西瓜」的題目，因為以前我寫過「白糖梅子」「枇杷」這些稿子。但我並不想寫應景文章——端陽談角黍，中秋記月餅，我又沒暇到古書裏去販出一大批古典故實來，却也不想這麼做；要眼有所見，心有所感，事有可記的，把它寫出來，才有一些真實性。所以西瓜這篇文章，我並沒有打算寫，雖然西瓜已上市了多時。

到了夏天，吃西瓜是件極平常極普遍的事，每條巷裏每天總有好多個鄉下人，高喊着「老虎黃西瓜」，在挨戶兜賣着。

家家在買着成擔的西瓜，如果有一份人家沒有買，即使他們確是不愛吃西瓜的，可是那些吃飽了西瓜的人，便會背地裏批評你的淒慘，慘得連西瓜都買不起。其實，卽真淒慘，干他底事？他又不會請人吃一二個或是一二片。但是不大愛食西瓜的我，爲了避免人家的譏評，又因人家在購買論價時，雪兒已注意到，他似乎不便對我說，便暗裏教他的妹妹來問我「可要買西瓜」？在內外交迫的環境下，便也終於買了半擔西瓜，一共八個。

最起勁的當然是雪兒，提了一把刀，將一個圓圓的西瓜，切成大小十三四塊，有方的，有三角形的。但在他吃瓜時，興致已沒有買瓜時那麼好了，吃了兩半塊便住手，並且祇是咬了幾口瓜心。

在瓜瓢裏，他們發現了瓜子，又是一陣高興，爭着拾瓜子，連那沒有吃過的瓜瓢裏的瓜子，都給他們挖出來了。一個西瓜，他們吃不到一半，一半是給糟蹋掉了。

雪兒却還記起去年在瓜裏挖出來的瓜子，是要晒乾炒了之後才可吃的，所以他便照着去年的方法做。但他妹妹是懂得不得這些，搶着瓜子便嚼，雪兒因為和她說不清，便硬化了，用武力制止，於是引起了一陣小糾紛。

因為枇杷是從枇杷核生長出來的，他便連類想到西瓜是從瓜子上生出來的，問我對嗎？我點點頭，還沒回話，他又接道：「一個瓜裏有這麼多西瓜子，要是把西瓜子都種起來，那還了得，不是全世界都是西瓜了嗎？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隨便有得西瓜吃，不必再化錢去買了。」

真從灶披間裏出來，見滿地都是瓜皮，很是惋惜，她倒不是在疼痛整個西瓜給雪兒們食了去：却是惋惜着地上的瓜皮，再不能將它用鹽醃着，可以佐餐。

賣西瓜的人，又在後門攙問着，雪兒這回却直接的問我了，「阿爸，還要買嗎？」我搖頭，又指着檯下的西瓜對雪兒說道：「待吃完了再說」。雪兒却也把話扯開道：「那賣瓜的人，面孔都給太陽晒黑了」。賣瓜的人，的確給太陽晒得

好苦，正湊着嘴在吸自來水。雪兒便又道：「他爲什麼喝自來水」？他姊姊便告訴他是爲了口渴。雪兒忙道：「冷自來水是不衛生的，他爲什麼不吃西瓜？」我聽了這話，覺得和何不食肉糜同樣好笑，便也笑道：「他爲了沒錢呢，」雪兒搖頭道：「這話不對，他們自己有瓜，比不得我們要化錢去買，自己有瓜，幹麼不吃，情願去喝冷自來水？」是啊，自己種了瓜不食，却拿去賣給別人吃，未免太笨了！然而雪兒不知他們有比西瓜還緊要的食料還沒有食到呢！

在北河路口，有個小販，捧着一隻木盤，也在賣西瓜，那是切成薄薄的一片片的，生意並不好，買的人簡直沒有。那小販一面提高嗓子在叫賣着，一面用手在揮去嗡嗡飛着的蒼蠅。有幾個窮苦的小孩子，正繞立在小販面前，每個孩子的兩隻眼睛，都注在盤裏的瓜，暗自嚥着饞涎，有的正在發怔，恨不能化身爲蒼蠅，倒好乘隙飛上前吮它一二口。這時另有一個小孩，興匆匆的走到小販面前，伸出一隻黑手，交兩個銅板給小販，小販向他掌心一看，沒伸手去接，祇是搖着

頭道：「四個銅板一塊」。孩子似乎吃了一驚，頓時呆住了，露着失望的神色；知他這僅有的兩個銅板，來處必很不易。他正呆着，小孩隊裏，忽有一人拉着他的肘，一壁在破袋裏掏出兩個銅板來道：「我也有兩個銅板」。他一看是相識的小朋友，便又高興起來了，道：「我們便合買一塊吧。」於是薄薄的一片西瓜，便由小販替他倆平分爲二，各人半塊，捧着嚼得津津有味。他是很快的，祇有兩秒鐘模樣，已把半塊瓜啃得祇賸一層青皮了；那個孩子，却吃得很慢，正在細細咀嚼着瓜味。他一壁抹着嘴，一壁在對那孩子瞧着，似乎懊悔吃得太快了。其餘的小孩，瞧他倆有得錢買瓜吃，更是瞧得眼睛發紅，有的還在切切私語，不勝歎羨。

這一幕食瓜情形，可惜沒有給雪兒瞧到，否則以後他捧到一隻瓜在食時，一定會感到格外的欣慰，格外有味，再不會吃一半糟蹋一半了。

緒

高

一六四

陣雨

寒暑表已昇到快近百度，驕陽好似燃燒般把柏油路都晒得溶化了，印出了路人一個個的足跡。一陣陣的暑氣，蒸得人們頭腦發昏，汗流如漿，使你好似荷着千斤重的枷鎖，壓迫得透不過氣，身上是感到萬般的不舒服。「夏日可畏」，夏日真是可畏！安得后羿射日之箭？抵抗的辦法，也不過在窗上掛一條竹簾，在頭上戴上一頂草帽。

但是物極必反。也可引用「壓力愈重抵抗力愈強」的一句話，在熱到極端昏悶的時候，忽然起了一陣濃黑的烏雲，把烈日的光鏗，一起掃盡，隨着便是沛然

而降的陣雨，頓覺暑氣全消，涼生腋底。庭前兩棵栽在牛奶罐裏給猛烈的陽光晒得快要枯萎的小樹，經陣雨這麼一洒，却又透露了青葱可愛的色澤。

雨勢真來得大，不上十分鐘，天井裏却已滿滿的積了一天井水，給雨打着，濺出很大的水花，一個水花剛散，一個水花又起；不，那水花是成千成百個的在相繼起落着，我瞧得很高興，雖然我的衣履上，也都已給雨淋溼了。

「如果天井裏老是蓄着這麼一泓清水，那倒也很有意思」。我對着天井裏的雨水，在這麼默想着。祇是滿天井的水，進出却又未免感到不便了，我是這樣在瞎想着。但我也意識到祇要從大門口到廳前，架起一條小木橋，那便得了，並且很好玩呢。水裏還可養幾尾魚，那倒不是想把這方廣不盈丈的小天井，改成為杭州清澗寺的魚樂園，祇是以待素心人至，有酒無肴的時候，便可捉魚而食，不必拿漢書來爲下酒物了。或者取竹爲竿，敲針作鈎，閒得發悶時，便坐在門檻，釣釣魚；釣上了，也不必要把牠投進釜裏，可以仍舊放牠入水，看牠吞餌時的得

意，上鈎後的惶急，恢復自由後的快樂，這樣玩着，倒也可以消磨一些時光，

孩子們大概都是天性好水的，在面盆裏他們會把水打得濺滿地，如今見了一天井水，如何不高興，便又引起他們的興趣，忙找紙哪，摺船啊，把紙摺的船，放在天井裏飄蕩着。雖然給雨打上幾點，那船已不成樣，糊成一片，可是他們的第二條船却又在行下水禮了。因為他們正在忙着他們的事，所以不會來和我廝纏，我却得很悠閒地在瞧着雨，瞧着水，心身俱感到十分的涼快舒爽。

雨止了，水也慢慢的退了，我的胡思亂想，也隨之而幻滅。

這陣雨，古人稱它做暴雨，意思是把它比做暴勢力，來勢雖然很大，可祇是一霎那功夫，便要消滅，所以叫做「暴雨不終朝」。可是我對於陣雨的看法，却有點不同，我認為陣雨是給暴日強烈壓迫後應有的反響；好比在暴力壓迫之下的民族，便會產生出偉大的革命力量，來掃蕩廓清一切的惡勢力。和陣雨一般的油然而雲，沛然而降，人莫得而禦之。

陣雨，反抗把人體蒸得欲死，悶得發昏的暴日的陣雨，使炎威斂迹，世界清涼的陣雨，是多麼值得我們的讚美歌頌啊！

吃茶篇

閒則未也，學時髦，軋鬧猛，倒有幾分近似；所以近來也跟朋友上了幾回茶室。吃茶之風，是由來已久，就是二十年前，我寓居在城南時候，也會上湖心亭喝兩杯茶；雖然地點不同，設備不同，但這嘈雜的聲浪，彷彿身入菜市的情況，却彷彿重溫二十年前的舊夢。所不同的，那裏的茶客，差不多都是短衣跣足非士大夫階級，卽說樓上雅座，那些雅人，也祇是在俗骨上罩上一件長衫馬褂而已。並且除了男性之外，女性是難得見到芳蹤。這兒的茶客，却大半是西裝革履的洋派士大夫，還有不少燙着髮，畫着眉，袒着胸，露着臂，赤着脚的摩登少女，在

談笑裏聲坐着。那送點心的幾位女招待，是穿着一式的衣服，繫着白色的圍身，那麼輕盈窈窕的走到你身旁，不必開口，一股脂粉香，吹進你的鼻觀，便已足使你感到異樣的興奮。這自然和茶館裏的堂倌，穿着油膩骯髒的短衣，面目却也不會和女的那麼惹人憐，而一身汗臭氣，使人聞了要作嘔，便是所賣的「油酥餅」「生煎饅頭」，……和「公子困桃源」「茄汁芙蓉盒」……比起來，也都有粗細雅俗之分。從這些上觀察起來，顯然是文野不同了！所以，上茶室喝茶，和上茶館喝茶，雖然所喝的，同是水煮沸了。沖在放有茶葉的壺子裏，那吃法也是由茶壺倒入茶碗，端起碗來，一口一口的呷，並不需要咖啡匙，或是刀叉；可是喝的人的身價，却大不同了！至少，上茶館的人，是腐化，無聊；上茶室的人，是文明，有聊。不單如是，還可顯示自己的高貴，前進。在二十年中，由會上茶館的我，踏上了茶室的高闊而鋪有地氈的大樓梯，自然我的前進，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我一面喝着茶，一面禁不住喜得暗自露出笑痕來，在我瘦削的臉上。

記得，在湖心亭上，茶客們大都是喜歡養鳥的，大家便帶了他所養的鳥上茶館。那鳥雖然是被錮禁在籠子裏，有些籠子却是多麼的精緻可愛，聽說那價錢也貴得可以；但是無論那籠子是怎麼的精美，對於籠中的鳥，是未必會增加牠的快感，並且同樣的給予行動上不能自由的桎梏。不過牠在這種壓迫環境中，還得很自由的唱着從牠心坎裏發出來的歌聲，嘹亮，清脆，是多麼動聽！在這茶室裏，這種歌聲，是不會聽到的；然而也不必便認爲是件憾事，在這裏有如鶯囀簧的嗶嗶聲，同樣可以使你覺得很是悅耳。我們如果祇是在聽覺視覺上求快感，那麼我們不必往下想，替那在籠子裏的小鳥擔心；也不必替那些摩登姑娘擔心是和籠中的美麗小鳥同一命運。

這幾天的心情，連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說非有閒呢，在茶室裏也會隨和地坐上兩三個鐘頭。說有閒呢，坐在那裏，老是覺得心頭好似有許多事情丟不開。不過很奇怪的，那座墊上好似有種吸力，坐在那裏，總是不肯走，越是感到不

閒，越是拿不出勇氣，站起身來。

喝茶的朋友們，真都是福氣人，從各人的臉色上，可以看出滿面春風，洋洋得意，大有理亂不知之概；雖然他們的談話，有時也會由天氣哈哈談到某地的失陷，某國的進兵，但結論也還不過是哈哈三個字。這些新聞，當然都是茶餘酒後的大好談話資料；要是沒有某地的失陷，某國的進兵，這班福人，在茶和叉燒包吃得飽飽的時候，有什麼可資談助？有什麼可助消化呢？這真該為福人們慶幸不淺了。

在茶室裏，除了清談之外，簡直無事可為。我們未能免俗，把椀在手，大家總會打開話匣子，胡亂談着。清談誤國這個罪名，我們也非不知；可是在亡國的前夜，我們想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那麼興國的責任未能盡，亡國的責任却不能卸！我們在沒有方法可以來盡亡國之責的當兒，正不妨從清談上，來負起亡國的責任。即使將來修史的人，把亡國的罪名，都推在我們身上，也所不辭。

要不然，亡國的責任，一點不盡，如何說得過？明室覆亡，陳圓圓也有人把這筆賬寫在她身上，我們男子漢，如何可不擔起這個責任？何況以清談而誤國，以至亡國，總比秦檜吳三桂之流的賣國，要風雅得多了！

世如有以岳武穆自居者，我願以九州頑鐵，鑄我像，跪在他墓門前，以反襯他的忠勇偉大；並示亡中國者，區區一人而已，其他的同胞們無論在朝或是在野，個個都是精忠傳裏人。

吃茶原是消閒，可是我却偏偏想起許多閒事來，看來我這種坯子，尙不配坐在茶室裏，享閒福。

這時室子裏的人是越擠越多，好似螞蟻般雜沓而來。這些，自然都是勇於負起亡國之責的同志，我看着，很高興。

天空中是漸漸地展開了黑色的幕布，可是同志們都尙流連着沒有散意；要是這裏能備幾張床，幾條被，有許多同志，必會因「國爾忘家」，忘了歸去，那倒

足以媲美「枕戈待旦」了！

「忙什麼？再喝一杯」！在我要走的時候，一位朋友這樣挽勸着。

是啊！忙什麼？有什麼可忙？就再喝一杯罷！何況在這可以給我們盡些責任的僅有時日，我們便來多盡一些亡國的責任罷！

納涼

吃過晚飯，洗了浴，穿着短衣短褲，端了一張藤椅，在門外坐坐，這雖然比不上人家的上莫千山廬山去避暑，却也是納涼的一法。風是和屋內同樣的沒有，可是門外却比屋內要涼得多。你瞧：天氣一熱，屋子裏的人，都被擠到門外來了，弄堂裏，是擠滿了各種裝束，各式恣態的男女，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

我們雖然叨屬鄰居，却都沒有會晤過，也沒有通過姓名，他們見我坐到門外來，似乎在暗地裏瞧着我，我也一壁搖着扇子，一壁在注意他們的動態，言論，

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這裏並沒有貼上茶館裏莫談國事的上諭，所以他們可以說某也賢，也可以說某也可殺，決不會有人批評他不革命，也沒人指摘他是反動。有了這種言論自由的機會，倒可以聽到許多不是在紀念周演講會上所聽得的話。不過他們的談話範圍，倒也不是完全屬於國事。

一位穿着白汗衫，玄色印度綢長褲還拖出一條尺來長的白綢袴帶的先生，不知怎的，談起老頭子來了。他是滔滔不絕，得意洋洋地歷述某某從前是怎樣的出身，某某在幾年前還是怎樣的潦倒，如今却都成名了。這顯然是在表示他的人頭熟，一半也是在歎惜自己的不遇。他又從老頭子談到袁寒雲，說寒雲在幫裏是大字輩。他還愁人家不知寒雲是個怎樣的人，便在袁寒雲的名字上，加上一句「袁世凱的第二個兒子」。寒雲的名字，居然會給這位先生提出，那倒是想不到的啊！

有兩位太太，也坐在一起談着，她們的談話是：「今天你們買些什麼菜？」
「這兩天的黃魚賣得很賤，祇是過時了！」
「這幾天的青菜真難買，簡直上了菜市，沒有菜買」。
「我們今天吃的是大頭魚乾燒肉」。再由買小菜而談到「昨天你麻將贏嗎？我是連輸三劑」。
「真作孽？一副清索子，還有一張元寶，等四七索，給煙紙店裏老板娘扣住了一張孤零零的七索，結果和不出」。
「是啊！老板娘的麻將，又得真凶呢」。太太們除了研究吃和賭之外，別的也沒有她們的事，無怪她們的談話，老是跳不出這個圈子。

突然，有陣高跟鞋聲響，把各人的談話都打斷了，連那兩位太太，都暫斂談鋒，大家睜着眼向總弄望着。有一位女子，匆匆向前弄走去，她的容貌服裝，我因不會戴眼鏡，沒有瞧清。却見那位坐在皮椅子上穿着一身白綢短衫袴的少年，拍着他的同夥的肩，努着嘴道：「格隻寡老，是×號裏的，賣相好來兮，從前是在×××做淌白的；現在嫁着一個男人，倒蠻有血。寡老倒底有生路！」那

兩位太太裏一位比較年輕風騷，襟上還佩着一個茉莉花球的，聽到這裏，便笑着罵道：「小赤老，開口寡老，閉口寡老，阿要難聽。」少年的同伴便道：「寡老和赤老，正是老碰老。」說得他們都哈哈笑着。

門外固然比屋子裏涼快些，可是周圍的氣氛却感到太壞了，我便移了籐椅，把納涼的陣線，縮短到天井裏。但在這不到二刻鐘時間，從談話中，我的腦子裏，已把這位高鄰的輪廓畫上了，這倒也不能算不值得！

觀月

二十九夜，正是中秋的前一夜，我和雲裳，走出慕琴先生家，慢慢踱着，舉頭見那當空的皓月，晶瑩潔圓，可愛極了；於是想起了明夜星社在虎丘的雅集。可是我却爲了塵事，沒有清福參加，這時見了這麼可愛的月色，雖也覺得「人生幾見月當頭」，打動了觀月的興致，却也還不敢作如是想。

第二天——中秋，有人拉我去參加冠生園青陽港的圓月會，便又引起觀月的興致，在朋友的敦促下，很匆促的完了我的工作，又草草的吃過了午飯，便坐車上車站，心頭是惴惴然，恐怕又要表演第二次的「草船借箭」。

車中遇到不少相識的人，調笑謔浪，一點不寂寞，這旅途雖然是那麼短短的，也正需要伴侶，需要談笑，才不感到索然無味。

青陽港除了一泓清流，和幾間小洋樓的鐵路飯店外，却也沒有別的去處。港畔泊有幾隻小艇，可以打槳取樂，可是「駕一葉之扁舟」的韻事，爲了胆怯，不必輕試，兩岸也沒有什麼好風景，更提不起我的冒險精神。

「還是上馬鞍山去」。我們一夥八九個人，便踏上岷青公路，還有別的游客，也有不少，向這條路上走去，從青陽港到岷山，計程約有十里路，我們也不問脚力怎樣，抱着滿懷的高興，勇往直前。祇是路越走多了，同行的人，却漸漸的稀少了，他們大概是爲了跑不慣這多路，便退回去，「行百里半九十里」，自也無怪其然。但我們却終走到了岷山的朝陽門，在這裏，有街車可雇，每人化了兩毛洋代價，便把我們拉到顧亭林公園。時候已近黃昏，園裏的景物，也無暇細細欣賞，祇是想起了亭林先生所說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話，覺得在人家爲

了敦睦邦交，派了大批飛機兵艦來爲我們保護領土的今日，我們還有閒情到這裏來玩月，却未免覺得有點慚愧了。

亭林公園正在馬鞍山麓，轉過廳後，突兀怪特的巨石，已是矗立在我們眼前。山並不怎樣高大，但久住在都市裏看慣盆景裏的假山石的人，到此也覺得豁眸開襟了。從曲曲折折，疑是無路的山徑，拾級而上，走到半山，有一座小廟，龕裏供着什麼神像，我們也不去問它，祇覺這裏的地位好極了，站在泥砌平台上，極目四矚，天也，水也，雲也，青的樹也，黃的草也，黑白相間的屋宇也，都星羅棋布，好似一大幅油畫，展開在你面前；也可說大自然的一切都包羅在你的眼底心頭。最奇妙的，上山時太陽的光輝，還映在我們的衣袂上，這時天空却已掛着一輪明月了。太陽是怎樣的沉下去，月又是怎樣的升上來，我們說不出來；連這幕佈景是幾時換的，也不知道。我們好似籠中鳥，這時得放牠到大自然裏來，自然是要振翼揚羽感到無限的興奮和快樂了。祇是這興奮快樂的時間很

短促，再過三四小時，又要把我們送回籠中去了。

再上，經過氣象台，一直到山頂，有所破廟，和座古塔。塔的最高層，已成鳥國，牠們倦飛還來，正在爭鳴，我們便坐在石上，聽了一回鳴聲。向山下看去，一點一點的電火，在樹蔭間閃着紅光，那裏大概是市鎮的所在，所以有這麼多的人家住着。

暮色是益發黑沉沉了，風也漸大，振衣作響，不必瓊樓玉宇，已是感到有些寒意，大家催着歸去，便仍走着原路下山。可是那月色是益發皓潔明朗了，我們真捨不得離開這裏，一步一步的在回望着；那月兒也似乎故意在誘惑着我們，一會兒懸在天空，一會兒挂在樹梢，一會兒藏在山凹，一會兒又捉迷藏般的躲到我們背後的塔尖上去了。因為配景的倏忽不同，所以月兒的光輝形態，也隨着無窮盡的變化着，煞是好看。但我們從上海坐了火車趕來賞月，月兒剛好看，我們都要走了，這未免是件憾事，却也滑稽得很。

在雲記飯館，很痛快舒暢的吃了一個飽，坐了車子，出了朝陽門外。那裏是一條大道，兩旁都是曠野，也沒有路燈，却喜月光照耀，如同白晝，便率性教車夫將車燈也吹熄了。這時大地上除了月光之外，別的亮光，一些都沒有；其實大地上有了這樣美麗明朗的光明，其它一切的光，正該自愧不如的韜晦掩避了。我們這時不獨在車上坐着的，在車下拉着的，連這車子和車輪在碾着的路，兩旁在動着的草木，都浸在如水的月色中了。車輪在向前推進着，月兒却也緊隨在我們的車前，不必勞你抬起頭來，她的盡態極妍，可以儘你賞鑑，也可以使你瞧得出神，好似車夫在飛着步跑，是要把你拉上月球去。蔚藍的天空，綴着一二片淡墨的雲，忽散忽聚，忽東忽西，這正是牡丹的綠葉，無礙於月的光明；如果用美人來象徵月，那麼這一二片的微雲，便是美人頭上的雲鬟霧鬢了。在中秋夜，有這樣的機會，把分外明的月兒看個飽，這在我還是第一遭。我瞧得出神，疑心天空的微雲，便是我嘴裏噴出來的雪茄餘煙，偶然微雲掩拂着月兒，我更狂噴着煙，

和月兒在鬧笑。

「月裏有嫦娥，怎麼並沒瞧見？」一位朋友忽地發出這樣的詰問。可是我向月兒目不轉瞬的凝視了幾分鐘，却給我真的瞧見了嫦娥；不過她的丰姿裝束並不同於梅博士所飾的嫦娥，她正好似是我所認識的×女士，還在露着淺笑。

除了我們這一夥人外，路上並沒有別的行人，團圓皎潔的明月，成爲我們這幾人的私有物，雖然這時大地上在舉頭望明月的，不知有幾多人？在供着瓜菓拜月的，不知有幾多人？便是和我們同車來賞月的，也有六七百人。但我却作如是想，甚至認爲月兒祇是我個人的佔有物，他人都沒份。

正在幻想着，在月光下，瞥見一個農夫模樣的人，蹲在小河邊的草地上，「這也是一位愛月的同志呀！」我暗喜着，却沒有半點妬意。可是我再定睛瞧時，見他低着頭，才知他暮夜蹲在風露裏，並非貪看月色，想來是在那兒釣魚或是捕蟹，如果說得不風雅些，他或者在那裏拉野屎，也未可知。

回到青陽港，廣場上正在表演滑稽的餘興，有位不願同上峨山的朋友見了我，便問怎樣？我沒有對他說所見到的是怎樣的月；我祇告訴他在雲記所吃的炒蟹粉，東坡肉的美味，但這也是事實，並沒有半點誇張。

上了火車，有許多人爲了過度的疲乏，都在扶頭打瞌睡；我却還從車窗的玻璦，向外注視着，但已無法見到天際的星稀月朗了。

雜

寫

一八六

南湖行

嘉興到了

雖然頭髮已是由黢然黑者而星星，却還挾着少年時候的一股熱烈情緒，在接到朱其石余叔雄兩兄的請柬，邀遊嘉興的前一夜——廿五年七月廿七日，原擬早些就寢，明天好乘頭班車啓行，那知躺在床上，高興，快活，興奮，熱望，都湧到枕邊來，強把兩眼閉上，還是不能入夢。翻來覆去，到了二點鐘，才朦朧睡去；可是陡的又從夢裏高興得跳起身來，一看已是五點鐘了，便下床沐浴進食，喊醒了大郎，又約了浩然，吉光，秋雁，一同出發。這時已是六點四十分，距開

車時候，祇有廿分鐘了。

在車站上遇到朱鳳蔚兄，他也剛到，正在買車票，便也替我和秋雁買了二張，我們三人便同坐在一節車裏。唐世昌，胡佩之，馮夢雲，張恂子，汪大鐵，朱健秋，瞿膺軒，施濟羣幾位，也都陸續而來，却坐在另一節車裏。車至西站，市府參事周雍能先生也來了，便和我們坐在一起。周先生本來和鳳蔚兄約好同行的，却因有點事耽擱了，所以趕到西站上車。

無意中談到浩然兄的相術，反正閒着無事，便去拉他談談，以破旅途的岑寂。浩然說鳳蔚兄在若干年前，幾乎有性命之虞，此後卻是一帆風順了。不錯，鳳蔚那時正在北方辦報，因為宣傳革命，觸怒軍閥，下通緝令，他從後門走出，不到五分鐘，軍警已破前門而入，他的同社被害的有三四人，他獨能安然脫險，真是間不容髮。所以鳳蔚兄聽到浩然這話，便也尊了他一聲神相之名，果然不虛。

從上海到嘉興，車行兩小時又二十七分鐘，在過了七星橋後幾分鐘，車已慢慢的停了，大家在嚷着「嘉興到了！」

「嘉興到了」！是啊，總有到的時候，無論這距離是多麼遠，我們坐在火車上，正好比走着人生的旅途，有的是在莘莊下車了，有的是在松江下車，有的是要到長安杭州才下車，我們却在嘉興下車。這其間雖有時間的不同，地點的不同，但是無論怎樣總有到的時候，總有使你不能不下車的時候啊！

這時其石兄已在車站等候，大家握了手，由他領了我們走到湖邊，坐上預先雇定的項家畫舫。這畫舫，俗稱絲網船，可容三四十人，有匠床，有籐榻，用朱漆髹得奐然一新，還雕刻着許多古代人物，塗作金黃色。船裏備有酒菜，代價大約每席三十元，以前可以在船裏打牌，所以生涯很不錯，最近禁了賭，自然要受影響。但有些人便改變辦法，約了十人，每人拿出三塊錢，便可在船上消磨一整天，吃飯問題，也都解決了。（一桌菜可分午晚兩餐）

來許亭抄詩

船由七八個人在船頭搖着雙櫓，慢慢的向烟雨樓前進，嘉興的鴛鴦湖，烟雨樓，是我所久已聞名的，單看這兩個又香豔又風雅的題名？已夠人神往；何況我對於這個湖樓，祇是在到杭州去的時候，從車牕裏曾經如飛的一瞥之外，今天還是初次來臨，自然感到分外高興了。大家都坐的坐，躺的躺，在休息着，我却站在船頭上望着，似乎科舉時代的舉子，在待着發榜，心是那麽活躍着；但並不如舉子們在高興之餘，還要擔着萬一名落孫山的憂慮，因為嘉興的烟雨樓，早已給了我很好的印象，那便是董其昌的詩：

「風吹明月墮魚梁，讀罷殘書倚綠楊；湖上藕花樓上月，踏歌驚起睡鴛鴦。」

到了烟雨樓，艤舟步頭，我跳上了岸，跨上石級，猛記起塵無對我說的話，

他說：「你走上煙雨樓大門時，最好是閉着眼睛，因為那裏的兩旁，一邊是個賣烟紙雜貨攤，一邊是放着一條長檯，披着一方變了色的白布，上面放了幾瓶汽水，那情形教人見了會感到不快。」但我並沒有聽了他的話，閉着眼進去，因為雖是惡劣，也得看他惡劣到怎樣的程度；所以我因為塵無的話，倒反而去看看那變了色的白檯布，也許這白檯布的顏色，是比塵無所見時，會變得更髒了。那幾瓶汽水的牌子，我也細細看了一遍，自然這汽水也非塵無所見的那幾瓶了，要不然，我將為這賣水的人可憐了！不過在我到時，檯旁的板凳上，並沒有人坐着，祇有一些塵沙，留在上面，很顯然的可以見到。雜貨攤上排着幾盞紙糊小荷花燈，紅紅綠綠，到也具有一點吸引力，有一個小孩，正迫着和他同來的人要買。

走進了大門，便有一方石碑，矗立着，那是乾隆的御筆題詩。江浙的名勝地，差不多都有乾隆的御碑，好似名勝地要是沒有乾隆的御碑，便不成其為名勝；而凡是經乾隆到過的所在，便都成為名勝，如果再有他的御碑，那更生色不少了。

。但我却因見得多了，反覺厭惡，並沒有勇氣去讀他碑上題些什麼，而且他的詩根本便不見佳，不必因為我們的祖上做過他的奴隸，便還要我們去硬捧場。

轉過一道小門，便是亦方壺，廳上堆了許多凌亂的雜物和酒缸，右邊的桌上，放着一些菜蔬，左邊用板凳架着一張鋪，攤了一條破蓆，和用舊絮裹成的一個枕頭。階前一隻煤球爐，一個中年婦人，正在煮菜；簷下還晾着短袴破襪。我瞧了一眼，並沒有細細欣賞，覺得這正是一份平民住宅，要不是那方亦方壺的匾額還懸着，我決不會知道這是煙雨樓勝景之一。亦方壺前，原有虎豹獅象四峯石，取其形肖；現在却祇賸幾塊假山石歪來側去的躺在草地上，有一塊却有些像條狗，要找虎豹獅象的形像，已是不可得了！我們在這裏還拍了一張照，如果沒有到過此地的人，見了這照片，一定會在讚賞這裏的風景；却不知我在拍照時，正見着那晾在竹竿上的袴管，給風吹得在飛舞着，爐子裏的煤氣，鍋子裏的油味，是一陣陣地直向我的鼻子裏撲來。

來許亭在烟雨樓西北隅，爲邑人紀念郡守雪門許瑤光所築。許在紅羊劫後來治斯郡，凡十載，秩滿將入覲，鄉人扶老攜幼，攀道遮轅，不忍許離去，許起而謂之曰：「我豈去汝哉？國家故事，秩滿報政。引對畢，還郡視事如初，今航海而行，往返旬日許耳，我豈去汝哉？」於是衆皆喜，以其既許我來也，因以名斯亭。現亭也已敗落不成樣，亭中分置破桌四條，凳八，几和椅數事，似一小飯肆。四壁俱嵌石刻，有南湖八詠，卽許雪門所題書者。我和鳳蔚兄讀了一遍，覺得詩很清麗，鳳蔚兄要我把它抄錄下來，登在報上。我雖覺抄全了八詠很費事，但一轉念抄詩總比做詩容易，從這八首詩裏，可以看出南湖的風物，也可省我少寫許多字來紀敘它。於是我便掏出日記簿，墨水筆，暫充一回文抄公。鳳蔚幫我一句一句的唸，我便一句一句的錄了下來：

「南湖煙雨」 湖煙湖雨盪湖波，湖上清風送權歌；歌罷樓台凝暮碧，菱荷深處水禽多。

「東塔朝暎」
地隣東海曉波黃，縹渺朝雲捧太陽；吳越河山都入照，卻饒
孤塔早霞光。

「茶禪夕照」
西麗橋波洗暮鐘，江天倒影落霞紅；茶禪寺外灣灣水，霜葉
蘆花一釣篷。

「杉關風帆」
蘇州估客布帆輕，買醉楓橋趁晚晴；一路東風吹酒醒，夕陽
紅泊秀州城。

「漢塘春桑」
處處青溪處處桑，綠蔭低護古池塘；鳴鳩喚醒黃梅雨，知否
江村四月忙？

「禾墩秋稼」
繡壤縱橫晚稻田，青林紅樹起炊煙；西風無恙秋收好，又話
黃龍紀瑞年。

「瓶山積雪」
試上瓶山莫畏寒，樓台白玉倚闌干；雪晴海國陽春早，攬入
梅花一色看。

「韭溪明月」萬古清流勝蹟留，月波樓在韭溪頭；白雲散盡長天碧，搖曳江城鐵笛秋。

鳳蔚兄正在唸着，周雍能先生也過來吟了一遍，吟到漢塘春桑那一首，兩人都不約而同的在讚美着，歎爲絕唱。走出了來許亭，鳳蔚還在背吟那首詩句，想像着「處處青溪處處桑」的風物。據董巽觀先生對我說，許雪門的詩文集，已由商務印書館付梓。

烟雨樓吃茶

鑑亭在來許亭前，許雪門建以紀念嘉禾耆舊者，今也破落，亭內安着一條長桌，鋪着白布，上面放了幾瓶汽水啤酒；亭前還掛了一張硬紙塗上幾筆顏色寫了不少字，是一方時代化的酒旗，我覺得商業氣味太重，便也匆匆而過，沒會逗遛。

烟雨樓的東南隅，有御碑亭一座，當然又是乾隆的大筆了，碑上的詩句，沒有注意，壁上的長樂砲台四個大字的石刻，却引起我們觀摹的興趣。另一石刻，記明長樂砲臺的題名，說是「榮王勞千歲之治禾邦也，於四門之隅，添設砲臺，以壯軍威，而靖胡氛，因命得順司厥事。癸開（丑）季夏，南城砲臺，又將告竣，遂名之曰長樂，取國祚綿長，長樂未央之意，勒諸石以志不朽云爾。開朝勳臣勅天燕楊得順撰」。本想構張拓片，以貽太平國史研究專家簡又文先生，惜不可得，楊的歷史不詳，會當問諸簡先生。其石兄言此石刻，是開築馬路時掘出的，現在却和乾隆的御碑，放在一起，倒也夠尋味。

烟雨樓很軒敞，對子掛了不少，好的却不多見，廳的正中，懸了兩面黨國旗，和總理的遺像，這一來，遂使鴛鴦湖畔，充滿革命氣象。其石招呼大家休息一會，於是大家坐下，便有人泡上茶來，果然如塵無所說，清茶之外，還有幾碟瓜子大王。塵無認爲茶役拿瓜子上來時候，還向人說「這是上海來的」，惡劣萬

分。但我却僥倖坐得遠，並沒有聽到這介紹詞。

走上烟雨樓，滿湖景物在望，雖然不及西湖有聳翠的山巒作屏，却也教久困塵市的人，胸襟爲之一開。聯語很多，鳳蔚兄一一讀後，祇是搖頭，覺得有玷勝地；祇對於陶元鏞撰的一聯，認爲還渾成，那聯是「問斯樓幾閱滄桑，鴛鴦一夢！看今日重開圖畫，烟雨萬家。」最可厭的，是那些聯上，都給遊人用了鉛筆，塗着阿貓小牛等台銜，因爲牆壁上有禁止塗抹的牌子，所以便留名於此，好似如果不留個名，便有負此行了。還有更可笑的。便是在小便處的粉牆上，也有兩行題句，中國人的愛慕風雅，便溺不忘，真可說是無微不至了。

樓外數十步，平臺臨涯，卽釣鰲磯，嘉靖龔勉的石刻猶存，憑闌眺望，前面却是荷池；在荷池裏會釣出鰲來，未免滑稽。但我非考古家，却也不去管它，反正池裏的荷花，開得很盛，倒也大有可觀，「映日荷花別樣紅」，別的花卉，弱得可憐，一經暴日，便將枯萎；可是荷花却獨有抵抗精神，越晒越生氣勃勃呢。

我們來時，正值驕陽當空，雨自然不會有，我想樓既以烟雨名，當然要在雨天來遊，才能領略烟雨之勝。不過雨雖沒有，煙却是有的，那便是我們嘴裏噴出來的香煙，我們並非論語派中人，卻大家都銜了一枝紙煙。

塵無把煙雨樓說得不值半文錢，這話自然有點過火，他祇介紹我到這兒來打個中覺，當時我便好笑着：「打中覺何必遠遠的從上海跑到這兒來？」在烟雨樓打中覺，和在先生閣打中覺還不是同樣的一無所覺嗎？在烟雨樓上下兜了一會，沒有什麼可觀，便坐着吃茶，心想不如便打個中覺吧，卻是總閉不上眼，塵無知了，定會在笑我心爲物蔽。

這時叔雄兄來了，和來賓招呼了一下，子佩叔良也坐了第二班車趕到，蝶衣卻因遲了一步，走到車站，車正駛行，不及到來。

鴛鴦湖的船孃，是大家聞名已久的，我們提起後，叔雄便教人去找此中最有名的雲寶來，她是嘉興王人美，穿着一件藍色挑花紗旗袍，細草編成的平底鞋，

年紀約在二十開外，臉上塗得雪白；但還欠到家，一點一點的雀斑，無法教它不從粉痕裏透露出來。她見了人，很是羞澀，低着頭遠遠站着，也不肯坐，態度很勉強，一點不自然，知她是老於此道，故意造揉矯作着，教人看了，覺得渾身不舒服。我細細從她的頭，看到腳，以及身材服裝，却找不到和金燄夫人王人美一些兒相似，這嘉興王人美的雅號，不知從何而來？大概嘉興人還沒曾見過王人美吧？

吃了茶，又吃了麵，大家才回到船上。

嘉興人談嘉興事

吳慧斧先生來函

靈犀我兄史席：疊見禾遊文章，輒動鄉思。我禾向稱澤國，有水無山，（城中有所謂瓶山者，亦大土堆而已。）所謂山水風景，僅其一，當不如西湖遠甚。

「嘉興人開口烟雨樓，天下笑之」明季才人山陰張宗子已先諸君言之矣。然宗子

此言非譏烟雨樓，乃譏嘉興人焉，不信請閱宗子所著陶菴夢憶，第六卷第七頁，固曰：『烟雨樓故自佳也。所謂長蘆高柳，空濛似帶烟雨。湖外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艤舟於煙波漂渺，柳灣桃塢，癡迷佇想，若遇仙緣，灑然言別，不落姓氏，間有倩女離魂，文君新寡，亦效顰爲之，淫靡之事，出似風韻。』予讀此深嘆張子風流勝於其友袁中郎陳眉公輩，既曰仙緣，又曰淫靡，敢謂古人風流究不及今人也。禾遊文字，以兄之記獨詳，若謂鴛湖勝景，僅僅如此，是其石叔雄，桃源漁人不願再以津口告劉太守也，其餘如劉伶墓。鳳蔚世昌應往瞻拜。元梅道人吳仲圭居處，近在春波門外；三塔茶禪寺有東坡三過亭；縣衙西學宮內有宋孝宗產地，（流虹亭）及海內聞名之馬券碑。杉青閘畔有羞婦亭，（即買臣馬前潑水處）東塔後之朱墓，好歌如大郎，亟應一往。樓畔亭館內猶多名人碑碣，（書畫十年前已被人偷盜盡矣。）前輩藝人蒲作英墓誌，即爲吳缶老所書。至董其昌書魚樂國三字，魚字上半截久已不知斷向何處，後乃許瑤光太守所

補，始成完璧。惟氣息不屬矣。長樂炮台石碑，紀年癸開二字，兄解作癸丑，恂子亦作是解，實誤。有關史實，不敢不向兄述之：洪楊軍到禾已在金陵被圍時，實爲庚申年。後四年始於四門建砲臺，恂子謂開字乃洪軍所諱之地支，固然，惟非丑耳。初發覺者爲譜兄陳子謙君，謂癸丑離洪軍到禾前尙有六年也。弟亦深覺有誤。乃遍查洪楊正史野史，卒於王紫詮（天南遯叟）所著甕牖餘談第七卷第二頁「洪逆瑣記」中，有云「洪好改字，不可以意測，如改聖爲正，國改郭，火改亮，卯改榮，丑改好，亥改開等，不勝枚舉。」則癸開實爲癸亥，（癸丑當署癸好），年代攷衡相合矣。諸君釋爲丑字，原屬有疑，都擬詢之簡君又文；簡君果熟於洪楊史事，自必知之。弟因關於故鄉史實，輒考得如是，特函以聞，並希告恂子諸兄也，弟近頗事藏書，惟辛勞所入，不足言藏宋藏元，然明清善本，亦具一二，尤多野史，兄如公暇，不妨請光臨劈瓜共讀之也。弟慧斧頓首。

浙江嘉興之兩個太平天國遺碑

簡又文先生來函

陳靈犀先生在嘉興看見太平天國遺碑一塊曾爲文紀之。其後又有吳慧斧先生投函論及此事。關於內容，兩君皆有詢問於余之言。謹就所知，作此小攷證，以報兩君，并以質高明。

前在「東南大觀」一書（杭州東南日報出版）得見嘉興新發現之太年天國遺碑拓片攝影，其上額橫鐫「太平天國」四字碑文曰：

榮王芳千歲守禾四年增高城郭添造砲臺以成萬萬年永遠之基癸開春仲復於大西門興修砲臺以壯軍威而防胡妖誠籌備之善也名曰永安取永久平安之義工既竣爰誌其由來於右

開朝勳臣勅天燕楊得順監造

靈犀先生所見之碑則另是一塊，上有「長樂砲臺」四大字石刻，另有碑文

云：

榮王千歲之治禾邦也於四門之隅添設砲臺以壯軍威而靖胡氛因命得順司厥事癸開之季夏南城砲臺又將告竣遂名之曰長樂取國祚錦長長樂未央之意勒諸石以誌不朽云爾

開朝勳臣勅天燕楊得順撰

考嘉興城於清咸豐十年（陽歷一八六〇年太平歷庚申十年）四月爲太平軍所佔（見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守將爲廖發受，卽兩碑文內所言之榮王是也。證諸永安碑「守禾四年」一語，時期無誤。所謂「芳」千歲者，（陳文作「勞」千歲想是筆誤）是太平朝諸王之特別稱號。此爲其朝制之一：各王於某王爵號之外，均另頒一字稱號，天王乎曰「某胞」，臣下則稱「×千歲」，如千王稱福是。

立碑之年，兩者皆在「癸開」，時卽清同治二年癸亥，亦卽陽歷一八六三年，而在太平期卽爲十三年（參覽謝興堯：太平天國史事論叢內「太平天國歷法

考「一篇」。太平朝制，改字甚多，或由避諱，或由忌諱。其改亥爲開，改卯爲榮，改丑爲好之類，皆屬於忌諱者，蓋以亥音同害，卯音同毛（粵中俗語卽沒有之義），丑音同醜，誠爲粗野之輩所不喜也。忌諱改音之習，盛行於吾粵，如讀豬舌（蝕）爲豬利，鴨肝（乾）爲鴨潤，讀書（輸）爲讀勝之類是。太平龍興，滿朝文武，多椎埋屠狗之輩，崛起艸莽，等於漢高明太之世。其俗鄙妄謬可哂之處，固不勝數矣。慧斧先生所指出之點，誠爲不誤。

監造兩砲臺者爲楊得順，勅天燕則其爵位也。太平朝創立五等世爵曰：義、安、福、豫、燕、（另有侯爵）各冠以天字。其時爵位濫封，尤甚於「爛羊頭」一。勅天燕僅榮王部下偏裨耳：事蹟不可考。

榮王廖發受因修葺城池，四門均築砲臺，守禦甚力，故清軍攻浙之役，嘉興戰事至爲劇烈，同治三年二月，蘇軍李鴻章令部將程學啓、劉秉璋、李朝斌、潘鼎新、率重兵圍攻，并有洋兵洋砲爲助，苦戰多時，始攻克之。程學啓卽於是役

被彈子中腦受傷而死者。城破後，清軍於井中獲廖發受殺之。（見平浙紀略卷十）今日讀此遺碑，猶令人想起當年勇烈戰事，不禁唏噓與歎矣。

廿五，八，十二，於斑園

簡又文先生第二函

靈犀先生：

昨日借社友謝子五知，陸子丹林等，同赴嘉興，特爲探訪太平天國兩遺碑事。細察碑文，乃知榮王之下確是「勞千歲」三字。前文誤以爲「芳千歲」者，蓋以前所見，只係永安砲臺碑拓本之照片，字跡模糊，甚似「芳」字故。但兩碑之勞字上從「卅」，與榮字同，皆係一種簡寫法，非親見兩碑文細加比較，不易辨之，謹再奉數行，以更正前言。並候撰祺。

弟簡又文頓。

畫舫門酒

在煙雨樓大門外的雜貨攤上，買到一本鴛鴦湖小志，大略翻了一遍，很是高興，因為從這小志上，知道鴛鴦湖上，有不少名勝，足供遊賞。可是仔細一查，卻又不免有些不信任了，如許雪門所說的「古樹浸碧水，青挂珊瑚鈎；彩雲結不散，化石依高樓。」的亦方壺，現在却已成爲灶間了。把小志上所列的許多名勝，問其石兄，連其石兄也都搖頭不知，我卻又懊悔買了這本小志，使我感到格外的失望。

船慢慢的搖到湖心，另外還有一艘，也已泊在那裏，這時兩條船便聯在一起，下錨停着，我又覺得失望，問叔雄兄如何停舟不發？剛吃過麵，肚子還不餓，飯也吃不下，何不趁這時候搖着，到別處去玩玩，我以爲這裏除了煙雨樓外，至少還有幾處名勝可以去看一看。叔雄卻安慰我道：「別忙，準使你滿意，到了晚上，蕩船去玩，那才有趣；這時烈日正猛，怎能游得？」這話也有理由，好在晚上有得玩，何必爭遲早，便也很高興地和大家談笑着。

船的兩旁，卻泊着十多條叫做赤膊船的小船，單從這赤膊兩字上，便可知道除了船之外，船上是別無所有了。還有幾條蓋着蘆蓆篷的小船，那便是船孃的船了。我暗怪主人何必這般大舉，兩條大船之外，還雇了這多小船？後來才知大船是不能搖來搖去的，如果要游湖，或是上煙雨樓，必須另坐小船，免得爲了大船，影響到小船的營業；所以許多小船，都麤集攏來，準備做我們一筆生意。

沒多時，張宴入席，一共三桌，除了我們從上海來的賓客外，還有幾位嘉興朋友，益發熱鬧了。我因戒食葷腥，不要佔了座位，便端了一杯啤酒，躺在船頭的藤椅上，獨自低酌着，看着碧油油的湖波，望着綠沈沈的樹木，不覺已把杯中酒喝乾了，倒也不必以漢書爲下酒物。

幾位嘉興先生，都是酒國英雄，他們是有組織的，準備和上海朋友們決一雌雄。我們同伴中，如鳳蔚，世昌，吉光，佩之幾位，雖也工飲，可是鳳蔚吉光因天熱戒酒，世昌佩之在火車裏已喝得醉醺醺，祇有膺憲叔良在應戰，自然非所敵了。

吃過飯閒着沒事，便也顧不得烈日當中，約了吉光，同上赤膊船，到湖裏去兜風。這赤膊船小得很，船夫又是盤坐在船頭，一槳一槳的打着，那船便一顛一顛的幌着。我有些着急了，便教他在煙雨樓下停舟，繞着仄徑，走向煙雨樓去。在樓下東南隅，見到董其昌題的魚樂國石碑。這魚樂國的勝蹟，小志上也有提到，照我的想像，以爲那是和杭州清澗寺的魚樂國差不多的；不過養着幾條大魚，在那裏游躍着罷了。那知如今向石碑前的湖塘一看，祇是污水三尺，蘆葦叢生，國已不國，那裏有魚？即使還存有三二尾，在這個環境下，還那裏談得到樂字？和吉光相與歎息了一陣。在煙雨樓上，又喝了一壺茶，吉光送我回到畫舫，他却獨駕扁舟，放乎中流。這時已是四點多鐘，幾位喝酒的朋友，還在痛飲着，他們的豪興真不淺。

有好幾個船孃，都在我們船上，嘉興王人美之外，還有阿七，阿荷，其餘的却不知名，她們丰韻楚楚，都比王人美好，但是名聲都不及王人美大，要非王人

美也和處士一般的純盜虛聲，那麼她必定別有媚人的功夫了。浩然說阿荷有些像我的女友志明女士，仔細一瞧，果然具體而微。志明已是綠葉成蔭，她見到浩然還在問起我，所以我瞧着阿荷，舊時情事，湧上心頭，正如湖波受風，禁不住在激盪着了。

過了六點鐘，大家都辭別主人回上海，留的祇有我和大郎，浩然，膺憲，及潘伯都先生五人，洗杯更酌，他們又在喝酒了，我們却自管吃晚飯。

船家女

鴛鴦湖一名南湖，分東南湖，西南湖，東南湖卽煙雨樓那裏，西南湖在長水塘，故有鴛鴦之目。這時斜陽已落，暮靄蒼茫，正是水波不興，清風徐來，大家便都坐了小艇蕩湖，我雖胆小，可是爲要領略夜湖之勝，也躍躍欲試，滿想找一船孃，替我打槳。恰巧這時來了一條小艇，在篷底下竄出一個小姑娘來，很矯

捷的跳上畫舫，要我們去游湖；可是沒人理睬她，她却還在兜攪着。她的姿容態度，都還可取，很婉孌的含着淺笑，向這人搭訕着，和那個攀談着，雖然在她笑貌嬌聲中，看不出半點可憐的樣子，但她也是給生活的鞭子在揪撻着，不能不向人裝着笑臉呢。我倒並非出於憐憫的同情，含有什麼慈善性質，祇因正想游湖，便拉了大郎，跳下她的船，因為她的船較大，還有老媽子在把舵，比較穩妥些。俯身爬入篷底，却是用板搭成的一張小榻，還堆了兩個刺着花好月圓四字的枕頭，我和大郎，便相對躺着。那小姑娘也下船解纜，由船梢的老媽子慢慢打槳，向東南方搖去。我教那小姑娘也去幫着打槳，老媽子却回說不消，慢慢搖着，並不吃力。那小姑娘坐在我們對面的船板，在榻旁的一張小檯子上，拿了兩只玻璃杯，從熱水瓶裏倒了兩杯白開水，又在榻下拖出一隻洋鐵罐，裝了一盆瓜子，撈了一把給大郎，又撈了一把給我。我坐起身接過瓜子，仍放在檯上，謝了一聲。檯上除了茗具之外，還有一面小鏡子，一瓶花露水，一盒香粉，篷間，掛了

許多照片，還有一張印的畫片，在枕邊那木板上，還掛了一小方鏡框，是白紙上寫了一首小詩，用了目力細細辨認，也還看得出上面寫的是：

「玲瓏嬌小動人憐，體態天真別樣妍，預祝明年花事起，滿湖春色獨占先」。

大郎看到第三句，罵聲狗屁。我却以爲用這等樣的詩，送給這等樣的人，倒也相稱。

「兩位尊姓」，在相對無言的寂靜氣氛裏，她忽地首先動問了。

我對她說明後，便也問他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做潤玉。在問明她的名字後，我們不知還該說什麼話，於是便又相對無言。

那老媽子覺得我們無話可說，也許會使我們感到寂寞寡歡，或者竟影響到他們的營業收入，便插嘴道：「兩位少爺，我們這小姑娘，生成笨嘴，又不懂什麼，真待慢兩位了。」

「不，你的小姐很漂亮，討人歡喜呢。」我忙敷衍了她一聲，又指着問潤玉道：「她可是你的媽媽？」

潤玉點着頭，又含笑道：「侏是生得不好的」。

老媽子却嘮嘮叨叨的接着說道：「侏潤玉是一向躲在家裏，不到外面來的，要不是她的姊姊潤寶死了，沒有法子想，她也不會出來呢。」她壁說壁點了一盞洋油燈，從枕邊的小門裏授結潤玉，看潤玉把燈安放在檯上後，便隨手把那扇小門拉上了。大郎見了這情形，不禁向我扮了一個鬼臉，我也報以會心的微笑。

船慢慢在搖着，外邊的天色已是黑越越的，辨不清已是到了什麼所在。隔了一會，聽得老媽子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話，潤玉走到船頭插了篙子，繫着纜，原來船已泊着了，我也原諒她年邁力衰，該讓她休息一會，反正外邊的景物，已是瞧不見，搖着和泊着，原是一般的。但向兩邊窗口一望，煙雨樓的燈火已不見，別的遊船也無有，黑沈沈的上一色，船却泊在湖心，我倒又有點胆怯起來了。」

我們還是泊到那岸旁的樹蔭下，不是涼快得多麼？」我便托詞這樣的說着，大郎却向我微笑着。

「湖心風涼得多呢，岸邊還有蚊子」。老媽子答道。

潤玉插了篙子，回到艙裏，指着她的白衣上的泥點道：「害我濺得一身湖泥。」我便拉她坐在榻旁；撫着她的肩道：「你們爲什麼都是穿着同樣的白衣黑袴」？她說這是規定的服裝。我便告訴她王人美剛才却穿了一件紗旗袍。她說那是違規的，給局裏人見了，一定要抓去的。在她的襟上，見到一枚菱形的證章，上面刻着南湖船女四個字。

從燈光下，見到她的面頰上，也和王人美一般有幾點雀斑，大郎說有雀斑的女子，主淫蕩；她們做了這賣買，當然不能不淫蕩，也當然不能不有雀斑了。我想這話未必可靠，大概還是多塗抹了鉛粉的緣故。

大郎又隱約其詞的問起船孃伴夜的事，她假癡假呆的佯做聽不懂他的話。雖

然會有人對大郎說，這裏的船娘，祇要化十多塊錢，便可結個露水姻緣。這話即使不虛，可是給他一問，她也不好意思承認了。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船娘當然不能例外。但照我的觀察，這種副業，未必興盛，她們也未必視副業為唯一收入，要不然，她們必定要用話來打動游客了。所以我笑對大郎說：「大概她們是夜渡無人舟自橫的時候多」。

打開了話匣子，潤玉却怪會說話，她說下次我們來時，她將隨我們到上海去玩，在來禾之前，可以寫信給她，她會到車站來接我們，或者到車站旁的東園茶樓去找她，準可找到，因為那裏是船娘的大本營。我聽了這話，祇是微笑着，笑她太會說話，今天祇是匆匆一面，便訂後約，未免交淺情深了。大郎却笑着拍掌道：「苗頭十足」。

孤零零的一條船，浮在這柔軟的湖波上，給微風吹着，那船便有些簸動着，湖波也起了縐紋，似乎不能勝載：我的心房，也和船一般在震動着，便催她解纜

回去。她的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但我却自知沒有冒了險，擔着驚，去滿足她的期望的義務。

南湖之夜

在船頭上搬了兩張籐睡椅，和大郎對躺着，上弦的月色，雖是那麼模糊，星也不多；好在天空却還清朗，沒有浮雲掩抹着，不必舉頭，便可欣賞着大自然的景色。可惜時非七月七，我們又沒有研究過天文，不然臥看牽牛織女星，並且在鴛鴦湖上臥看，那更動人遐想了。湖上風來，吹得衣裾都在飛舞着，真是翩翩欲仙了。大郎很得意的說，到了這時，才領略到南湖的勝趣，他們早車來，晚車走的幾位，未免虛此一行了；如果可能的話，便一輩子浸在這湖波裏，也不會覺得厭倦的呢。

煙雨樓上燈火通明，從濃蔭裏透露出閃爍的光輝，不必瞧見樓上的游人，便

可知樓上的游人正盛，並且可以揣想到他們快樂的形態。在釣熬機畔，在來許亭前，說不定還有一對一對的素心侶，正在密密情話，或是指點着湖上的煙波。如果他們見到我們這條畫舫，泊在湖心，他們也許會想像到船上人的豪情盛概，而在豔羨着吧。但，朋友，你也不必羨慕我，我也不必眼熱你，大家易地而處，便都會感到其樂不過如此罷？不過這一點，大家都還不會想到罷了。朋友，你在煙雨樓，我在鴛鴦湖裏，大家所處的地位，都不錯呢，何必相羨？

叔雄們在湖裏兜了一會也回來了，却是爲了添酒。見我和大郎很枯寂的坐在船上，便又促着我們再去盪舟。我再三的辭謝，他却迫着非去不可，我強笑答道：「我在這裏坐坐躺躺，很是舒服，何必一定要我去串草船借箭的魯子敬呢？」叔雄拍着胸脯道。「有我，你放大胆好了。再不然，我們幾條船鎖在一起，那總萬無一失了」。我沒有辦法，祇得點點頭，可是剛要跨下船，兩腿已在發抖，未免趑趄起來了。這時阿荷王人美等都在他們船裏，阿荷便對我說：「還是坐那有

篷的船，好嗎？」我點着頭，她便扶我跳下她那繫着的空船，然後把幾條船鎖在一起，慢慢前進，我暗自好笑，魯子敬倒唱起連環計來了。

阿荷仍回到那船上，我獨自躺在篷底，閉着眼，任他們擺佈，把我搖到什麼地方去。我懷了這個念頭，心也定了，胆也壯了，湖風從船梢吹來，兩個褲管，都裝滿了風，和燈籠那麼的漲大，涼快極了，舒服極了。王人美們似乎在唱歌，歌聲很輕，我又躲在篷下，沒會聽清楚。這時我還是閉着眼睛，用我的冥想，在想像着湖上的風光。

過了一回，我睜開眼來了，從那見方的船窗裏，向外探望着，那墨藍色的天空，小得比這船窗大不了多少；月也沒有，星也沒有，雲也沒有，什麼都沒有，祇是好像一方比陰丹士林布還要濃黑的布，掛在窗外。星呢？月呢？雲呢？都往那裏去了啊！低下頭，望着湖波，寂靜得好似入了睡態；知道這時船是搖得很輕很慢，所以連一些波紋都沒有。這時已搖到什麼所在，我都不知，那天，還是濃

黑的一塊。

我吸着紙煙，仍對那天空瞧着，覺得天空本來是清淨寂靜，一無所有，星也，月也，雲也，原是適然而來，便也適然而去，人們何苦要向一無所有的清淨寂靜的天空，去找那星月；而見了無有星無有月的天空，還在詫異着，失望着？便是這南湖，本來沒有我的足跡，我也是適然而來；到明天，適然而去，依然沒有我的足跡。

把煙灰從窗口輕輕彈到湖裏，我又想到人生。在這個世界的若干年前，並無我在；再過若干年後，還是無有我相。我的來也是適然而來，我的去也是適然而去，對於這個世界，還有什麼留戀？正如我手裏的紙煙從煙葉製成煙捲，經火一燃，霎那功夫，便化成灰燼了。

我又想起聚仁兄在我的扇頁上，錄了他的好友黃芝岡先生的詩：「虛無，虛無，屋上有兩個小貓，對蹲着嗚嗚地叫；叫到臨了，還是兩隻小貓，虛無；虛

無」！虛無虛無，到頭來是連兩個小貓都沒有了，那會再喊出虛無的呼聲來？正像我這時所見的天空，清淨寂靜，一無所有。

天是永遠不變的，人呢？那就不忍言了！在多少年後，這湖上，這樓上，雖然還有不少的翩翩裙屐；可是已不是我們這一批人物了！而湖也，樓也，雖然不會變得那麼快，但滄海桑田，梓澤坵墟，又誰能料得呢？

轉過頭，向這邊船窗望去，叔雄正在喝酒，放下酒杯，又幫着榜人打槳，一會又放下槳，端着酒杯，跳過別的船，向人勸酒，他的興致好極了，我在羨慕着。但也僥倖沒有和他同舟，不然，定要擔受一些虛驚。大郎朝天躺着，正在打噴嚏，知他已是受了涼。

在湖裏盪着已不知多少時候，忽地阿荷跳過我的船來，低聲說了一句「到了」。

「到了」，又到了，我想起車上那話，是啊，總有到了的時候，何必留戀？

我站起身，毫不猶豫流連地，跳上大船。其石大郎也都上了船；叔雄伯都膺憲浩然四人却餘勇可賈，便添了酒，又向湖波深處搖去了。

由其石兄領導我們到大東旅館，開了二個房間，我和大郎同室。想起聚仁兄一連給我五封長信，我却沒會回過隻字；又逸芬弟知我有南湖之游，要我報告游蹤，以當臥游，便想把湖上的情事感想，寫信分致兩位；可是精神很疲乏，躺到床上，已呼呼入睡，雖有臭蟲蚊子在侵略着，我也沒會覺得。大郎因為睡不着，便在燈下寫稿。

膺憲兄們回來的時候，已是三點多了，喝得爛醉如泥；叔雄更是醉得如狂，幾乎把船都弄翻了。他們在替我慶幸早回；但我却暗羨喝醉了酒的豪情狂興，祇怪自己太怯弱，連醉都不敢醉一回。

湖上瑣記

七時起身，漱盥畢，其石兄至，同往寄園，在可居可眺之齋吃茶，吃點心。地很幽靜，並有扶疎花木，要不是我們還打算到別處去走走，在這裏坐上半天，倒也不錯。其石兄說這裏有許多有閒並且有錢的朋友，真是寫意，每天早上到寄園來喝碗茶，吃些點心，看看報，談談天，午刻回家，早有傭僕們端整了中飯。吃過飯，打個中覺，四五點鐘醒來洗過浴，上酒館喝酒，吃晚飯。晚上便上煙雨樓，或是鴛鴦湖，一天功夫，便這樣很閒散舒適的過去了。這種生活，我也羨慕，但期諸於二十年後。

我吃了一碗冬菰麵，其味未必見佳，他們吃的是鴨麵，大郎却讚不絕口，說到嘉興來，如果沒有吃到這麵，真是虛此一行；以後如果有人來游嘉興，祇要勸他上寄園吃鴨麵，別處可以不必再去了。這話顯是在吊我胃口，我却笑而不答。出寄園，上其石家，見過嫂夫人，便到楞嚴寺隨喜。大殿上那尊大佛，高約丈餘，其石兄說是銅製的，紅羊之亂被毀，後從泥裏掘出，已損兩指，今却重行

修補過了。這樣一尊偉大的銅製佛像，工程的浩大，概可想見，我們真覺得瞻之彌高了。折入方丈室小坐，主持鏡清，是其石的方外交，出與客見，殷勤招待，禪房花木，別有清趣，坐在那裏，却又不想走了。人間清福，都爲出家人享盡，爲之妬煞。大郎却對我說：「出家人的清福，到底敵不過足下的天倫之樂」。我便是爲了家累，才不能享到清福。

楞嚴寺旁有一道小河繞着，水色渾濁，有鄉婦正在那裏洗滌衣服，寺的垣牆上，刻有傾脂河三個字，這河名是多麼香豔呀！曾讀某清人筆記，有傾脂河詩，那時把這詩唸得爛熟，在腦子裏留下了一種旖旎風光的印象，如今詩已全忘，若要把詩裏所寫的傾脂河來和所見的傾脂河相比，却有霄壤之別。其石兄說，從前這河旁都是歌館曲院，正如阿房宮賦「明星粲粲，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所以河稱傾脂。如今從這河水裏已是尋不出一點脂粉氣了。

嘉興名勝，據我所知的，有杉青閘，落帆亭，三塔那幾處地方。三塔離此太遠，所以我便提議上杉青閘去，浩然因天氣太熱不贊同，便也去不成，掃興得很。其石兄要陪我們到市上去看看，我因此行並非考察市政，調查商業，便也反對。經衆取決後，還是坐車去看叔雄賢伉儷。

因爲沒處去，在叔雄的寄生草堂裏坐了好久。叔雄伯都近來都受了浩然的影響，潛研相人術；所以和浩然談得很投機。我於此道爲門外漢，沒有半句聽入耳，便笑對其石叔雄兩位道：「我於相術，也曾下過研究功夫，談言微中；你們不信，聽我道來。我觀兩位，近來氣色大不好，主在昨今兩天破財。見了沒有？」說得大家好笑，浩然却罵我吃豆腐。

吃過中飯，他們還在論相，我和大郎坐在椅上打瞌睡。想不到在煙雨樓上沒會打中覺，却到這裏來打中覺，大概到了嘉興，是會使人非打個中覺不可的了。午夢回來，還祇兩點鐘，離車行時候尙早；看來也不會再有什麼地方可去，

便獨自到田野去晒了一回太陽。在寄生草堂旁，有座竹園，濃蔭滴翠，倒很幽涼，本來在這裏可以徘徊幾分鐘，却有幾個鄉人，躺在板凳上，在那裏尋夢，便也不要驚動他們了。樹上的清蟬，鳴聲不絕，「知了，知了，」不知牠們知了些什麼？我聽了一回，却研究不出所以然來。

回到草堂，又坐了多時，吃過西瓜，俟到快近四點鐘，才辭了叔雄夫婦，上火車站，其石兄還躬自送行。

北站挨搜

在車站又挨了三十分鐘，列車纔到，所幸旅客不多，座位寬暢；車行之後，涼風吹窗，倒還舒快。這次到嘉興來，承叔雄其石兩兄殷勤招待，破費了他們不少時間金錢精神，很覺過意不去；而使我坐在車裏，還戀戀不捨的，那倒不是鴛鴦湖裏，煙雨樓頭，却是還有幾處沒有去看一看的名勝。即使那些地方去了之

後，不會如想像那麼的美，可是到了這裏，不去看一看，總覺是件憾事。

潘伯都先生見我遊興很好，本想約我坐長途汽車上湖州去，他的季父有別墅建在那裏，可供憩息；却因當天不能歸來，我的工作又沒有預先料理好，當然去不成。潘先生便約在秋涼後，招待我們去玩兩天。

雪兒在我赴禾的前一天，便要我回來時帶些嘉興土產給他，我也答允他買幾斤南湖菱，料這時雪兒已在屈指計算歸程，或是站在門外，候我回家，他的腦子裏，必在想着我回來時，兩手持着很沉重的湖菱的情形。那知時令尚早，菱還沒有；但我也不能使雪兒失望，菱雖沒有，藕却買了幾節，捨得我的兩臂在發痠痛。大郎說我天倫之樂，我想這爲了拾藕以致兩臂痠痛的滋味，鏡清和尚是不會嘗到的罷。

行前沒有遇到羨藜，不然倒要煩他替我介紹一見詩影女士——他在吞聲小記裏，所時常提起的那位女詩人，這也似乎是件憾事。

車抵北站，走出月台，浩然兄提了一隻小皮篋，却被一位警察攔住，施行檢查；接着便挨到我，起先在衣袋裏摸了一回，可是還不夠，便替我解去長衣的衣紐，還不夠，又解去短衣的衣紐，我有些奇異了，他爲什麼這樣嚴搜我？這才使我發覺自己的兩條腿是在抖着，心房也震得很厲害。我自己也暗好笑着，既不犯法，又沒攜帶違禁品，爲什麼這樣驚慌着？但我却沒法制止兩條腿不發抖，却連兩條臂都在抖着了。大概昨夜的草船借箭沒唱成，這時要全部表演出來了。那位警察，似乎故意和我開玩笑，連墨水筆，褲帶，手帕，汗衫，都一一細細的檢查到，足足查了十多分鐘，使我面孔漲得通紅，他才住了手，很窘的樣子，瞧着我扣紐扣說：

「幹麼發抖？」

這我才明白他所以這樣嚴搜的緣故，便也很勉強的笑着回道：

「幹麼發抖？我也不明白。但我手裏抓到兩張中風，便會發抖；何況經你這

樣來勢汹汹的一來，那敢不抖」？我的確抱歉得很，累他費了這多功夫，却是失望得很，一無所獲。但我也敢埋怨他，這正是他的認真辦理，我要是做了他的長官一定要有重賞。所僥倖的，他還有不認真的時候，要不然，他越認真，我越抖得緊，他越不能不認真，那麼這一幕戲將沒有閉幕的時候了。

如果我是個公務人員，襟間掛有一塊證章，我想他必不會檢查我了，我也不必唱草船借箭了。於是我又想到徐遂初先生說我三十八歲官從天外飛來的話了。宦海滋味，我也明知未必便佳，腦子裏決不作如是想，如今爲了免得唱露天戲，倒又覺得做了官在這等處也可佔到不少便宜，或者在警察先生檢到我的袴帶時，却發見繫着了一顆斗大黃金印，那麼他也會唱一回草船借箭給我看了，甯非快事？

大概的確賤命注定沒有牢獄之災，要不然，也許會被邀到局裏去耽擱幾天，這倒並非莫須有的三字獄，罪名便是「幹麼發抖」？

嚴搜既畢，我是匆匆走了，却沒會注意到那位警察先生的號碼，否則我將和他做個朋友，使他漸知我之抖也，由來已久，可以表示我的坦白；不要使他事後還在懷疑那廝「幹麼發抖」？

我想祇要所在地警政辦理的嚴密，即使有不肖的人，要想販帶違禁品，却又何從販得？即使販到目的地，又何從脫手使用？車站輪埠的檢查旅客顯然可以無須，祇是取病行旅罷了，充其量也祇是一種治標辦法，說不定還有多少流弊；即使認為在未能治本之時治標却未可廢，那麼可於車輪行駛時施行之，免得耽誤妨礙旅客的時間。

寫到這裏，我替自己僥倖，心臟病並沒有因此增劇；但我又想到萬一那時因為受了過度的震駭而把心房驚碎了，那又怎樣？我真不敢往下想，那位警察先生來勢汹汹的猙獰面目，還赫然如在我的筆尖下，於是我的手又在發抖了，字也寫不成了，祇得連忙帶住，不能再寫了。

偷窺

幾個人聚在朋友的亭子樓裏，胡亂談着，談得很有勁。就中有一位，忽然靠着窗口向對面一望，好似哥倫布發見了新大陸，很高興的回過頭來，對大家低聲叫道：「看，看，看！」隨即把電燈熄滅了，空氣格外來得緊張。

從窗口向對面望去，正是人家的一間廂房，也有兩扇窗，所以望過去，可以見到廂房裏的器物情形。房裏的電火是亮着，牆壁粉得很新，陳設着的傢具。也還精美；但這並不是大家所注意的，大家所注意的，是房裏的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她穿了一件小背心，一條短褲，在洗臉。洗臉過後，她便對着梳粧台，

用乾毛巾在擦臉，搽粉，畫眉，梳髮，點胭脂，細模細樣足足費上了四十分鐘。天氣是那樣的熱，她一壁在理粧，一壁禁不住的淌着汗；她對於汗看得和黃河決口一般的嚴重，誠恐汗珠沖落了臉上的脂粉，時時刻刻不停地取過乾毛巾，在臉上輕輕地按着。旁邊站了一個老媽子，正在替她打扇。她整粧以後，又換上旗袍，穿上高跟皮鞋，對着玻璃鏡，從前身到後身，從頭頂到足尖，仔細端詳一下。她好似熱得很難受，奪過了老媽子的蒲扇，很用力的在扇着，那老媽子却取過香水，替她在身上洒着；又在抽屜裏，拿出一隻皮夾交給她，她才轉身出了房門。

她這樣費事的裝扮着，却連累了我們這幾個和她不相識的人，都站得脚痠了。她走出了門，我們才開電火，大家回過一口氣來。據說熄火的原因，是怕給他們瞧見了我們在偷窺，將會發話的。可是那位首先發見新大陸的朋友，因為她換上旗袍時，是躲在屏風後，不能給他瞧見冰肌玉骨，認為是件憾事。又從亭樓主人口裏，知道她是一位出賣肉體的姑娘。

偷窺原是登徒子的行徑，也是不道德的行爲，但是天下事如果你用嚴肅的眼光去看，即使是幕趣劇，內裏却也含有一種意義，甚或是有一點悲劇的成分。這姑娘爲了出賣肉體，不惜工本的塗上許多脂粉，不惜破功夫去梳粧打扮，想用工去裝點成個美多嬌，去取媚她的主顧；雖然在這麼炎熱的天氣，還是不能不把自己的肉體，去供人享受性的快樂，並且還連汗都忍住不敢流，怕損污了自己的顏色，不能博得主顧的歡心，這是多麼可憐的一回事！

過了十多分鐘，弄堂裏有一陣女子的皮鞋聲，坐在窗口的那位朋友，探頭向外一望，忙道：「來了，來了！」大家又似瘋狂地擁到窗口望着，果然是剛才那位姑娘回來了。她走進廂房，把皮夾向檯上一丟，撅着嘴在和老媽子說話，是很不高興的樣子。朋友偷偷的說：「是打回票」。從時間上和她的表情上，顯然這筆交易，是沒有成交，白白地費了她二刻多鐘的裝飾工夫，可知這出賣肉體的生意，也正不易做！

當我別了朋友下樓，那姑娘正坐在門外納涼，我想走上前安慰她兩句：「姑娘，你別氣惱，你的肉體雖然沒有賣成；你的人格却可少留一點污點，也正值得呢。我愛姑娘，我希望姑娘天天得到這樣的結果，倒可把殘餘的清白保守住。」可是我總沒有這勇氣很冒昧地去對一位驀生姑娘說出這樣的話，並且我又想到在人道主義上看來，我們該爲她少給人們蹂躪一次慶慰；可是在生活問題上，我却又不能不默祝她的生意和春花一般的茂盛，因爲她是靠着出賣肉體爲職業的一個人。

「姑娘，我真不知該怎樣祝福你？」

弔嘉震兄

嘉震兄果然不出醫師所斷，在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上午悄悄的離開這個世界了！在寄病兄告知我嘉震兄的病已入膏肓，我便天天打算去看一看這可憐的孩子；但一天一天的延宕着，竟不及在他沒有斷絕呼吸之前見到一面。

我和嘉震認識還是在去年他和貂斑華鬧訂婚的時候，記得有一天晚上，他來看大郎，在樓梯旁遇到我，大郎便替我們介紹；他告訴了我許多關於貂斑華的事，這雖是片面之詞，可是我從他的談話裏，已看出他是一個誠懇老實的青年，便也引起了悲憫的同情。後來又從朋友那裏知道他和袁美雲的一些事，更在替他

担心，——這樣一個誠懇謹愿的青年，怎能經得起這多的刺激？

——他已死了，這最後的一面，總不能不去看一看，雖然在他生前，我們也不過見過三五次面；但他的死，實在死得太可憐了！在十七日午飯後，便約了萬秋，塵無，大郎，同上上海殯儀館。我因前幾天受了一點風寒，咳嗽頭眩，精神很萎靡，內子怕我不能支持，一再問我「可以不去嗎」？但我終於扶着微病，坐上了車子。

他們三人在車裏互談嘉震生前的可憐，死後的可憐，又從嘉震談到貂斑華袁美雲；我給車外的風吹得頭目森然，沒精打彩，却連一句話都沒會說。蓋棺論定，對於嘉震的死，除了可憐兩字之外，更不知還有什麼話可來吊輓他！

在上海殯儀館的大門口，居然高掛着陳府的牌子，這時正另有一份喪事人家在舉殯，樂隊在吹奏着淒哀的調子，送喪的汽車，一輛一輛的銜接着，有二三十輛之多，車上都放着花圈，情形頗不落窳。但是嘉震兄呢？他的靈座在那裏，都

找不到。問了館中的辦事員，他才點頭道：「陳嘉震嗎？……有的，有的。」便導我們走進後面一間技士室，把電火開了，屏風移去一扇，才赫然見到嘉震兄僵臥在手術檯上。身上是覆着一方藍布，面部已經化粧，很白皙，可是消瘦得已不成模樣，要非說明了，我們決不信這僵臥在手術檯上的便是嘉震。塵無端詳了一回，却還懷疑「這是不是嘉震的遺屍？」行過了禮，我祇是默告道：「嘉震兄，你死了也好！像你這麼熱情忠厚的人，那裏容你活在這個世界裏？」

走出了技士室，我們唏噓嘆息他的身後蕭條，死得這樣冷清清，連靈座都沒會設，連伴靈的人都沒有一個！問館中的辦事員，可有人來過？他說有是有的，但也寥寥可數。他又說：「嘉震的屍體，是瘦得祇賸一把骨，我們對於這樣一個青年攝影記者的死，也同樣感到悲憫，所以一切都盡義務，並沒有人關照過，却已替他打過防腐針。」我們問明了大殮的日期，（是三和公司林澤蒼兄在主持着，嘉震送入虹橋療養院，也是澤蒼之力。）便代死者謝了一聲，登車而返。

在途中，萬秋悲憤極了，他提議該有去訪問袁美雲的必要，袁美雲是嘉震生前的唯一好友，別的不談，交誼總不會在袁美雲的腦子裏磨滅了吧？我們雖也料想到她也許已得消息，爲避免記者先生的訪問，早已躲開了；但如果不遇，便由我們四人列名留張字條，說「陳嘉震死」也好。

不出所料，袁美雲已出去了，祇有袁太太在家。我們不得不撒個謊，說是電影公司來的，要見袁太太。他們聽說是公司來的，才讓我們跨進小客廳，在沙發上坐下，壁上掛了不少美雲的照片，正向着我們倩笑。

袁太太下樓了，萬秋和她見過的，招呼了一聲，便告訴她陳嘉震死了。她「噢」了一聲，接着說「到沒有知道。……這人認識是認識的，但和我並不對，見面連招呼都不招呼」。她沈吟了一回，又道：「既然他死得那麼可憐，幫忙是應該的，那麼託諸位帶十塊錢去買點錫箔燒燒罷。」我們忙說此來並非募捐，贖儀可直送到上海殯儀館，大殮的日期是明天。「她回說沒有人送去。萬秋冷然道：

「袁小姐也可去，去去也無妨」。她聽了這話，頭和手裏的扇子一般搖着道：「那不行，她忙着拍戲。明天，……明天聽說還有事呢。」的確，明天袁小姐還有事，袁太太雖沒說明，我們却都已知道，那便是嚴春棠老板做壽，她要去道賀，還要登台客串平劇，那裏還有閒功夫上上海殯儀館去？即使有閒功夫，也是不高興去看那死人的。

「嘉震生前也是捧我們袁小姐的，但是他走錯了路，走上了歪路……」。袁太太接着說出這樣幾句話來。

「人已死了，他也不能來和你鬥口，我們也不願聽這些話。」大郎很氣忿的搶着說，我們也不願再多談，站起身走了。

「是啊！嘉震的確是走錯了路，所以會走上死路，可惜袁太太的話不早些說，要不然，嘉震也不會這麼的死了呢！但是在嘉震走錯路的時候，袁太太並沒有提醒他一句，却還笑吟吟的對嘉震表示十分親熱，那面孔態度，比我們今天所

見的，要好看得多呢。」我在車上，這樣胡亂想着。

第二天中午，匆匆料理了一部份工作，飯也沒會吃，便和大郎坐了一輛車子，向上海殯儀館駛去；那知嘉震兄却已草草成殮，送到永錫堂去了。我們便趕將去，總算幾位送殯的朋友都還沒會走，由寄病兄導我們至丙舍，在遺榷前行了
一個三鞠躬禮，又送了一份薄儀，這大概便是對於一個死友盡了最後的義務了
罷？

死了也好，如果人們的天良都還沒會完全泯沒，那麼有人在午夜無寐的時候，必定會捫心深覺歉仄；或者竟會使他或她們在夢裏驚醒起來，受到良心的譴責。

持螯

蟹爲介屬，橫行江干，雙螯軒舉，恃爲矛戟，人或近之，怒目相向。

吾曾觀夫蟹之聚衆橫行，意氣之盛，不可一世；及爲人所獲，縛以繩，投諸釜，乃溼沫作聲，奄奄欲斃，誦某詩人「秋老難逃一背紅」之句，吾殊嗤其暴而不智也。

雖然，蟹之爲蟹，又烏足嗤之！彼人而蟹者，際茲金風送爽，玉露滴秋，又詎能倖免一背紅乎？東籬獨酌，傾觴持螯，不禁重有慨焉！

偶然在舊稿中，翻到這一則關於蟹的雜感文字，屈指一算，是在十二年前寫

的。現在恰又正是大街小巷，都貼着洋澄河大蟹上市的招紙的時候，便引起我寫這篇稿子的動機。

蟹有堅甲，有利器（螯），照理宜可橫行一世，但想不到也會給人當下酒物！那位發明吃蟹的朋友，我真佩服他的勇氣，像這樣形狀可怕的東西，要不是大家都在吃着，我見了牠，準會害怕，決不信牠也是人們食品的一種。

我吃起蟹來，慢得很，先吃蟹螯，最後吃蟹身，量也很小，最多不過兩隻已足。在吃第一隻蟹螯時，滋味最好，吃到蟹肉蟹黃蟹膏，便覺味也不過如此了。清道人生前最喜吃蟹，有李百蟹之稱，我想他的嘴的構造，要是和常人無異，那麼這許多蟹，定會嚼得他齒痠舌麻，辨不出一些滋味來了。

大概爲了吃蟹手續太麻煩，聰明的人，便發明炒蟹粉，煮蟹羹之類的吃法。其實吃蟹的方式，固然似乎欠文雅些，非用手不可；但必須這樣吃法，才覺有滋味。炒蟹粉之類，吃固便當，味却大減；原因便是太易吃了，倒反而不及辨滋

味。所以雖然有許多文雅人，在吃蟹時候，也甯可暫時扯下文雅的假面具，不惜以粗野的姿態來出現了。

「持螯賞菊」，據說是風雅事，又似乎持了螯，必須賞菊；或是在賞菊時候，必須持螯，才夠得上俱併的風雅條件。我也曾嚮往這種雅人深致，可是持螯不難，祇要化上一二毛錢，便可買到一二隻蟹，縱然不是大蟹；但天井裏連尿布都沒處晾，那有餘地，可以栽菊？這種風雅勾當，却苦沒有實現的機會。有一次恰巧有個賣菊女子，在門外走過，便化了八個子，買了幾枝，插在花露水瓶和墨水缸裏，又買二隻蟹，準備風雅一下，代價却很便宜，還不到四毛錢。我持了螯，對瓶裏的菊花，端詳了十多分鐘，却也感不到一些雅的氣息。蟹的味道，不因對菊而加美；菊的顏色，也不因持螯而增妍，很是失望。大概持螯賞菊，祇好拍在照片裏，或是繪成畫，題上持螯賞菊圖幾個字，如果解得吟詠的，再平平仄仄的寫上幾句，那才覺得似乎是很風雅的了。再不然，菊花祇是做持螯者的背

景，用極幽澹的菊花，來掩飾這極粗野的吃法，並非對了菊，於持螯上有別的什麼收穫。除此之外，我真想不出螯和菊一定要舉連在一起的緣故了。

站在後門口，無意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孩，正握着一把蟹腳，背着人在偷吃着。據內子暗地告訴我，這孩子是對過包飯作裏的學徒，剛才在出蟹粉，大概這蟹腳便是偷取來的。我也不問他是個怎樣的人，蟹腳又是從那兒來的？我却靜悄悄站在一旁偷看着，他並沒有覺得，還是在不斷的嚼着，雖然祇是幾隻蟹腳，却也嚼得津津有味，幾乎連殼也要一起吞下肚了。我看他那種快意的情形，逗得我也幾乎滴下涎來，要非不好意思的話，定和他要一隻腳來嘗嘗味；因為我所吃到的蟹，從來不會和他所吃的那樣有味；即那些吃到他所剔出來的蟹粉的人們，也準不會似他這麼覺得其味無窮。這真想不到，蟹的美味，却給這替人出蟹粉而祇能偷食到幾隻蟹腳的孩子所獨享到，這個理由，我永遠猜不透。其初，我以為蟹腳定比蟹粉味美，後來自己也會細細一試，却又不然；內子替我解釋，說是因

爲那孩子沒有吃到蟹粉的滋味，所以覺得蟹腳的滋味很美了，這話姑認爲有點近似，所以我便接道：「那麼，但願他永遠沒有機會嘗到蟹粉」。內子罵我這話說得太殘酷，其實我倒全是好意，因爲蟹粉的滋味，實在也並不怎樣好，比他吃的蟹腳，一定更不如！至於那些吃到他所剔出來的蟹粉的人，一定不會想到蟹腳也會有人在偷吃着；如果覺得蟹粉的味道，並不怎樣美，那是因爲他們並不知蟹的美味，已從蟹腳裏，給人偷食去了！

從此之後，每當傾觴持螯時候，總會想起那位偷吃蟹腳的孩子，於是也「不禁重有慨焉」，那倒不是爲了「秋老難逃一背紅」了！

雜

寫

二四四

蟋蟀

記得住在滬西時候，到了秋的季节，在門外的草地上，便可聽到唧唧的虫聲，我雖不是詩人，認為這唧唧的虫聲，可助吟思；却也愛聽這個調子，因為可以破我的岑寂。自從上了年紀以後，對於蟋蟀，一點沒有好感，也提不起什麼興趣；但還愛聽牠的唧唧鳴聲。這幾年來，却已好久不聞秋虫的歌唱了！

大概蟋蟀和小孩特別有好感，就是我在童年時候，也會在散課後，跟了同學，到闌北坟山堆裏去捉蟋蟀。那時胆子似乎比現在大得多，在荒坟破棺的周圍裏，鑽來穿去，一點不覺得害怕，現在可沒有這種勇氣了！那時的養蟋蟀，並非

爲聽虫鳴，却愛看蟋蟀鬥；大概人生的愛好，也跟着年齡而轉移吧？少年時候，喜歡那種尙武精神，到了中年，便着了閒適的魔，老年人的心理，又是怎樣，我却還不能知道，也非這同一階級以外的人所能揣摩得到的。然而這也祇限於中國人，因爲中國人都容易染了未老先衰的病症，所以才上中年，便已暮氣沈沈，一點沒有勇猛的精神了。

在蟲類裏，蟋蟀是可以被稱爲勇士的了，牠那種狠鬥的精神，要戰得斷牙折腿，才肯罷休。但這種狠鬥，也祇限於同類，我們從來不會見到一個蟋蟀，在和別的蟲類鬥過。幼年時候，我會捉了一個油葫蘆，放在盆裏，故意用草去撥引蟋蟀的鬚牙，要牠和油葫蘆打上一仗，油葫蘆是不會鬥的虫，祇要給蟋蟀咬上一口，便可取牠的性命；但蟋蟀却老不肯開牙，祇是在盆裏逃來逃去，你要是把油葫蘆捉去，另放上一頭蟋蟀，那就一見眼明，非戰個汝死我活不可了。

現在想想，真覺可笑，費了許多功夫，把蟋蟀捉來，又好好費了許多心情去

養活牠，却不知所爲何來？但蟋蟀於我，却也有使我不能遺忘，那便是十多年前，在申報自由談上寫的一則短文：

宋之亡，亡於賈似道之顛倒於蟋蟀也；明之亡，亦亡於馬士英之酣嬉於蟋蟀也。蟋蟀一微虫也，既亡宋，又亡明，其魔力顧不大哉！芭蕉牕下，幽鳴如訴，不勝感慨系之。雖然，以鬥蟋蟀爲戲，尙足亡其國，况人而蟋蟀者乎。

這是我以文字去換到金錢的第一篇作品，那代價雖很可憐，好似祇有幾毛錢，却使我知道自己的文字，竟也可以換錢，也就喜不自勝了。但也因此，我便鑽進了這筆墨生涯的圈子裏，到現在還是無法擺脫。所以如今聽到蟋蟀的鳴聲，一半使我引起文字生活的紀念，一半又在憎恨這小東西，把我拉進這個圈子裏來。

唧唧的虫聲，偶然地在天井的石板下發出奇響來。

「蟋蟀，是蟋蟀！」雪兒聽到了，也高興得喊出聲來，走到天井裏，在四壁探聽那蟲聲從什麼地方發出來。又用了鐵器，在他所聽到的地方，在掘去泥土，想把牠捉到了。

「別捉了，捉也不會捉到的」。我提高喉嚨，在禁止他，意思是留牠在那裏唱着秋光曲，不是很有意思的嗎？

雪兒那肯住手，但費了十多分鐘功夫，兩手還是空空，祇是塗滿了污泥；蟲的鳴聲，却也不再聽到了。這大概是我父子們兩個不同心理的衝突的結果吧！

白果

燙手熱白果，

糯是糯來大是大；

一個銅鈔買三顆，不買來就要挑過。

剛吃過西瓜，白果的叫賣聲，又聲聲送到耳邊，物候更換，歲月如流，聽到白果的叫賣聲，便使人悚然知道秋的季节，已到人間。雖然這幾天的秋老虎，還是那麼熱得可怕，然而總覺有點秋意了。歐陽修說秋聲是從樹間來，我却認為秋若有聲，那便是白果的叫賣聲；即不然，也該說這是秋的報道。

一個銅鈿買三顆，白果在我孩提時候，的確還會吃到這種便宜貨，後來却逐漸增高；到一個銅板買三顆，如今是一個銅板有時連三顆都買不到，物價的增高，大概和人們的年齡，是成爲正比例吧。在我再活個二三十年後，也許要幾個銅板，才能買到一顆白果。

如果賣白果的是個蘇州人，他用着軟語曼聲。唱出叫賣白果的曲子，倒也很動聽；但說白果好像鵝蛋大，却未免宣傳得太誇大了。我從來不會見到那麼大的白果，要是有的話也該送到博覽會裏去陳列着了。可是叫賣的人，不管白果到底有怎麼大，總是誇大地吹，說好像鵝蛋大；買的人也從來沒有人去責問他的欺妄，要他拿出鵝蛋大的白果。因爲欺騙誇大，都是這個社會裏做人做買賣的一種技巧。

一壁在曼聲叫賣，一壁用着貝殼，在鐵鏊裏炒白果，發出那種「殼落殼落」的聲響；現在更用那碗片瓷片，在鏊裏炒着，又篤篤地在鏊沿敲着，這正好比舉行大廉價的鋪子，雇了樂隊在吹奏着，吸引顧客，方法倒也相當聰明，可是那聲

響却刺耳得很，我聽到了便會感到厭惡。

白果的味，帶些苦澀，是果類中的劣品，不知何以也會成爲應時食物，愛吃的人那麼多？把白果製成羹湯，加入冰糖，味還不差，可以吃吃；但這原因還是在冰糖上，所以我吃白果羹，祇愛喝湯，不吃白果，有人笑我何不直撻痛快的便喝糖湯，這個詰問，我可沒話回說，却也並不會聽信這人的話，便去喝糖湯。

普通的果類，都是吃外邊的肉的，白果却不然。我們所吃的是白果仁，白果是落葉喬木，春天開花，很小很簡單，沒有花萼花瓣，色白，帶些淡綠，初秋結實，形狀很像杏子，顏色也是黃的，外面有薄皮，內含肉質，有核，包着一層白色堅硬的薄殼，這便是我們所吃的白果，因它色白，故名。經霜後，皮肉都爛，才能取核作食。爲什麼它的肉不能食，祇能食它的仁？那就莫明所以然，也可說它是果類中的怪物。我對於這怪物的認識，還是新近從一位鄉下人嘴裏聽來的，大概有許多都會人，都還不知道。

白果是銀杏樹的結實，其實該稱它做銀杏仁。大的銀杏樹，有十丈高，前年遊南嶽，還見了一株六朝時代的銀杏，還會開花結子，想不到六朝人種樹，到現在還能使後人得食其果。我的故鄉，沒有銀杏樹，在江浙地方：也難得見到，除了廟宇裏之外。銀杏一名公孫樹，原因是它成長得很慢，要公公手裏種植到孫子手裏才得有果吃；大概也是如此，種的人便不多，誰願下本錢，做這遠期生意？

味既苦澀，照理孩子們總不歡迎它，但雪兒們，却時常向他母親要錢買食，因為孩子多，總要買十多個銅板，才夠分配。他母親見了買來的白果，不免在嚙嚙着，以前一個銅板可買多少顆，現在是貴得多了。是啊！以前我和雪兒那麼年齡時，向媽媽要二個小錢，可在小手裏買到一把，如今……如今是做父母的人也不容易做了！

燙手熱白果的叫賣聲，又傳到耳邊，給孩子們多化幾個錢，倒也不必疼惜；所疼惜的倒是一年容易，非多化幾個錢，便能把光陰買轉來的！

一陽之疾

一陽墜地已十個月，體格倒還壯大，祇是血色差點，這是先天的關係，所以時常染了傷風咳嗽之類的微疾，使他的母親，很爲担心；但是初生的嬰孩，却又不便進以滋補的藥物。

在前幾天，他又咳嗽了，真便買了一瓶梨膏，沖給他服下。那知這一來，他的咳嗽更劇，忙教石橋弟替他診視，才知他是「寒風束入，痰溼內聚」。梨膏性涼，所以服後肺氣閉塞，呼吸急促，症勢非輕了。第二天石橋仍來診視，可是病勢有增無減，他爲了「自己的斧，不能破自己的柴」，也是同於以前某名醫所說

「若是他人母，當用白虎湯」的軼聞，他覺難以處方，便介紹到朱叔屏醫士那裏去診視。第一次脈案裏寫的話，和石橋說的差不多，但因石橋不肯處方，却已增加了我的幾分焦急。那知第二次朱醫士的方上，却又加了「症在危途」四個字，更使我焦慮萬分了。雖然在一陽墜地時候，我對朋友表示，這祇是多了一位債主；但如今見說這位債主，已是「症在危途」，爲了天性之於人倫的關係，却又使我不能不默默禱告着：「我願以畢生的心血，來爲這位債主做牛馬」。

爲了一陽的害病，我和真自然是爲了愛子心切，都在焦急着，也都在互相埋怨着，我罵她沒會細心保護嬰孩，她說我不能分她的勞。彼此心緒都不甯，便時時引起了我倆的勃谿。

眼見一陽的昏沈沈狀態，呼吸是那麼急促，咳噎是不會稍止，還發出一陣陣的呻吟聲，知他是難過到極點了。近來我的心靈，更是脆弱，受不起一點戟刺，那忍眼見一陽這樣的沉重病態，還是硬着頭皮走罷，我實在不能再在家裏，更多

逗留一分鐘了。可是剛到館裏坐下身，心裏却又在罣念着一陽，不知他服藥後有些轉機麼？電話鈴聲一陣的響，我的心便格外震動得厲害，「不要是家裏來報告一陽的病狀麼？」「還是趕快完了工作，回去看他到底怎麼樣？」但方寸已亂，手裏執着筆桿，却不知應在白紙上寫些什麼？別人的稿子，我在翻閱着，也沒會瞧清內容說些什麼？越是慌亂惶急，越是辦不了事，足足挨了三個鐘頭時候，才勉強敷衍了事。跑到家裏，祇見真抱着他在室內踱着，他是躲在他媽的懷抱裏，閉着眼，發出一陣陣的呻吟聲，呼吸還是那麼急促。我問真「怎樣了？」她祇回說了「差不多」三個字，臉上呈着憂鬱的神色。我舉手去撫着一陽的額角，熱還未退。

「祇有幾個月的小孩，那里受得起這般的磨難痛苦；如果可代的話，我倒願把他的病，移在我的身上，我或者倒還熬得住呢。即使熬不住，我也不忍他來受這般的苦，可憐的孩子！」她抱着一陽在踱來踱去，自言自語的這般說。

「弟弟醒了」。雪兒很是高興的嚷着。我忙放下飯碗，走去看他。往時他見了我，因為我總是要迫他笑，所以他總是先笑着，或是伸過小手來要我抱。在我到館裏去的時候，總要握着他的右手，向他說聲「阿歇會」；回來之後，又去抹着他的臉，問他「吃過了晚飯嗎」？他不能回答我的話，祇是笑，有時格格的笑出聲來。可是他這時見了我，眼睛也不對我瞧，灰白瘦削的小頰上，一絲笑痕都沒有。摸着他的手，他却亂搖着，抹着他的臉，他却嗚嗚的哭起來了。我心裏越發愁悶，却又百般要想逗他笑，但他那裏笑得出？大概他並不知道他的一笑，有釋我心頭千鈞重擔的力量；如果知道，他無論怎樣的難受，也必不吝在灰白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來。

為要逗他一笑，在袋裏掏出剛才領到的一筆稿費，把幾張法幣，搥在他手裏道：「一陽，爸爸給你錢，待你病好後，去買糖果吃，買小大衣穿。這你該高興了，笑，笑一笑！」但他把手一揮，紙幣散落在地上了。「他是一個純潔的小

孩，那裏會給這萬惡的金錢所誘惑？我真不該這樣做！這正顯示了我的卑劣心理。『我自己責備着自己。但這可見金錢也有技窮的時候，它是不能醫治人類的痛苦的。』

吃過了晚飯，我到街上走了不少路，買了許多他所喜歡的玩具回去，滿想他見了一定會快樂得笑出聲來。那知我把一件一件的玩具授給他，他都不受；我一件一件的玩給他看，他也都不瞧上一眼，祇是在呻吟着。

煎好了藥，真用了小匙，慢慢地灌給他吃。他揮着手，閉着嘴，搖着頭，不肯服下，把藥汁濺滿了圍涎，這自然是爲了藥味很苦的關係。我幫着真，緊握着他的手臂，強制的把藥灌下，他沒法拒絕，祇是號哭。我暗自告訴他道：「孩子，人們到這個世界裏來，原都是吃苦來的，將來你會嘗到人間的苦味，比這藥汁還要苦上幾倍，這一點兒苦味，又算得什麼呢！孩子，別怕苦，你就吃了下去吧！」孩子那裏懂得我的話，還是在哭。真不忍見他這般的哭，便放下匙，抱他

在踱着，一劑藥分做五六次，才得灌下肚。

在枕上，連書也沒心緒看，却又翻來覆去不能交睫。真是素來貪睡的，躺到床上，便呼呼地酣睡着了，可是這一晚，她也睡不穩，一會兒起來撫着一陽的額角，探看熱度會否退；一會兒側耳細聽一陽的呼吸聲，又一會兒在替一陽被兒拉拉好，防他受了寒。於是我便想起童年時多病的我，知道我的父母，也曾爲我擔了許多心，費了許多劬勞。現在我那慈愛的父母，却都已去世了！而父母所爲我担心勞神的，現在却輪到我來負起這個責任了。

第二天，一陽的病勢已有轉機了，我和真心頭方覺一輕快，又給他服了兩三劑藥，他才漸漸恢復了康健，臉色也有些好轉了。真抱着他在踱着，他又露出一點笑容，真也很快慰地在笑着。自然，我的精神上，也覺得很是愉快，但我不知怎的又回想到童年時多病的我，又回想到我的母親爲了我的多病的擔心勞神，好容易把我養得長成，如今我已是三十五歲的人了；但她老人家，却已不及見她那

已成人的兒子了！於是我又想到再過三十五年後的一陽。到了那時，我和真不知已成了個什麼樣兒，恐怕一陽即使偶然有點兒傷風咳嗽，我倆已是不能再替他擔心勞神了吧！想到這裏，我望着真，正想把我所想到的話對她說，她却還在逗着一陽笑，便也不說了，走去握着一陽的手，他却格格地笑出聲來了。

雜
寫

1160

牛的故事

真因為體弱，又是產了好幾胎小孩，並且沒有好好的調補，所以對於哺養一陽的乳水，感到不足，便祇好乞靈於牛奶粉了。我見着牛奶粉罐，時常會引起一些感想：科學越文明，中國人越沒有生路，連初生的嬰孩，都非仰給舶來品，不足以助他的長成！別說中國人抵制外貨是不會成事的，即使外國貨不肯輸進中國來，中國的民族，也將因此受到很大的影響呢！——嬰孩所服的牛奶粉，便是一例。雖然以前市上沒有舶來品的牛奶粉時候，中國人也是一個一個從襁褓中長大起來的；可是如今的情形，却便不同，如果有人統計牛奶粉的入口，我知為數必

是大有可觀。

雪兒見他媽在調牛奶粉便問我牛奶粉從何處來？我回答是「既稱牛奶粉，當然是從牛身上來的。」我這話未免說得太籠統了，便引起雪兒的懷疑：「我從來不會見牛會產下這般東西來過；還有這麼美麗的罐子裝着。」我不禁笑着把牛奶煉成奶粉的經過對他說，然也不過說個大概情形。

「牛爲什麼要吃草，你可知道嗎？」雪兒沈默了半響，似乎想起了一件事，突然這樣問我。

「牛爲什麼要吃草」？這個問題，倒把我難着了。牛爲什麼要吃草，正和人爲什麼要吃飯，同一難解答。我沈吟了一會，才說：「牛因沒有別的東西可吃，所以祇得吃草。」這話答得很牽強，我也知道，然而沒法。那知雪兒聽了這話，哈哈笑着，搖頭回說「不對。」我倒有些窘起來，一半也要聽聽他的解答，便追問道：「那麼你說牛爲什麼要吃草？」牛是仙人罰牠吃草的」。雪兒含笑回說，

是很得意的神情。這個解答，真是出我意料之外，聽得我幾乎要發笑；但我並沒有笑出來，我暗自思量，他所以會把牛的吃草，扯到所謂仙人身上，也許是真告訴他的。真是生長在舊家庭裏的人，深中頑固腐化思想的毒，她的頭腦中，說不定還存有玉皇大帝觀音娘娘的影子在，所以會把自己所不能知曉的事情，拉出一個仙人來作爲下場，要不然，雪兒又怎會說出仙人來？又怎會把牛吃草拉到仙人身上？所以我便對真瞪了一眼，責她不該把神怪的胡說，去毒害一個很天真純潔的小孩子的思想。真却莫明其妙，忙問所以；在我對她說明之後，她是極力否認。

我便回過頭來，罵雪兒胡說亂道，又問他這話是那裏來的？

「不錯的，不錯的，是仙人罰牠的，我還記得明明白白。你不信我找書給你看。」雪兒仍是笑嘻嘻地表示他的得意，說完了轉身去找他的書。

有書爲證，這我可失敗了！這是一本什麼書，我倒沒會讀過。難道書上真是

寫明牛的吃草，是仙人罰牠的嗎？即使書上真是這麼寫着，那也定是齊東野語的一類的書，決不是雪兒所看所讀的書，我真奇怪着。

雪兒把書找到後翻開一頁給我瞧道：「你看，我的話並沒有錯呀！」他邊說邊在笑着。我接過書，正在奇怪着，「這是一本什麼書？」便先一看書面，却是世界書局出版的國語新讀本第三冊，並非瞎說的封神榜，亂說的西遊記，這可把我詫異得回說不出話。接着把雪兒所指的一頁打開一看，課目果是赫然「仙人和牛」四個字，再看內容，大意是說夏天的時候，仙人牽了牛，走到田裏來，指着稻對牛說：「這會長出穀子來，可以給你碾米做飯吃」。又指着棉說：「這會長出花來，可以給你紡紗織布做衣裳穿」。又指着野草說：「這是沒有用的東西，你可以踏壞他，也可以咬傷他」。仙人去了，牛在田旁邊睡覺，醒的時候，他把仙人說的話完全忘了，却把稻踏壞了，棉咬傷了，倒坐在草旁邊很愛護草。到了秋天，仙人跑來一看，就對牛說：「啊呀！你弄錯了。你踏壞了稻，咬傷了棉，

我罰你常常幫人家耕田、種稻，種棉花，不能吃飯，也沒有衣裳穿。你愛護草，我就罰你吃草。」後來牛就永遠幫人家耕田種稻種棉花，不能吃飯，也沒有衣裳穿，只能吃草。

我看完了這個故事，雖然還有點懷疑着，可是有書爲證，還容我不相信嗎？我祇暗自慚愧到此時才知道牛所以吃草的原因；還替雪兒慶幸開卷有益，可以知道這個世界俗人之外，還有仙人。雖然我也可以把盡信書不如無書來替自己辯護，但我不敢說出口，恐怕雪兒反駁一句：「那麼，你又何必命我讀書？」我瞧着雪兒站在一旁，還是笑吟吟地，便也對真微微一笑。

真走過來，對書上瞧了一會，這幾個字，她也還識得，便哈哈笑道：「我對你說神仙是有的，不是嗎？書上也是這麼說，並且是一冊教育部審定的書，還會錯嗎？枉空你也讀過了幾年書！」我遭了這奚落，氣憤極了，知道辯也辯不清，便斂了笑容，把書本子向地上一擲，歎了一口氣。雪兒還當我惱羞成怒，忙拾起

雜 寫

書本子，回身便走，臉上是連笑痕都不敢露出來。

二六六

死人

我第一次見到的死人，是我的祖父，那時我還祇五六歲，不知道人類有生死那兩回事，見祖父穿了外套，戴了頂子，挺倒在鋪板上，闔家的人，都圍在一起號哭着，很是奇異，却不害怕。這已快是三十年前的一幕事，但在我的腦子裏，還留着很深刻的印象，雖然當時跪在一旁號哭着的我的父母，如今也都已不在人世了。

在童齡時候，因為父母的疼愛，決不會讓我跑到喪事人家去，所以在那五六歲後的十年中，雖然約略知道人不能無死的，可是死人却沒會見到；祇是聽人

家提到死人的事，心頭終不免有些害怕，這也是胆小的緣故，並非怕死。

後來我的母親死了；我的父親又死了，當時都會抱着遺骸痛哭，害怕的心情，却也奇怪，一點都沒有，祇覺死到底是人間極悲哀的事。這自然是天性對於人倫所發生的一種不自覺的作用。

到了最近的三五年來，對於死人，却見了好多，差不多沒有一年不要死去幾個朋友或是親戚。在去弔唁的時候，見到遺骸。僵挺挺的躺在那裏，禁不住會引起幾分害怕，和幾分悲哀；縱然我已理解人生遲早總有這麼的一天，我將來也會和那已死的人同樣要僵挺着，任人去擺佈，可是我終沒有法兒遏制我那不甯的心情。

和周小姐談起這事，我很佩服他的胆量，因為她是在一家醫院裏當看護的，差不多時常可以見到那僵挺着的死人，但她並不覺得一點害怕，還要在死人身旁收拾一切。她聽到我關於死的話，噗哧笑起來，很驕傲的問道：「枉爲你是個男

子漢，還要算是個讀書明理的人，人誰又能免一死？既是不能免的事，那就並不會覺得突兀，也就無須害怕和悲哀了。譬如一頭鷄，一尾魚，原是供人宰食的，那麼我們在食鷄啖魚的時候，便也不會覺得害怕或是悲哀了。你們因為難得見到死人，認爲人的死去，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而不知這是一件極平凡的事，和一頭鷄一尾魚的死去，同樣的普通，無須害怕，無須悲哀。我以前對於死人，也和你懷着同樣的心情，現在却已見得多了，便也視爲平淡無奇，一點感觸都沒有了。其實我們每天所接觸的人，他（或她）們離開了死的路，卻已不遠，有的固然把他拉回來；拉不回來的也就祇好讓他去，如果見到他們的死去，都要爲之害怕悲哀，那我們不將嚇煞，也將悲哀成疾，還能安然吃這碗飯嗎？

周小姐把人類當做鷄牛蟲魚一般看待，倒也很有理由，我聽了這話，自然益發佩服他能把人類的生死關頭，看得這般透澈，自愧勿如。周小姐接着又說：「你不見那些替死人收殮的人，他們一點不害怕，把死人擺佈着，穿衣着襪；也一

點不覺悲哀，一壁在收殮，一壁在抽烟說笑。不但如此，他們對於死人，正表示十分歡迎，要是沒有死人，他們的飯都沒得吃了呢」。我忙道：「這已成爲一種職業，把死人當做一種商品，商人對於商品，自然是歡迎的了」。周小姐笑道：「我雖不是靠着死人吃飯，但我對於死人，却也把他看成職業化了，還能引起我的害怕或是悲哀嗎」？

我明白了這個原因，周小姐的對於死人，當做一隻死鷄一條死魚一般看待，不會引起什麼感觸，除了見解透澈外，還有職業的關係。別的人自然不會有這種關係，而我對於生死關頭，還不能勘破參透，所以不免要有害怕和悲哀的感覺了。

在一個月前，周小姐的母親不幸病死了，大殮時候，她抱着已死的母親，堅不放手，在出殯後還一連哭了半個月，把兩眼都哭得像胡桃一般大，親戚朋友們，都勸不住她。我聽到這個消息，我才奇怪起來，她是一個對於生死關頭看得

極清楚的人，人的死去，和死了一頭鷄一尾魚同樣的平淡，她又是把死人看成職業化的人，又怎麼會這般的悲哀起來了？我想來想去，想不出個理由，又不便在這時候去問她，大概她對於已死的人，已能看成和死鷄死魚一般的平凡，卻還沒法把自己的至性熱情，消滅個乾淨，所以她能沒關係的死人，看成商品，而不能不對於自己的母親的死去，哭得兩眼像胡桃一般的大。然也因此，周小姐的心頭的熱火，是證明還在燃燒着，還是個人；要不然，我倒驚異她是個活死人了。

雜

寫

二七三

吃 飯

要是聰敏一點，走出娘肚皮三年，便會懂得；即使愚蠢些，到了四五年，也準會知道吃飯了。這吃飯的工作，是人們到這個世界來後最先懂得的工作，也可見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便是吃飯，世間的一切事業，和一切糾紛，都是從吃飯起，有些人曾經這樣暗自笑着：「一天忙到夜，不知忙些什麼來」？忙些什麼來？吃飯而已，他却把這個大問題忘却了。

總算僥倖，做了三十多年人，對於吃飯問題，却還不會發生過恐慌，雖然大家都在嚷着「吃飯難」，我也深深的感到；可是知其難，尙不會嘗到沒飯吃的苦

味，倒是爲了朋友的請吃飯，會時時感到應酬苦，因而在可能範圍內，便都給以謝絕。明知朋友請吃的飯，比自己家裏的要富麗得多。却也甯可回到家裏胡亂裝下兩碗飯，覺得痛快得多，其實這話說出來，真覺有點罪過，人家是苦的沒飯吃，我却爲了有飯吃而叫苦。

有一天，有位朋友歡宴貴客，邀我作陪，帖子之外，還親來面邀，一股誠意，倒不可辜負，便祇得應約赴宴；原因當然是爲了友情，並非吃飯。要是不去的話，朋友將會罵我「連吃飯都搭架子，將來不要弄得沒飯吃」了。

地點是在四馬路，時間是七點鐘，我在六點半鐘出門，順便到書坊裏去買了幾本書，化了半小時光陰，恰是時候；但還怕去得太早，在那裏一帶看了好一會廳飾，才踏上酒樓的樓梯，那知一問侍役，主人還沒有來。坐等一下嗎？太不成樣，也太無聊，祇得退下來，繼續蕩馬路，走得雙條腿已有些不能支持，一看時光，祇是消磨了十來分鐘，如果回到家裏，這時飯早已下肚了，還用在這裏蕩馬

路嗎？我在埋怨着自己，埋怨着朋友，但我還忍耐着，拖着沈重的脚步，俯着頭，在數馬路上的石子，因為我也知道吃飯難這一句話。

好容易，俟到八點鐘，登樓一看，却喜主人已到；可是客人却還一位都沒有，祇好坐着恭候，心裏雖覺掃興，但比在馬路上數石子，要省力得多了。坐了好久，客人已陸續到了幾位，我是伸長頭頸，望穿秋水，默禱嘉賓速臨，好快些了結這吃飯問題。好僥倖，又零零落落的到了二三位，看看已足湊成法定人數了，但主人的動員令還沒有下，正在忙着打電話。原來那位主角的貴客，大駕還未光臨，主人似乎對於我們恭候了多時的配角，感到抱歉，便向諸人打招呼，說貴客今天有六七處飯局，輪到這裏，時間看來要遲一點了，但他到是必到的，又問我肚子餓了嗎？我忙搖頭表示不餓，一壁忙着瀉茶嗑瓜子，緩和五臟殿裏騷亂的空氣。

主人大概也覺過意不去，不能教我們再等了，便請我們入席。我們在半推半

就下，都坐下身來，開始工作；主人雖再三叮囑侍役，菜來得慢一點，却也沒效，不上半句鐘，菜已過半。主人眼見貴客還是姍姍來遲，心裏很是焦急，臉上一些笑容都沒有，坐立不安的翻電話簿打電話，我見了這情形，實在有些不忍，肚裏雖然餓，却也沒有勇氣舉箸。

又過了好久，貴客才翩然而降，主人笑了，我們照例站起身來招呼，說了一聲「貴忙得很」。貴客笑着點頭道：「的確忙，忙着吃飯」，一天有這多飯局，那裏會不忙？但除了忙着吃飯之外，恐怕再不會有什麼多餘的功夫，可幹別的工作了吧？我在暗想着，貴客又說：「以前忙死忙煞，想忙口飯吃，現在却爲吃飯忙不開交了」。他坐了十多分鐘，菜也沒有吃到兩樣，飯是更不必說了，便舉箸向大家一揚，說聲「各位慢用，先走一步」。他要走了，據說還有兩處飯局，不能不去轉一轉，任使主人怎樣苦苦挽留，却也沒用，祇得恭送如儀。吃人家的飯固然不易，請人家吃飯也何嘗容易？我瞧着主人的臉色，似乎爲了貴客不能多喝

一杯酒，多吃一些菜，而在感到失望，我幾乎笑出聲來。

主人回到原座，很勉強的招呼大家「不要客氣」，又向我們解說貴客的貴忙，意思是在替自己掙面子，表示這樣忙的貴客，居然賞光，確是不易，這層理由，的確不錯，不忙的來賓，讓他去數數馬路上的石子，原不足道。主人又說：「貴客也可憐得很，每天雖有那麼多的飯局，却都席不暇暖，那有功夫好好地吃一頓飯？有時趕東趕西，連肚子都沒得裝飽呢」。這大概也是貴客所意想不到的，以前他忙死忙煞，原想忙口飯吃，如今，忙確忙極，飯却沒得好好的吃一口，不知也會為忙死忙煞而懊悔嗎？

這一頓飯，足足費了四小時光陰，倒也值得紀念，我在踏下樓梯時，却又暗喜還是閒的朋友，來得便宜，我的肚皮，畢竟已是吃得飽飽的了。

其實，貴客要比我閒得多，要是我，每天便沒有這功夫，來應付那麼多的吃飯問題了。

像貴客那樣忙於吃飯的情形，在貴人階級裏，是極普通的；所以貴人們每天的時間精神，都化在吃飯上，自然再不會有功夫理別的事情了，於是我忽然悟到中國所以糟到這個地步，正是壞在中國人把吃飯問題看得太重，大家都把全副精神；用在吃飯上的原故。

給獄中人

朋友：

想不到祇是匆匆的一面，你却已被人很好意的邀去住那免納租的屋子，吃那免化錢的粥飯；雖然你現在已喪失了行動上的自由，但在這荆棘載途的世界上，那裏有我們的自由去處？檻內人和檻外人，還不是感着同樣的悲哀嗎？我不願拿佛家所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話來安慰你，勉勵你；不過「世味原都是苦的」，既然入世，便是準備爲吃苦來，現在多嘗一些苦味，也是意料中事，想你必不會因此感到什麼異樣愁苦；我也不必搜索枯腸，勉強湊幾句話，希冀減少你

的苦痛。

幾次想寫信來問候你，可是提起筆來，却惘然不知該向你說什麼話，更不忍想象當我執筆時候，你在鐵牕畔的情態；於是在箋上寫了你的名字外，其它的話，一句也寫不出，終於沒有一次寫成，連隻字都沒得寄給你。

今夜，爲了齒痛，不想寫稿，早早便躺上床，可是齒痛得緊，萬般愁慮，都上心頭，強閉雙目，還是不能成眠，便又想到你，不知你這時，已是入夢也無？今天天氣較冷，一床厚厚的棉被，上面還覆着長袍，仍舊感不到一些溫暖的氣息，「擁敗絮，餐冷羹」的你，這時的情景，也就不難想到了。呵！冷酷的人間世，那裏去找溫暖的煦育？朋友，我們惟有耐一下凍吧！長夜的漫漫，固然使人感到愁悶，但離開雄鷄一聲，東方發白的時候，是不會遠的了。

翻來覆去，都不能睡得穩，索性披上衣服，下了床，坐在燈前，抽了半支煙，倒覺得精神強得多，還想起了許多要告訴你的話，便取過紙墨，開始動筆，

可是牙齒還是一陣陣的疼着，太陽穴裏也抽痛得好似受了箭傷，我一手扶着頭，一手提着筆，却又不知該從何處說起？將筆擱下，又抽了兩口煙，覺得很好笑，精神好好的當兒不動筆，這般不能支持的時候，却反而要寫信，這種心理，似乎有點怪僻，但不，越是在苦難中，越是會想起同在遭受着苦難的磨折的朋友，所以我終於在呻吟聲裏，把這封信寫成。

近來的心緒，真是惡劣到極點，我並不是工愁善感的一流人，祇是外來戟刺太多了，脆弱的心靈，怎經得起這些劇烈的震撼，萬般悲哀，集於方寸，對於一切，都已感到絕望，我幾乎要逃出了這個五濁的世界，跟隨着慧雲，觀靜，海珊們，過那青磬紅魚的生活，但在憤激的時候，我又在憧憬着忠義堂上那些英雄好漢，殺人放火的快人快事。可是我畢竟是個怯弱者，出家爲和尚，上山做好漢，都祇是悲憤的一霎那的幻想，我還是埋下頭，提起筆，在過着不願意的生活，這種說不出的苦，惟有你，當能相喻於言外。

本來我們是約在元旦那天痛飲一下的，誰知你那天却在「餐冷羹」，我也沒會喝過酒，後來聽說你在廢歷年底可以安然歸來，如今也知還是不可能。不過這樣也好，不必爲了年關，而愁柴愁米，反正有人在供養你；討債的人的猙獰面孔，你也可以見不到了，無論他的討債本領，如何高強，諒來他是決不會跑到監獄裏來的，朋友，你倒幸而可以過個清靜閒適的年了，這也未始非快事。

如果允許你的話，你便多「靜坐」一些時日，也有何不可，不必亟亟要想跳出地獄門。天堂的迷夢，請你不必再做，除非到另一世界去尋求。即使教你「靜坐」一輩子，我想你也不能算虛度了此生，人們到這個世界上來，無非是逛一遭，所見所聞，雖然不一致，所得到的收穫，却是相等的，朋友，你說對嗎？

垃圾車的嶙嶙聲響，已衝進了耳鼓，這是我夜夜聽慣的，知道黎明快臨大地了，掃垃圾者的精神，熱情，勇氣，真夠佩服，他不辭卑賤，不怕骯髒，不畏辛勞，在人家好夢方酣的時候，便已冒寒而出，來爲人類幹這清潔運動，掃除一切

敗污的東西。所以我聽到垃圾車響，總不免感到慚愧，手裏的一支筆，那裏有掃垃圾者的錘子來得有力量，有效用呢？朋友，你現在也必深怨你的父母師長，偏偏教會你捏筆桿吧？

天快明了，齒還在疼着，我再也沒有心緒寫下去了；雖然我所要說的話，還有許多，留待下次再談吧。

雜

錄

二八四

病中

這真有點變態，我並不愛喝酒，可是得了病後，倒反而愛好杯中物，喝上幾鐘，也不覺得有醉意；祇是石橋，却一再勸我不能吃有刺激性的東西，酒自不必說，最好連紙煙都不抽，這是於病體很有關礙的。

可是我還是不能不抽紙煙，有時還覺紙煙的味兒太薄，愛吸雪茄；我還是不能戒酒，有時還覺得紹興酒不夠刺激，最好來一杯白蘭地，或是二兩原梁。

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半點病容，祇是瘦了一點；但我一向是骨瘦如柴的，再瘦一點，天天見面的朋友，也瞧不出。不過實際上我確是病了，一連服了六七

天藥，咳嗽還沒有止，白天還不覺得怎樣，晚上躺在床上，那便很感不舒服；單說咳嗽之後，又不能不起身吐痰，那就夠麻煩了。還有，性情近來也變得十分暴躁，精神上更覺痛苦了。

胸頭好似有什麼梗阻着，嚥又嚥不下，吐又吐不出，由它去吧？却又會時時刻刻在記起它，非想把它除去不快；却又沒有法兒，可以除了它，這時最好該服一杯冰淇淋吧？胸頭準不會感到那麼鬱結不快；可是在暑季裏，我也難得喝冰淇淋，這時候更不敢嘗試。還是喝一口酒吧？頓覺胸頭有一絲暖氣，直衝下去，倒也暫時可以暢快一下。

提着筆，迫在燈火下，寫又寫不下，不寫又做不到，胸頭是格外感到苦悶，心情也格外感到惡劣，兩眼兀自對着白紙發怔，筆尖兒却在手旁的一張報紙上打圈兒，報紙上的圈兒是打滿了，稿箋上還是保存了它的清白。以前一個筆尖至少可以寫上三五天，如今爲了在報紙上打圈兒，每天非換一個不可，有時還執着筆

桿，在報紙或是稿箋上亂戳，那一天換上兩個，也是常事。

勉強在稿箋上塗了五六行，胸頭格外難過，咳嗽咳不出，神智有點昏瞶，手足也覺麻木，一連喝了兩壺釀茶，也不能消除胸中塊壘，煙也抽了好多支，一點兒沒得味，很憤慨地把筆桿向檯上一丟，兩隻手交叉着，扶了後腦，躺在靠椅上，把胸部高高挺起，閉了眼睛，休息一會，可是還不舒服。

「還是喝口酒吧？」我倏地站起身來，走到床邊，推着真問題：「家裏不是還存有半瓶五茄皮嗎？放在那裏？」

她睡眼惺忪地，回說酒在書櫥下，可是她說了這話，却記起石橋戒酒的話，忙問：「做什麼？」又說：「酒你是喝不得的，你要喝酒，過幾天待你身體好了，浸些西洋參酒給你喝」，我却不理她，在書櫥下已把酒瓶找到了，又找了兩樣殘肴，取了筷子酒杯，正要倒酒。她一眼瞧見，不及披上外衣，忙跳下床，搶着酒瓶，杯子裏還沒有酒，酒却已濺了我一身，我那裏肯放手；把酒瓶緊緊握着，她

還是用好言勸慰着：「待身子好了再喝」，我這時怒火上升，除了非把我所要喝的酒喝到口之外，什麼話都不要聽。但是酒瓶給他搶在手裏，牢牢不放。我憤怒極了，放了握瓶的手，取過酒杯，望檯上丟然一碰，嚷道：「不要你管我的事，身子好壞，是另一問題，我還是要喝酒，酒沒得喝，比病了還要難受。」事大如天醉亦休」，何況祇是一點兒小病」？

真見我動怒了，便把酒瓶放下，祇許我喝兩口，我又罵道：「干你什麼事？我喝夠了，自然會不喝；又不是小孩子，要你當心，你不給我喝，我偏要多喝幾杯」。一壁說一壁斟了大半杯酒，她要阻住時，我却發個狠，嚥嚥一口，把杯裏的酒，都喝乾了。又斟了滿滿的一杯，才把酒瓶交給真。這酒是位朋友從天津帶來的，顏色多麼鮮豔，和那女人的深紅色脣膏一般的可愛；不，那簡直是和血一般的殷紅凝厚。我又舉起杯來，但祇是淺嘗了一些兒，真坐在一旁嘮叨着，總是那一套戒酒的話。我恨不能再是一口把它喝乾了，但我不會這般做，還是一口一

口在低酌着；因爲喝了酒，胸頭雖覺暖和一些，却還是那麼阻塞着，並不覺得通暢。偶爾咳嗽，一股酒氣，從肚裏回出來，更不好過，味道也很難聞，所以還喝不上半杯，我便不想再喝了，把酒杯放過一旁，臉上覺得有些熱，頭上覺得有些眩，便撲在檯上，朝着真說：「我覺得肚裏很難過」。

「上床睡吧，肚裏覺得怎樣難過」？真要扶我上床，我却搖着頭說：「倒不是別的難過，心頭鬱積着許多話」。真便問是什麼話，要我說。我苦笑道：「正因不能說，才覺得難過哩」。

是啊！我心頭有許多要說的話，可是不便對任何人說，連真我都不能對她說；因爲對她說了，她也未必便能理解，或者使她聽到後，也會難過起來，那又何苦？還是讓它留在我肚子裏罷！我的眼裏，見過許多鬼怪的事情，但也不能告訴人家；真的閱歷還淺，聽了我的報告，也許會驚悸成疾，那我又怎能對她說？

不可說，不可說，我除了祇能在真前嘆難過外，真雖一再催問我，我還是搖

着頭。真苦笑道：「你怎麼有了一點小小的病，性情便變得這個樣」？我真的病了嗎？如果我真是病了，那麼這「肚裏難過」，便是我的病了！

湖上朵雲

靈犀足下：

讀「社報」「病中」一文，不勝感慨，惟病者知病者之苦，足下何苦，自虐至此？弟日來悵臥空山，每當夜深人靜之時，尋思身世，常痛哭失聲，回憶五六年前，每言人生無意義，然當時不過人云亦云，或在某種小刺激後所發之想，而近一年來，閱歷稍多，覺人生勞勞終日，果爲何來？爲利爲名，到頭一場大夢，此意在弟已有深切之感，故每一思此，輒着骨冰涼，近來則念此卽淚下矣！

湖上多名利，然少高僧，若有能啓余者，弟決卽日剃度。嗟乎！靈犀。弟

作此言，全無半點虛妄，亦無半點意氣，更無半點刺激，實由衷之言也。憶日前獨坐蘇堤，望山橋下，游人隊隊，前後相過，見我獨坐，無不投以一瞥，然又匆匆自去，往來相遇者，亦必互投一瞥，而匆匆自去，此時弟忽覺人生世間，本亦如此，相互一瞥，而匆匆自去，即父母妻子朋友戀人雖似親密，亦不過較長之一瞥也，到頭來誰認識誰來？誰能顧全誰來？此就其無情者言之，若就有情者言之，則牽掛愈多，即愈形痛苦，然到頭，仍不能不「匆匆自去。」靈犀妙悟，當亦爲之淚下也。

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曰「勇猛精進。」故獨善其身者，不過爲羅漢，覺有情者，是爲菩薩，普度衆生者，乃成佛，若弟誠洒然遠去，自當不能免「自了漢」之譏，然龍象之力，弟何曾有？不打謊語，乃學佛要義，弟何能違心文飾哉？

竊以爲慧根夙世，快證菩提，此是「天生成佛」，若弟微塵，自當於切感

人生之困苦，乃能忽然悟耳。彌勒嘻笑，乃大歡喜，如來低眉，乃大慈悲，若弟者，卽上龍華，亦當是一個「淚僧」耳。

以上云云，皆弟一人之見，非以勸足下者，因足下既有家庭，自當負責到底，此番來杭，實爲養心，憶臨行前爲惘然曰：「此去身心兼養，若二者俱痊，自當回滬奮鬥，然而身上之病，決有痊可把握，心中之病，則不可知，若果不愈，則靈隱寺近在咫尺，一朝剃度，然後行腳天涯。與滬上諸友，就此別矣！」近者弟心如一片冰，轉以不愈爲愈矣。

病中讀書頗多，然寫作殊少，蓋欲爲短文，則叔範先生之「酒襟清瀉錄」，珠玉在前；欲作小詩，則龔翁諸作，秦岱在望，弟非妄人，自當斂手，然此信弟却深望足下登入社報一角，使知我者皆知我近日心懷何如也。

（弟塵無上）

給塵無

在廁簡樓分手後，已有好多天了，接到湖上短簡，也已有多天了，可是我還不會有隻字給你，你雖然知道我的疎懶；但我却不願拿疎懶兩字，來求你的諒恕。

你在上海時候，我們天天有碰頭的可能性，但我們却不曾天天碰頭，也不會爲了沒有天天碰頭而怎樣牽念；可是自從你到西湖去後，却又無日不在思念你，從極細微極無關聯的事物上，也往往會牽扯到你的身上。譬如前天在朋友家裏遇到一位無錫客人，便想起他和惘然是同鄉，又想到惘然允許給我寫的稿子，怎末

還沒送來？大概他正在忙着自己的輯務，於是馬上便又想到他現在所做的工作原是你的工作，可是你現在却病倒在病院裏，想到這裏，你的聲容笑貌，便在我的腦子裏湧起，久久不能消失。這個原因，固然是爲了幾年來相知的友誼，但一半也是爲了同病的緣故吧？惟同病的人，才能格外見得密切的關心和相憐，你臨行時，對惘然說：「此去身心兼養，若二者俱痊，自當回滬奮鬥，然而身上之病，決有痊可把握，心中之病，則不可知」。我在病中一文，結末也說：「我真的病了嗎？如果我真是病了，那麼這「肚裏難過」便是我的病由了！」正足證明你我同病；不獨病同，並且病根也同。可是你現在却擺脫一切，跑到湖上，在藥爐茶鐺生活之外，還得看看保叔塔影，聽聽空山鳥語，蘇隄上走走，西湖裏蕩蕩；我却還是坐在小閣的一百支電燈光下，執着筆，扶着頭，在白紙上寫上滿滿的蠅頭般大的字。但我並不怨惱，也不想小休，因爲春蠶不到絲盡，是決不許它休息一下的。

今天我把工作早早的了結，午後想找聚仁叔範兩兄談談，那知聚仁却不在家，便和叔範上鄧脫摩去吃茶，遇到玉鯉；秋雁積安也相繼來了。叔範覺得茶味太薄，便改喝酒，在那裏足足坐了四小時，我才醉醺醺的歸去，滿想躺到床上，把一切思念都丟開，糊糊塗塗的睡個酣暢。那知回到家裏，你的第二封信，又放在我的案上；讀了一遍之後，却又睡不着，雖然我在床上，也已躺了二個多鐘頭，倒把今天在中華書局廉價部裏買來舒新誠先生著的夢，一口氣看完了。我近來真感到人生的空虛，可是我又沒法找尋安慰，便想從夢裏解悟我的人生觀，所以買了這書。書中對於夢的解釋，都是根據科學常識，科學方法，說得很詳盡，不過在我讀完之後，還是不能已我「浮生若夢」的慨歎，這又和你所說的「到頭來，仍不能不匆匆自去」有同感了！

昨夜糞翁和培林上西湖去，說要順便去探望你，想是準會晤到的，昨晨糞翁教人送信來，問我「不知有口信或其他需轉致否」？話是有一肚皮，一時却不知

從何說起，說也一時說不完，所以我的回答，祇是「沒有」兩字，近來朋友中有好談佛學的，所以大家便把「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的話生化了，當作說笑的資料。譬如我酒已喝多了，向勸酒的人，說是「醉了，不能喝了」。他却回說：「醉卽是不醉，還可喝兩杯」。那麼我所說的「沒有」話，正是「有許多」話，這是實在的，並非說笑。

今晚原想借着酒力，早些安睡，可是這時酒力已退，不能交睫，心裏也有些不能甯靜了，便跳下床，提起筆來，和你談幾句，雖然要說的話「有許多」，但有許多愁苦的，掃興的，怨惱的，都不想對你說；都是會於你的病體，發生不良影響的，還是讓它爛在我的肚裏罷！這裏我所要說的，都是比較認爲得意的，現在一一寫在下邊：

前兩天上澡堂沐浴，擦背的人對我說：「先生，你近來胖了一些了」。雖然半月前，我在大三元磅過體重，已是減輕二磅，聽了這話，也很高興，也許我在

這半月來，確是胖了一些。其實，胖也何益？又不能論斤出賣。小兒一陽，牙牙學語，已會叫「爹爹」，我回到家裏，他便向我伸着小手，嚷要「抱抱」。昨天在家裏吃晚飯，有一碗燉臭豆腐，味道很好，多吃了半碗飯；內子嫌它臭味難聞，妙便妙在臭味難聞，內子到底是俗人。讀馮夢龍的廣笑府，有一則道：「官值暑月，欲尋避暑之地，同僚紛議，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涼。一皂隸曰：「細思之，總不如此公廳上可乘涼」。官問何故？答曰：「此地有天無日頭」。」爲之拍案叫絕。里中有兩個婦人在相罵，都是蘇州人，腔正字圓，比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好聽得多，不覺推牕側耳，凝神了十分鐘。……

近來得意的事倒還多，一時也說不盡。雖然我的得意事，也不過如此而已；但也許你聽了也會替我高興。

希望你早日恢復康健，繼續負起你的文化運動鬥士的責任；但也希望我也能得有個機會，同你一樣，可以到湖山勝處，小休幾時。

雜
寫

二九八

再給塵無

從糞翁培林兩位嘴裏，知道你在湖上，精神很好，欣慰無既，承你的好意，託糞翁培林兩位，勸我不要悲鬱自苦，這大概是因爲看了我的文字，時常流露着傷感的情調而發的，相憐的熱忱，使我感極涕零。但我雖是一個弱者，却自信熱火還在胸頭燃燒着，在我的筆下，雖不免時常要寫出許多愁苦的話，可是我却不承認自己是個消極厭世的人。祇是爲了滿腹的愁苦，無從發洩，所以下筆時候，便會無意中流露出來以爲快，這正如拉屎放屁一般，屎和屁固然是臭不可聞的：可是人們却把拉屎放屁和吃飯飲水，視爲同一重要，屎屁不通。是會使身體上發

生不良影響的。並且對於拉屎放屁，是任何聖賢豪傑所不能遏止的，這也和我不能在文字上遏止我的感傷，正是相同。我不能禁人家不拉屎放屁，我也不能禁我感情不衝動，要在文字上訴說愁苦；而爲求肚裏的舒暢，却恨不能把滿腹所鬱積蘊結着的，用巴豆大黃，來洗滌個乾淨呢。

對於人生觀，我是抱定宗旨，做日和尙撞日鐘。這可算積極嗎？我不敢說：消極呢？我也不承認。如果真的消極了，鐘也不撞了，和尙也不做了。我知道做和尙是該撞鐘的，那麼既然做了和尙，便該撞鐘，做一天和尙，便該撞一天鐘，除非不做和尙。此外絕對沒有辦法，可以不撞，撞到幾時，功德才得圓滿，我却不知；其實，也不必知，一天在做，便該一天在撞，我雖然在撞的時候是感到苦悶，無聊，悲哀，但我却沒有一天不在撞鐘，祇要我對於撞鐘的工作，沒有懈怠疏忽，便已盡了我一天做和尙的責任，責任盡了，心也安了，其它拉屎放屁等問題，都無礙於做和尙，簡直也無礙於成佛，你看是嗎？

從做日和尙撞日鐘的一句話上，我更悟到做人之道，是該求其心之所安，盡其責之所在，這話是否大家同意，我可不問；但我決計用這兩句話，來做處世格言，祇要我真能這般做去，人家說我熱中也好，消極也好，我都一笑置之，反正熱到做官，這樣的官，也是個好官；冷到做和尙，這樣的和尙，也是個好和尙。

培林讀了你的「湖上朵雲」，皺着眉對我說：「他要勸你不要這樣抑鬱自苦，可是他自己的信，却也寫得那麼淒涼消極！」但我曉得你也決不是消極的人，如果消極，害了病，便該上殯儀館去了，何必還要上醫院？上醫院便是不忍把你的熱火，讓它遽爾息滅的明證。爲什麼要醫病？病愈後又做什麼？不還是去撞鐘嗎？這當然是你所知道的。你既知道，還在醫病，便可知你正是不肯放鬆你的撞鐘責任呢。

現在的青年們，害憂鬱病的正很多，所以不能自拔自救的原因，便是不能了解「做日和尙撞日鐘」的深義，我和你對於這一點，大概都能看得很清楚吧？願

相憐的同病者相勉之！我們要曉得拉屎放屁固是排洩腸胃裏的積污，但也不能因為腸胃裏有了積污，便停止飲食啊！

七巧板

友清寄了一副面戲的玩具給雪兒，這是用幾方剪成不同式樣的氈呢，可以拚成各種不同樣的面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笑的哭的，怒的憂的，倒也很有趣。但是從一張面孔上，可以做出這多的戲來，其中的奧妙，却未必是雪兒所能理解的；並且他拚來拚去，喜怒哀樂的容貌，雖是變幻不同，面孔却總老是那麼一張面孔，不會變出別的花樣來，玩了兩天，便也有點兒厭倦了。

這面戲的玩藝兒，大概是和七巧板差不多的一套，於是我見了面戲，腦子裏便很敏捷的聯想到七巧板。

有一年的冬天，星壘社在金陵酒家聚餐，參加的人，都須帶了一件贈品，大家交換抽籤，我帶去的贈品是什麼，却已忘了；但還記得，我抽到的是不巧得很的七巧板。因為這是孩子玩的，那時雪兒年齡更小，還沒有這種巧思玩得來，真是全無用處。

回到家裏，姑且拿出來試玩一下，倒也還有趣；因為從那很小的七方木板上，可以拚成各種各樣的東西，便也引起了我的興趣。

七巧板之外，還有一本小冊子，印了許多拚成的式樣，看了冊子拚板，那是很簡易的，怕不消二十分鐘，便可把那小冊子上所印的，都可拚成了。但太簡易了，不會感到興趣，便把小冊子丟開，憑着自己的構思，把那七塊小木板，橫拚豎拚，費了好多腦力，好容易把它拚成一種形象。那真是好比科侖布發見新大陸一般的歡喜。但拚成之後，興趣便也成爲反比例的減退了，看看那拚成的形象，不單未能像真，並且沒有多大意味，於是便把拚好的木板攪亂了，又想把它拚成

另一種形象看看。其實我這樣在做着，真是愚笨得可笑，拚來拚去，不出那幾套老花樣，拚成之後，也未必會使你感到滿意興奮，或是意外的收穫。在當時，我也明知這樣在玩着，是很可笑的，可是似乎有人在迫着我這樣做，使我不能停止我的工作，所以那天晚上，我給這七塊小木板顛倒了二小時，把我的腦子都攪昏了。

現在不單覺得拚七巧板是件可笑事，便說人生，也是和玩七巧板一樣的可笑。世間的事物，好比那七塊小木板，而它的變化却是無窮無盡的，我們便在這七塊小木板中，顛來倒去，鬧個不清，始終不能跳出這七塊小木板。有的人會把它拚成許多樣東西。有人卻祇會拚成一二樣，也有人可憐得連一樣都拚不成；但那小木板，還是那麼七塊，一點不會變動過，人呢，卻已爲它忙得頭都白了，力都竭了，血都衰了，汗都盡了！

在你把它拚成一種東西時候，似乎很高興，認爲這是你的成功了，但可憐得

很，這又那裏談得上成功，根本却便沒有成功這兩個字，祇要你自己或是旁人，舉指在你所告功成的東西上，輕輕一攪，便會什麼都不成樣了。即使不去攪它，那七塊小木板，也祇是暫時聚合，終會散開，雖然分了之後，還是可合的；可是我們卻不能便因為它分後還可合，便說它是不分的了。

我雖然覺得人生和玩七巧板一般的可笑，但我並不會爲了人生的可笑，而停止工作，這又和那晚在玩七巧板一般的，似乎有人在迫着我不能不這樣做！

從面戲想到七巧板，從七巧板想到人生，再從人生回想到七巧板，七巧板回想到面戲，但想來想去，還祇是那麼一套！

理髮

倒不是要裝成名士氣派，不修邊幅，鬚髮長得滿頭滿臉；何況斗方名士，多如糞坑的蛆，值得幾錢一斤？實在原因，還是忙而且懶，在理髮鋪裏要坐上一個多鐘頭，那真是感到昏悶。

到底鬚如蝟刺，首如飛蓬，走在人前，太不成樣，便是攬鏡自視，也覺像個活鬼。在挨無可挨的前天，祇有硬着頭皮，走進一家理髮鋪——規模很小的一家的理髮鋪；原因是價目可以便宜一點。

這時在理髮的人，祇有一位，是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坐在第二張椅上，却

有四五位理髮家圍着她。我見了一怔，疑心是出了亂子，看仔細，他們都堆着笑臉，那姑娘也在淺笑着，我才替他們安心。

「抱歉得很，來得鹵莽，把他們的笑聲岔斷了。」我心裏這樣想着。然而主顧上門，他們也不能板着面孔不睬我，其中的一位，便問我「剃頭嗎？」態度很冷。「是啊」！我邊回答，邊暗好笑，不剃頭上這裏幹什麼？經他們的指點，在那位姑娘隔壁的第一張椅上坐下，他們互相推諉之後，才由一位理髮家，樣子很不高興的走過來，替我剪髮。他雖然持着剪在我頂上用功夫，但他仍和大家在取笑着，兩眼時時向那姑娘臉上瞟，有時還停着剪，湊到那姑娘面前，說一二句俏皮話。

那位姑娘的頭髮，是給一撮一撮的束着，套上銅管，再插入電髮機的撲落裏，手續是相當的麻煩。女子的燙髮，我還初次見到，倒也很覺有趣。那姑娘也是初次上電，從壁鏡裏見到理髮家把電機接上自己的髮上，心頭有些害怕，忙

掩着眼叫道：「嚇得來！我聽得電髮會電死人呢」。他們忙你一句我一句在安慰着，還帶有一點嘲笑の意味。明知電髮一不小心會電死人的，但這位姑娘，却能冒着這種危險在燙着，不怕死的精神，真是值得驚歎！

「痛……！」通電後，姑娘又禁不住叫了起來。

「姑娘，你便忍痛一些，爲了要出鋒頭。」我想這樣慰她一聲，但沒有說出口。

替我理髮的這一位，聽到個「痛」字，頓時嘻着嘴轉着臉道：「痛嗎？姑娘，第一次，……耐些兒吧」。

「赤老！」姑娘怒了，可是臉上還露着笑痕，舉起拳頭，向他股間打過來。他涎着臉，故意把兩股一扭，却不道他手裏的軋刀，擦的一來，把我右眼下角的皮擦去了五六分，我痛得叫起來，向鏡裏一瞧，血是殷然微滲。他有點驚慌了，但也不過說了一聲「對不起」，又替我說了一聲「不妨事」。那姑娘見了，却掩

嘴格格笑個不休，我忍着痛，却不會笑。

他們都在服侍着姑娘，有的取夾子，有的拿木梳，有的在替她燙髮，有的站在一旁持着面巾，大家都忙做一團，也可說好似一羣螞蟻，附在糖上。我呢，祇有一位心不在焉的在替我剪髮，四週顯然是冷落得多，但我並不妬忌，我很明白，因為我並不是女人。

出乎意料的迅速，還不滿四十分鐘，髮已完全剪好，這特別快的原因，我也明白；雖然剪得那麼粗率，要為兩毛錢理髮費叫屈。然而爲了早得還我自由，倒也很感謝，並且使我還得到一些寫稿的資料，也不能算不值得；雖然我在寫這篇東西時，眼角創痕，還覺得隱隱作痛。

童話

「名畫追南羽；

清才似鈍丁」。

這是洄上袁寒雲先生生前寫贈給丁慕琴先生的對聯，至今還掛在了丁先生家裏的客廳上；但在上聯的下角，却又歪歪斜斜的另外寫上了兩個字，看那筆劃，有似像是南羽，祇是不能說它便是南羽兩字，因為祇是有些兒相像罷了。這兩個字當然是另外添上的，袁先生決不會胡亂加上這幾筆；就是筆致的粗細，墨色的濃淡，也絕對的不同，顯然是出諸幾位小丁先生的大筆了。問問丁先生，丁先生笑

着點頭，還罵小孩子的頑皮。

何香凝先生給我留個紀念的一幅畫，掛在我的房裏，很珍視着，不放一點塵埃飛染上；可是昨天回來時，在何先生的彩色牡丹花下，却添上了幾筆墨水畫，很潦草，很凌亂的塗着，瞧不出畫的是山水，還是花卉，雖然不能不說它是畫，却又一點兒不似畫。我自然十分痛惜，却也奈何不得，祇好忍着氣，責問是誰塗的？真告訴我，那是小娥畫的。

和朋友談起這兩件事，朋友認爲這是人性本惡的明證，所以會把好好的字畫，胡亂塗抹破壞，並還表示慨歎。我的看法，却不同朋友那麼悲觀，人生善惡問題，聚訟紛紜，我却還想不出適當的裁決。但對於這事，便認爲是人性本惡的罪證，無論如何，理由是欠充分的。這祇能說人類是天性富於模仿性的，所以小孩子見了掛着的字畫，便也提起筆來，依樣畫葫蘆了，祇要他有這種機會。這模仿性，並不能說是壞性，必先能懂得模仿，然後才會創造。世間萬事萬物的進

化，大胆說一句，都是從模仿中發展過來的。

有位朋友補充我的意思，以爲兒童的模仿性是有條件的限制的，因爲他們覺得掛着的字畫，是很美觀，所以引起他們模仿的興趣。這話却不盡然，孩子們有時會跟着娘姨在洗馬子，有時會學着泥水匠在撒尿掏泥漿；這洗馬子，掏泥漿，並不具有什麼審美的條件，可是他們却也樂此不疲。所以我認爲孩子們的模仿性，半是爲了好奇心所鼓動，半是如另一朋友所說：「人類天性好動」。

書桌上的文具書籍，在我每天回來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搬動了位置方向，我真不明白孩子們爲什麼把我安置得整整齊齊的東西，搗得那麼凌亂，甚至把許多不該安置在書桌上的東西，會把它搬了來，認爲很是得意？小娥如果爬到書桌上，却非把桌上的筆筒墨水缸搬弄一下不休，如果禁止了她，她會哇哇的哭起來。有一次她拿了一隻飯碗，放在痰盂上。瞧了又瞧，拍着小掌，跳躍着，表示十分高興；我却也不明白痰盂上放了一隻碗，有什麼好玩。大概孩子們的觀念，

和成人不同，所以成年人所認為不成樣，也是成人所絕對想不到，而又不曾那麼去做的，——把飯碗放在痰盂上，孩子們却認為是很有意思，很好玩的事，桌上放得整整齊齊的文具，也非把它搗亂一下不可了，這大概成年人是愛好「統一」的，孩子們却是愛好「多樣」。但成年人老是瞧着「統一」，也會久而生厭，所以在美學上，便會有「多樣的統一」的名詞，譬如拍小照，以前是講究兩個人並排坐着，中間是條茶几，几上兩只蓋碗，旁邊還要放上兩盆花，成爲左右對比式；現在却不然了，兩人必須要前後參差立着，或是一坐一立，或是一正一側，據說必須這樣，才算美術思想，才活潑好看。那麼這種思想，並非進步，祇是返童而已；而孩子們的「多樣」觀念，也不能說是沒有意義了。並且從孩子們破壞「統一」的一點上看來，他們是具有創造力，決不囿於見聞習慣，所以人類的天性，不獨富有模仿性，還富有創造性。

把飯碗放在痰盂上，在我們成年人看來，固然是可笑事；但我們却絕對不會

把飯碗放在痰盂上。卽在字畫上胡亂塗上幾筆，這種勇氣，也決不會有，這到確是可哀的事。

我在童年時候，是被稱爲一個很規矩的小孩，並不頑皮，據我的父親說，在襁褓中的時候，並不把我的衣袖揷上，使我的兩手，不能隨便伸在外面，胡亂抓東西，慢慢會養成習慣，成爲一個規矩的孩子。他老人家還舉例說，石橋的衣袖，因爲揷得太早，所以手脚多，不像我那麼規矩了。

後來我覺悟到自己雖然有規矩名，却也處處顯得低能沒用，畏縮不前，大半原因，還是在嬰孩時不揷衣袖的關係；所以我做了父親以後，嬰孩墜地後，第一步工作，便是忙着替他揷衣袖。果不其然？成效是有的了，書桌上的東西，位置是天天在變動，何先生的牡丹花，也生出根來了，痰盂也會變成碗架子了。我一面在慶幸揷衣袖的成功，一面却又在厭惡孩子們的鬧不清。

我父親的見解，雖然不及我；可是雪兒們的父親，却也未見得怎樣聰明，因

爲他雖發見了孩子們的模仿性和創造力，却還不能循循善誘，因勢利導。

幾條小性命

真初到我家時，入廚不敢殺活的魚，大的魚也不敢染指，我笑她是頭貓，因為貓所吃的魚，是小得和指一般的大。

可是我在最近的一年來，心靈也脆弱多了，比較慘酷一些的情狀，連正眼都不敢瞧。在盤裏跳躍着的活搶蝦，是我生平的酷嗜，如今見了搶蝦的壳，從我的嘴裏吐出來時候，青的顏色已是變成紅的了，還有殘頭斷尾，在桌上伸動着，真教我不忍再下箸了。不過人類到底是聰明的動物，他有方法，可以掩飾他的殘酷的獸性，所以我雖不忍吃活搶蝦，却又捨不得這最嗜愛的東西，便在一盤活搶蝦

端上來時候，先把生薑醬油摻入，再加上大景椒末，用碗蓋上幾分鐘，這一來，鮮靈活跳的蝦，便入於彌留狀態，舉箸大嚼，也就覺得於心安寧得多了。孟老夫子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大概爲了是個人，所以還有這一點惻隱之心罷？「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我的不忍食活搶蝦，也是同此原由。不過爲了聞其聲，若果便不忍食其肉，那麼食肉自然要成問題了：所幸君子人，畢竟善於轉念頭，便來個「遠庖廚」的對策，祇要不聞其聲，也就不必不忍食其肉了！人類之聰明，於此可見，然而人類之殘酷。却也於此可見！

階前石罅中，不知幾時成立了一個蟻國，時見三五成羣的螞蟻，來來往往，忙個不了。要是落下一點瓜皮菓實之類的東西在那裏。螞蟻們更會忙不開交，推的推，挽的挽，非把它當做勝利品移回去不可，孩子們閒着沒事，老是躲在階前瞧熱鬧，有時還故意丟下一塊餅屑，或是幾顆飯粒，引誘那些小動物們以爲好玩。也許爲了祇是那麼一套，有些看厭了，小娥便在一羣螞蟻正在那裏攢動着時候，

忽然吐下一口涎沫，這在牠們，好似黃河決口，頓成澤國，有十幾個螞蟻都浸在涎沫中，遭了沒頂慘禍。小娥見了暗喜襲擊成功，鼓着掌嚷道：「你們看，這都變成游魚了，怪有趣！」雪兒也隨聲附和，很是高興的樣子。我給他們的吵鬧聲，喊起了絕大的注意，便走到牕下，隔着玻璃，瞧他們到底鬧些什麼。不瞧還能，一瞧我可感到極大不快，那麼純潔天真的孩子，怎會這般殘忍？無意的吐下一口涎沫，已是不該；何況事出有心？或者吐下口沫時，是出於好奇，不知會鬧出什麼慘變，情也還有可原；如今眼見那些小動物們，在涎沫中掙扎着，已是到了死難臨頭的當兒，却還一點不動心，還在拍手稱快，未免太忍心了！

我並沒有喝阻他們，還是隔着牕兒瞧着，我要瞧個究竟，他們還有什裏巴戲會鬧出來？不，我要看看人類的殘酷獸性是將表現到怎樣的程度？

這時雪兒拾起了一支草桿，在撥着涎沫，便有二三頭螞蟻，從涎沫裏慢慢地爬上了草桿，我暗自欣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話到底不會差，幾頭蒙難

的螞蟻，馬上都將出水火而登衽席了！」

那知雪兒不待還有幾頭螞蟻都爬上桿來，便已舉着草桿舞弄着，這使我又想起夏裏見一鄰童，捉了一頭蒼蠅，摘去了翅膀。用竹簽插在牠的肚上舞弄着的慘酷事。但我總覺得雪兒的玩弄，情形和隣童不同，未可概論，便耐着性，再瞧下去，要看出個究竟來。

雪兒的草桿舞弄不停；小娥們瞧得很好玩，便搶着向他要，雪兒可不依，小娥便自去另找一根草桿；可是雪兒的新把戲又來了。天井裏正燃着煤爐在煮水，他便把草桿向爐火上點着，「嗤」的一聲，草桿當即化爲燼灰，桿上的幾條小性命，自然也已斷送了。這是何等殘忍慘酷的一幕啊？我不忍卒睹，回轉身，默然坐着。

我的心靈，近來的確異常脆弱，一點經不起激刺；不過據經驗告訴我，人類的獸性表現，比這慘酷殘忍十百倍的事，也正多得緊，我又何必爲了那幾條小性

命而難過，煤爐上的水已煮沸了，我沖了一盞茶，慢慢呷着。雪兒們也已玩得厭了。跑進廳來，笑吟吟坐在一旁。我不願意把殘忍的字眼加在天真無邪的孩子的頭上，而祇說他們是在玩；的確他們決不知道所玩的便是那人世最殘忍的事，因為這正是人類的獸性使然，而人類的獸性，決非任何文明的美麗外衣，所能掩飾了它的醜惡。所以我也不忍譴責孩子們，孩子們又懂得些什麼？

汪仲賢先生
遺著
許曉霞先生
繪圖

上海俗語圖說

|| 是一部關於上海風土人情的空前偉構 ||

作者憑三十年之經

歷費十閱月之心血

搜羅完備 考證詳盡

抉微發隱 鞭辟入裏

字字皆真 篇篇有趣

光怪陸離 皆傳筆底

無論老上海 或是新上海

以及未曾到過上海的人 都應購讀

讀此一書可以懂得許多

做人的藝術

處世的門檻

全書十餘萬言精裝一厚冊
實售一元二角 寄費一成

社會日報館總代售

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

仙人掌

這是一則很有意味的故事。

我鄉有個無賴少年，不務正業，專在吃喝嫖賭上用功夫：然而家境很壞，沒有錢可供他揮用，他便不得不無惡不作去弄錢了。

有一天，他爲了要錢，便又拿出盜竊的本領來，在深夜，他用了鐵鏈，去掘人家的牆壁，想偷點東西變錢用。那知主人却還沒睡着，聽到聲響，知道有變，便暗自持了一柄刀，伺在一旁，待他從壁洞裏伸進手來時，便舉刀砍下。這一來他又驚又痛，連忙拔脚便跑，却幸手沒被砍斷，用手帕裹了創傷，又怕被事主報

官緝捕，便星夜逃往他埠。鄉人對於這事。自然都很明白。

過了幾個年頭，他又回來，並且多了幾個錢，所以在鄉里間，大家都不敢去開罪他，有什麼公共事情，他總是搶在前，儼然是個大紳士。不過他有一點很使人注意的，便是衣袖比普通要長得多，兩手老是縮在袖內，鄉人誰不知道箇中的祕密；但是懾於威勢，大家相戒不敢提起舊事，甚至偶不經意，在他面前談到創疤衣袖等等，他會疑心你是在諷刺他，而怒目相向。

某次，宴席上他持了筷，一個不經意，露出手背上的刀痕，他覺得後，忙縮回手，拉拉衣袖，有位外地來的客人，也在席上，據說是個星相家，見了他的手背，不覺對他說道：「你的手……」他窘得很，却又不便當面發作，祇是用話岔開道：「沒有什麼，今天的菜肴的確不錯」。那相士祇做沒有理會得，伸了手去拉他的手，他沒法退縮，臉上却已漲得血紅。相士在他的創疤上端詳了一會，點頭讚美道：「先生，你有這一天，全靠這隻手。這是仙人掌啊！要經過仙

人撫摸過後，才能留下這個印紋，你瞧，這不是一個具體而微的仙人掌形嗎？他給相士一說，自己瞧瞧，也覺相士的比喻不錯，便高興極了，伸着手，給同座的人觀摩一下：他還編了一段神話，說：「有一天晚上，夢見呂洞賓模樣的一個道人，執着他的手道：『你這個人，將來可以白手成家』。醒來之後，覺得手背隱痛，一看却已留下這個印紋，雖覺奇異，却也不知其所以然。如今給道破，才恍然大悟」。說完，又對相士說了許多傾佩的話。席上的人，有幾位是他的同鄉，知道他祕密的，聽了他的神話，却都暗自好笑。

從此，他的衣袖就裁短了，把手背露在外面，見了人總是舉起手來，炫示他的創疤，背誦他的神話，說得像煞有介事，把掘壁洞的一幕丟臉事，似乎忘記得乾乾淨淨了。鄉人們大家有意開玩笑，都稱他做仙人掌，不再叫他的名字了，他更是得意揚揚。

後來有人在別處又遇到那位相士，便把仙人掌的由來，暗地告訴他，笑他所

說的話不可靠。相士却拍手哈哈笑道：「他的事，我都知道，我所以這樣說，無非使了一點小巧妙，用個很好聽的名詞，去套在他的頭上，使他得意忘形的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要是沒有「仙人掌」這個好名詞，他的劣跡創疤，怎得暴露在人前？」

這位相士，能運用小巧妙，揭發人家的創疤，而使他本人不以為羞，反覺得意，真是難得！祇是世上的「仙人掌」多如過江之鯽，這位相士，却已不獲再見了！

考爾夫球

考爾夫球原是一種野外運動，球是木製的，用了郎頭式的木槌，打球穿過鐵條做成尺來高幾寸闊的小球門，詳細的玩法，我可說不清。從野外考而夫球一變便成爲家庭考爾夫球，那便是我們在各花園裏所見到的，球是橡皮製的，球棒也做得很精美。球穴共有十八門，把它造得曲曲折折，很是好玩；有的還把球穴造成種種模型，題着很風雅的名稱。在三四年前，也曾風行海上，幾位時髦朋友，到了夏天，總喜玩玩這種應時遊戲；現在大概爲了日子多了，已不時髦，價錢也太貴（玩一盤每人取費一元），玩的人便大減，球場也祇贖一二次了。由家庭考

爾夫球再一變，便成爲檯上考爾夫了。我們看到這小小的球，從野外跑到園裏，從園裏跑到檯上來，真有每下愈況的感想；但同時也覺得這小小的球，步步進迫，來勢洶洶，也足驚人。

檯上考爾夫球是一隻尺來闊，二尺多長的木盤，上端半圓形，下端長方形，盤上釘了密密的銅釘，鑿了好多個球穴，每穴註明分數，誰得分最多，便是誰勝了。盤的左邊，有條小隧道，把鉛製的小球，放在那裏，再用小木棒，將球打出，由它在那銅釘網裏，滾來滾去的滾進球穴裏；如果打不進穴，那一顆球，便成廢球了。

後來這檯上考爾夫球也變了，變得比原形要縮小了三分之二，可以放在茶几上玩；不過內部的組織，還和大的相同。起初時候，檯上考爾夫球，每具要賣十多塊錢，後來逐漸跌到四五塊錢。可是這小檯上考爾夫球的售價，如今却還賣不到一塊錢；但買這東西的人，反沒有以前要賣十塊錢的時候來得多了。

在這短短的三四年間，考爾夫球却已一變再變三四變，真教人有滄桑之感；而在這三四年間，我們更看到考爾夫球之其興也暴，其衰也速，似也增加我們不少人生經驗。其實在這短短三四年間，固不獨考爾夫球在變，什麼都在變；便是那賣球的，玩球的，以至今今天在談考爾夫球的我，誰不是也都變了？

已是人家玩厭了的小考爾夫球，孩子們到昨天才從別人處借到了這東西，好快活的玩了半天。我回到家裏，見了這玩具，也沒會多大注意；因為它的玩法，老是那麼一套，沒有多大變化，不會引起我的興趣。

可是坐了一回，感到寂寞無聊，讀書寫稿，都無心緒，便把球盤移到檯上，胡亂玩了一陣，免得腦子裏胡思亂想，增添愁悶。

一盤玩了之後，却又接着一盤，到了第二盤完後，我却又不禁對那球盤發怔着：「爲什麼同是一顆球，有的會得到二千五百分，有的祇是五分十分，有的却成廢子，連一分都沒有？」這問題自然很易解答，因為球雖是同樣的球，打的時

候，用力却有輕重之別。輕一點當然不會把它打進那個球穴；更重一點。也不會把它打進那個球穴，所以爲了打的人用力不同的關係，而球的際遇，却也隨着不同了。我們固然有時會先後把兩個球打進同樣一個球穴裏，可是你若能細細注意它的路線，却是絕對不會完全相同的。

但我對於自己這個解釋，還有點懷疑，我便很留心的用了相等的腕力，打了兩個球，可是所得的結果，還是不同。「這大概是我不能運用準確的相等腕力在打球吧」？

這却引起了我的興趣，很想試個結果，便取過一個橡皮圈，把它的一面，分釘在隧道口，另一面把它拉到劃定的距離上，將球從這橡皮圈上彈出去，接連彈了三顆。但三顆球落到的所在，却都不同，更不要說所走的路線，是否相同了。我不敢斷定這樣的試驗是準確的，但我却敢斷定這盤裏的二十顆鉛球，決不會有同樣的機遇，得到同樣的結局；無論它的形體相同，重量相同，出發點相同，策

動的力量相同。因為祇要甲球在盤裏打滾時。是碰到某一支釘，而乙球却碰到隔壁的釘上，雖然祇是相差了一分，結果却大大不同了。

我們墮在這塵網裏，正和考爾夫球在銅釘盤裏打滾一般，要走怎樣的路？要預期達到怎樣的收穫？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承認冥冥中會有主宰者，可以替人類安排定命運；這正和打球的人，決沒有方法可以使那球一定打進那一個球穴的理由相同。

考爾夫球是個謎，人生也是一個謎，我放下了棒，推開了球盤，取出筆墨，準備我明天所要做的工作。

雜

寫

三三三

兩隻鐵釘

祇是兩根鐵釘，鬧得一夜沒得睡，連家裏的人都給我吵得不安甯。

事情很簡單，當時却把我攪得頭昏腦脹，幾乎發了瘋，如今追述起來，却又不免覺得好笑。

那兩根鐵釘，是中西藥房明星花露香水宴贈品的一種小玩藝，兩隻鐵釘都鉸成一個小圈，像個小寫英字母 e 字形，套在一起，看來是無法把它拆取開來的。除非用了鐵器，把鉸成的小圈打開了。但無疑地，這兩隻連環套着的鐵釘，是有法可以把它拆取出來的，決不須用了鐵器硬敲，要不然也就不成爲玩藝兒了。

在午飯時候，我把它玩了好久，却無法取出，恰有一位朋友在座，給他不知怎的一來，兩隻鐵釘，竟脫離關係了，他喜得大聲嚷道：『拿出來了！』問他是怎樣取出的，他却回說不出。我將鐵釘取過手，研究一下，卻給我套上了，並且看清是怎樣套上的。但奇怪得很，要把它還原，仍舊取出，可做不到。便又託朋友把它拆取出來；這一回我才看清楚是怎樣套進的，和怎樣取出的，試了兩回，却沒有錯，我高興極了，很驕傲地對朋友說：『你雖能把它取出來，却不懂得是怎樣取出，和怎樣套進的』。

到了晚上回家，兩根鐵釘還在我的寫字臺上。無意地取着玩，以為這是很不費事的，祇要那麼一來便可把它拆開了。那裏知道，卻又把手法忘了，橫弄豎弄，總是無法取開，越來心越亂，却也越發不要想把它拆得開了。午飯時候，我明明懂得是怎樣取出，和怎樣套進的，怎麼此刻卻完全模糊了？『非把它取不出可！』我下了個狠心恨不得用盡了力，把它強行扯開來，然也還是沒有辦法。

於是我想起午飯時間，起初祇是會把它套進，沒法把它取出，那麼還是先下硬做工夫，把它取出了，再研究所以套進，所以取出的法兒。

要把它強行取出，非用錯刀把鐵釘的一端錯細了，從那兩釘的交叉處取出不可，便忙着找錯刀，却不知錯刀放在那裏。喊醒內子，問明放錯刀的所在，可是依舊找不到，問雪兒文娥都不知；祇得拉起內子，迫着她代找。好容易找到了錯刀，錯了十多分鐘，還是錯不去多少，拿它不出。便又想到還是用鐵錘，把它敲開。來得容易些。可是鐵錘也找不到，又得煩勞內子了。有了鐵錘，自不難解決，但兩隻鐵釘，雖是給我敲開了，還是無法把它套進去，兩手捏了兩隻釘，兀自發怔，怎麼日間有法取出，有法套進，這時却弄不成了？我非要把所以將套進取出的原理，弄清不興！可是眼睛注視在釘上，却已發花，祇見兩隻釘，化成了許多白光在耀晃着，兩隻手也痠得不能再舉起來了，便撲在檯上休息着。不過腦子裏，却還是盤旋不停，想些什麼，自己也不知，我疑心要發狂了，或者是失了

知覺；用釘腳在臂上刺着，却還覺得有些痛。『還好』！神經一震，我又舉起雙手，弄着兩根鐵釘，不到兩分鐘，又撲在檯上。實在我已沒有心思再弄這兩隻釘，不知爲什麼却還不肯罷休？

內子坐在一旁，見我這般模樣，很是可憐，便奪去了鐵釘道：『別這般傻，天快亮了，早些睡罷』。我沒有答話，呆呆地坐着，但過了二三分鐘，我又拿起鐵釘弄着，直到天光大明，我已躺到床上，兩只鐵釘，還在手裏，不過還是沒有弄清『所以然』，已是昏昏入睡了。

這事說來，也會給人笑歪嘴，說我害了神經病；但這的確是我最近精神上所感到苦悶事的一件，幾乎爲了這兩隻釘，得了神經病。

記得復旦有位學生，爲了讀書讀不通害了神經病，見到教師，便問書是怎樣讀的，曹聚仁先生會把這事記下來，我讀了暗笑他是傻子；如今從這兩只鐵釘上，我才悟到他並不是傻子，如果他真是傻子，我便是一個傻子，祇是程度差一點！

一條手帕

「大風起於萍末」，我提筆寫下了「一條手帕」的題目，便想起了這句話。爲了天天忙個不了，便想在星期日偷閒休息一下，把星期日的工作，都移在星期六辦完。

有一個星期日，我們原打算上吳淞觀海去，前一天又因糞翁約在廁簡樓喝酒，還有其它的許多事要理，所以起身特早，在家裏先整理了一點稿件，吃過午飯，穿上長衣，戴上帽子，正想出門，却因手帕髒了，須要另換一條；那是早已洗淨，昨天我便已見它晾在牕下的銅桿上的。可是此刻却已不見，抽屜裏，衣櫥

裏，都找遍不見，問問家人，都回說不知，幫我各處找都沒找到。這時我心頭覺得十分焦燥，又突地想到我爲了他們的衣食，整天忙個不了，他們對於我的事，却這般漠不關懷，我是一個多麼淒涼孤苦沒人憐憫體慰的可憐人啊！我一時悲憤不能自遏，便率性解去長衣，躺在床上，拉了被，蒙頭便睡，一切的事，我都不顧了。

好容易家人們才把手帕找到。原來給雪兒拿了去，他們是到學校裏去取回來的，便把手帕放在枕邊喊道：「手帕取來了」。我怒氣未消，只做沒有聽到，還是躺着不起。

迷朦之間，耳邊祇聽得一回報告：「二點鐘了」。一回又說是「三點鐘了」。「三點半了」。「四點了」。他們越是催得緊，我越是不想起床。再隔一回，雪兒放學歸來了，要是他來喊我，我倒或者會起身；可是他因取了我的手帕，生怕給我罵，便也不敢走進房了，直挨到六點鐘，我才爬下床，披上長衣，

一秒鐘都沒停留，匆匆上報社發稿，到了八點鐘才得上廁簡樓，其它的一切計劃，都打個粉碎，明天吳淞觀海也去不成了。

接着還有一件事，也是值得附帶一提，便是前天晚上，我在家吃過了飯，正想開始工作，忽地在晚報上見到一則和我的某友有關的新聞，忙去瞧他；可是他已上舞場去了，這舞場離開朋友家裏沒多路，於是已有半年多沒進舞場的我，又上舞場了。

到了那裏，却不得脫身又遇到另一位朋友，定要我跳舞，我一再拒辭，他却已替我買了一本舞票，這大有「逼上梁山」之勢，但這裏的舞女，我是一個都不認識，去找誰跳呢？朋友便替我借箸道：「你歡喜那個，便找那個，難道這多舞女中，連一個當意的都沒有嗎？」另一位朋友便指坐在我們前排的一個舞女道：「不必遠征，就是她吧」。終於在朋友的慫恿之下，我便和她偕舞，因為衣服穿得太多，一開步汗便滴落，所以我一共不過舞了四五次。一本舞票却都送給了

她。到了終場，我們才離開那裏，又去吃點心，直鬧到三點多鐘方歸，所有的工作，又祇得攔下來了。

祇是爲了一條手帕，即使遺失了，重新買一條，却也化不了幾個錢，誰想到因此會引起一點小風波，又誰想到祇是一點小風波，竟會把我所預定的計劃，全都打碎。當我躺在床上鬧整扭的時候，我也自覺好笑，可是那已來不及了，既然躺在牀上，怎能馬上便站起身？雖然手帕已是找到了。

那是夢也不會做到的，正想提筆寫稿，却不道竟會七纏八叉的會把我驅到跳舞場裏去了。那朋友也決不會想到將爲我化去幾塊錢舞票，那驀生舞女也決料不到會做着我這一筆意外生意，她自從我坐在那裏時候起，直到終場止，沒有人和她跳過一次，要不是碰巧遇到我，她說不定那夜是「吃了湯糰」回去，這和一條手帕的事，正具有同樣的玄妙性質。

「大風起於萍末」，這話似乎該把它解釋做凡是極小的因子，往往會把它鬧

成不可究測的結果，一切預期更是往往會因受了其它意外的小波動，而改變了全盤的局勢。從一條手帕上，我窺到一切莫可究測的無窮變化，決非人力所能作得來主的！

有些崇信命運的人，以為一切都是早已安排就，不可強求的；但我從一條手帕上推翻了定命論，世間那有安排定的事？即有，也不能不因其它的影響，使它變亂，縱然是個極細微的因由。也會使大風起於萍末。

雜

寫

川西行

悼可憐的孩子

有一天晚上，和雲旌在一位朋友家裏談天，七勿搭八，談到二點多鐘，還不想走；驀地窗外一陣淅瀝聲，下起雨來，這正是天留客，主人要我們多坐一會，待雨停了再走。可是雨却沒會停，壁鐘已敲着四下了，「天快亮了，天亮了再走罷」。經不起主人的挽留，走時已是曉色熹微了，但雨還沒有止。雖然並不怎樣大，風却吹得很緊！一夜沒有睡，精神很萎靡，屋子裏燒了火爐，熱度很高，踏出門來，給風雨迎面吹來，有些索索作抖，便雇了一輛汽車代步。

車過法租界一條很陌生我所不能舉出名來的支路時候，雲旌忽地喊道：「一

個孩子，躺在水門汀上！我正攏着手，醉眼模糊，昏昏欲睡，給他這一聲喊，語氣似乎很詭異的，便馬上振起精神，向他指的所在望去。車是駛得那麼快，早已離遠了，祇見車牕的玻璃上，蒙着一層白霧，牕外的雨，珠簾似地掛着，水門汀經雨沖洗得很乾淨，連行人的足跡都沒有，祇有幾枝巨樹，兀立在道旁，光禿禿地沒枝沒葉，成個老年人模樣。我忙回過頭向車後的小牕用力凝視着，在數十步外的人行道上，的確似有一小堆東西，丟在那裏，「是用蒲包裝着嗎？」我推着雲旌的腿，很急促的追問着。

「不，包在襪襪裏」。他搖着頭回說，一面也扭轉頸子，向後牕凝神望着。

「那定是私生子，或者還沒有死，也未可知，我們把車子開回去，瞧個明白」，雲旌却打趣道：「你家裏有了那麼多的孩子還不夠，要預備組織小京班嗎？」

「該死的小赤老，管他做甚，在風雨裏凍了一宵，餓了一宵，一條小性命，

還能保得住嗎？我們成年人都熬不住！」！汽車夫大概怕我們好事，多費了他的功夫，便這樣插嘴說。這時車又轉了灣，回頭再也望不見了；可是從車牕看到水門汀上，却還好似有個嬰孩，裹了襁褓，赫然躺在那裏。

「這孩子多可憐，剛墜下地，便給人忍心扔到地下層去了，難道他沒有慈愛的父母嗎？」這個疑問多幼稚，「沒有父母，他從那兒來？做劊子手把這清白無辜的孩子殺害的，便正是他的慈母愛父呢」。「這又是爲什麼」？我不能解答這個問題，但能斷定這孩子是私生子，私生子是爲封建社會所不容的，所以他的父母，不能撫養他，愛惜他，他便這樣被殺害了，劊子手便是他的生身父母，談到私生子問題，說來話長，這裏不提，但退個十百步講，生他的人，最低限度，也該把他送到育嬰堂裏去，怎忍生生地把他埋葬在風絲雨片裏？要不是在文明的都市上，他連骨路也早已給野狗山豬，當點心吃到肚裏去了。

回到家裏，伏在枕上，這件事却橫梗在我心頭，說不出的難過；翻來覆去，

那裏睡得穩？便打了腹稿，想寫幾句來弔慰這可憐孩子的無告孤魂。

「可憐的孩子！這世界是多慘酷的啊！你剛脫離溫暖煦和的母胎，踏進這個世界，却不幸便遭到了這樣的慘變，使你匆遽得連對這世界瞧上一眼都不及，便又閉上眼睛，一切付之不見，不聞，不問了！你這樣匆匆的走了一遭，世界上的形形色色，你雖然沒有機會見到；可是對於這個世界，你大概可以認識了罷！那麼你可不必怨恨這個旅行的時間，是這麼短促；正該慶幸很清白的來，很清白的去，沒會染上半點骯髒。這個世界，原是殘酷的，你又何等僥倖的比人少嘗了十萬倍的人間苦味！

「可憐的孩子！你也不必怪你的生身父母的殘酷待遇，爲了自己的享樂，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便利，自己的……，什麼天性，什麼人倫，什麼慈愛，什麼道義，什麼情誼，……那裏還談得到？何況還有封建魔鬼，猙獰着面目，持着巨鞭，在威脅強迫着人類去做那忍心害理的勾當呢？

「可憐的孩子！我說的話，都是從生活上體驗得來的，決不打詭語，蒙蔽哄騙你，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話，不必有什麼抱憾，不必有什麼哀痛，很快樂地在另一世界裏找尋你的樂土，安息你的靈魂罷。再見，可憐的孩子，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值得你的留戀的啊！」

雜

寫

三四八

十年祭

如果我的父親尚活在世界上，今天是他老人家六十大慶之期，照江南的習俗說來，也得舉行個冥慶典禮。祇是陰壽兩字，似乎有點滑稽，人死一切都完，何從稱壽？但屈指一算，我的父親去世到如今，也已有十個足年了，爲了紀念生我養我教我的父親，便舉行家祭，雖然祇是清酒時饘，却也聊表爲人子者的寸心。

魂兮歸來。眼見家人們都羅拜在案下，安然無恙，他老人家準會微微的笑着。一陽已會走路，不必要他媽媽攙扶，球也會擲得很高，給他銅元，他也知道那是可以買東西吃的，見了小銀元，會比銅元還愛得多。我父親去世那年，雪兒

躲在他媽媽的肚裏，文娥却也不過和小娥那麼長大，如今文娥也會幫着她媽媽煮飯洗衣，雪兒也會幫着劈柴泡水，父親見了一家人，大大小小，豐豐隆隆的團聚在他面前，他必定感到十分欣慰。

但几下一隻小布袋，剛託人費了許多力氣，許多時光，纔羅來一塊錢糶米，却希望不要給父親瞧見，他瞧見了，準會替子孫們擔心着這幾升米，又能維持幾多日子呢？放在櫥下，蒙着塵灰的一束一束的舊報，——這都是我的心血的結晶，可是却也不願父親瞧到，他見了，定會暗吃一驚：「怎麼在這上面已耗了如許心血？此後又還能有幾多心血可供嘔吐？」還有，還有許多足使父親見了感到不痛快的，我都願父親沒會見到，讓他在天之靈，不要爲我憂慮焦急，得很快活的過着日子吧。

十年，這個短促的時間，祇是眼睛一瞥，便已飛馳而去了！在這十年中，什麼都沒有改變，我也還是過着那麼抑鬱憔悴的日子，一點都沒有進步；所進步

的，祇是頂上的短髮，有一半已是由黢然黑者而變成星星，除此之外，要找一件可以向我父親報告的事，再也不會有了！

哦，有一件大變動的事情，我得向父親報告的，險些把它忘却了。……這件事，實在是太重要了，我不能不報告，……我沈思着，我的熱淚在眼眶裏流動着，喉頭覺得有點哽咽，連話都說不出了。……不說罷，……不說也好，免得父親在天之靈，也將爲之掉下淚來！

記起了宋朝詩人陸放翁有幾句詩，我背誦着：「死去元來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可是聲音唸得很低，怕給父親聽到。

在今日。我還有什麼事，可向父親報告？但我不願把這話告訴父親，我必得找一件快意的事說一說，使父親聽了高興，我也覺得於心很安。哦！有了，昨天內子在做祭品時，小娥問爲什麼？內子告訴了她之後，她便道：「可是公公明

天要回來了嗎？」公公回來了，這還不是快意事嗎？可是公公終於不再回來了，這又似是不快意事！但不回來也好，那正是更大的快意事呢！這話，我知父親在天之靈聽了，準會報以會心的微笑。

泥菩薩

去年的秋天，友聲旅行團招待新聞記者旅行無錫，我却因和鳳蔚秋雁濟羣幾位預先約定到馬鞍山去吃蟹，沒有參加。無錫本是江南的好地方，有烟波萬頃的太湖，有風景幽蒨的鼇頭渚，有惠山，有天下第二泉，許多朋友都會向我述說那裏的美麗風物，除了明山秀水之外，還有梁谿畫舫，無錫船菜。幾位無錫朋友，也會屢次約我去玩上三五天，可是我的足尖始終沒有機會踏上這塊洞天福地，直到現在。

承雄飛的美意，他參加友聲團無錫旅行歸來，帶了一盒肉骨頭，和一尊泥菩薩

薩送給我；可是這一來，家庭裏未免起了一點小風波，五六個小孩子，搶着一尊泥菩薩，如何得了？於是有的笑了，有的哭了，有的哭了笑，有的笑了哭，沒辦法，祇得另外在弄口買了幾個不倒翁，分給他們，才得成爲暫安之局。

那尊泥菩薩，是個布袋和尚，凸起了大大肚皮，伸着懶腰，舉着雙手，嘻嘻開了笑口，又加顏色配得好，朱鞋藍衣，紅潤的肌膚，倒很討人歡喜，任憑小孩子們怎樣顛弄，老不動氣，總是張大了嘴，哈哈大笑。小孩子們對於這傢伙，有時喜愛得抱在懷裏，坐在膝上，把他當做小寶寶一般看待；有時却把他看成仇敵，在他的光頭上拍兩下，在他的臉上抽兩記，他却還是那麼笑嘻嘻的，一點不動怒。

過了幾天，根據人類喜新厭舊的心理，孩子們對於這傢伙，也冷淡得多了，不似初時，見了他會感到那麼熱烈高興；並且經過了好幾天的玩弄，他的皮膚也已褪去了鮮紅的色澤，臉上也已蒙上一層垢污，好似沒有洗過臉的野孩子，孩子

們自然漸漸會對他起了厭惡之心了，雖然他還是嘻開嘴，對人笑着；可是這副笑容，見慣了也就不覺得可愛有趣了。但這傢伙，並不自覺，老是笑着，要想用他的諂笑，去博人憐愛，直到他的一隻腳給一陽失手打落之後，還是涎着臉，在對一陽笑着。

孩子們把他玩厭了，丟在牆腳，不再去理會他；我瞧他還是對我在笑着，這笑臉上顯然帶有幾分可憐色，便替他拭去塵灰，移在我的案頭上，每當屬稿構思的時候，瞧他在對我笑着，也不免暗好笑。夜深人靜，我這麼孤寂的坐着絞腦汁，他却能以笑臉來伴着我，使我呼吸到一些溫暖的氣息；苦悶的心情，也給他這一笑的吸引力而活躍起來了。可是在憤懣時候，也會瞪着他：「到這時候，還有什麼可笑的事」？

實在說一句，我並不愛他老是對着我笑，却因他是從惠泉山上來的，而我却沒有那種清福，一游梁溪，對於梁溪的風物，祇有從文字上，從朋友嘴裏得來一

些印象，縈迴在腦子裏；所以對於他，却不無依戀之情了。直到無錫淪陷之後，惠山的一草一木，我都將暫時和它無法得見了；對於這從惠泉山上。來的傢伙，自然感到異樣的親切，和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了。可是這傢伙却不懂得家國之憂，還是嘻開嘴笑着，孩子們見了他，都覺得有些厭惡，幾次要把他丟掉，都給我阻止了；他們並沒有明白我爲什麼要加以阻止的原因。

不幸得很，在一個夜晚，阿花——一頭養了七八年的花貓，忽地跳上寫字檯，一個轉身，却把那堆滿笑臉的傢伙，踢倒在地上，頓時身已碎了，骨也成粉。第二天我起來檢點片片的泥塊，却還從一塊染着紅色的泥片上，瞧出一絲笑痕。我對於他的斷送頭皮，決不表示一點哀悼，在這時候，還是大開笑口的時候嗎？我不需要這種祇是一味癡笑的人；除了笑之外，什麼都不懂，即便打他二下，罵他二下，還是在笑着。但我很願把他從惠山上生長起來的屍骨，收拾藏着，有一天給他仍舊埋在惠山下，讓他有個再生的日子；不過希望他不再還是生

成那麼一副笑嘻嘻的嘴臉，如菩薩之低眉。

當我在收拾他的屍骨時候，小娥抱了一個不倒翁。站在一旁瞧着；這不倒翁便是爲了這傢伙而買來的，而今却環健在，還沒跌倒，我禁不住對這老頭兒肅然起了敬意。而向那狼藉滿地的殘骸斷骨，投了微微的一笑。

雜

寫

三五八

送寒衣

君不見：前線歸來之傷兵，單衣一襲緊隨身，黃塵黑汗裹汚血，囚首垢面
疑非人！——易君左：寒衣曲。

有一天，我在某傷兵醫院門口，見到一位從救護車上扶下的受傷健兒，他身上祇穿了薄薄的一套灰布軍裝，鞋襪也沒有，衣褲上都染着泥土塵埃，四肢髒黑得好似從泥沼裏拉出來的，臉上更是堆滿黃塵黑汗，一點人色都無。他的創處大概是在臂上，衣袖上留着一大攤血跡。他跨下車來，臉上雖然不會露出一絲愁苦的容色，也不肯有半句呻吟聲，從他嘴裏哼出來；可是終經不起如刺的西風，在

硬着身體，不免索索的在發抖。這時我正穿了夾袍，裏面還有絨頭繙結的背心，却還覺得有點寒意，直透背脊，於是我記起易君左先生寒衣曲開首那幾句詩。

可是後方民衆總算沒有對不起前綫的忠勇將士，捐募棉背心，爲將士們送寒衣，可說全市的婦女們，都在動員了。在每一條巷裏，總可見到有許多女同胞們，在裁翦縫綴棉背心，一針一針的縫着，埋着頭，沒有停休。

B夫人在學校裏也曾學習過縫紉，可是她却始終不會正式縫過一件衣，做過一條褲，她的衣服，都有縫工在縫紉着，無須勞動她的纖纖玉手。這回她却也親自動工，坐在燈下，料量刀尺，很興奮的一針一針的縫紉着，這不獨是朋友所沒曾見到的，卽B先生見了也不免露出詫異的眼光。在朋友們看來，她的一雙柔荑般的手，除了喝茶，抽烟，吃飯，免不了外，最大的用場，是在抹麻將牌，決不會有和針繡發生關係的一天，却也因此大家見了，益發感動。我因她是驕生貴養慣的，便問她「爲什麼不找縫工做」？她笑道：「找了縫工做，却見不出我的一

片誠意；何況把教人做的工錢省下來，也可多買兩件衣料呢」。我聽了這話，感到抗戰力量的偉大，要不是爲了抗戰，B夫人這一世裏，怕不會有機會再操針黹了罷？同時也見到無分男女，無分老幼，大家都已抱着同仇敵愾的決心。她把衣殼縫成後，便一層一層的翻上絲棉，一壁在摸着絲棉，似乎還嫌太薄，便又添上一層道：「鋪得厚些罷，讓將士們穿得暖暖的，好去衝鋒」！她說了這話，向我微笑着，我也笑着回道：「將士們的身上，給夫人的一顆熱心都烘熱了，何況又加上這麼厚的棉背心，還怕寒風的襲擊嗎？」

秋風漸起天轉寒，倉皇逃難破衣單！——易君左：難民吟。

和大郎走過浦東同鄉會，見水門汀上站滿從浦東南市逃來的難民，都是衣裳很單薄的縮成一團，大郎搖着頭對我說：「我見了他們這種蕭瑟的態度，也好似有一股陰風，吹上我的肩背，連四肢都覺冷得有些發抖了。」我也不忍卒睹，祇有洒開脚步，向前急走，不願使這幅流民圖的印象，留在我的眼底。然而沒法，

這印象還是不能泯滅，每次聽到無線電裏救濟難民的播音，便會想起那些縮做一團，無衣無食，站在浦東同鄉會門外的無數難民們。雖然我也已感到「全家都在西風裏，十月衣裳未剪裁」

N先生正和我的境況相同，然而他却也放懷不下那些瑟縮在西風裏的倉皇逃難破衣單的難民，他時常和朋友在談着這問題，也時常和他的夫人談起。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在這非常時期，自願尙且不暇，何況其它？

「舊的衣服也可送給難民嗎？」N先生又和我談到難民的禦寒問題，N夫人忽地插嘴這般問着。在得到我「自然可以」的回答後，她很興奮的接着道：「那麼待我明天翻翻箱子看，可有什麼放着不穿的舊衣服，找幾件去送給難民，也是好的。我們沒有錢可以救濟難民，捐幾件舊衣服，也總算盡了一片心」。可是她說完了話，却不及等待明天，便已去翻箱倒篋，找出十來件大的小的，男的女的舊衣服，一一檢視，髒的教N先生找板刷刷去塵灰，破的她自己拿出針綫來補

綻。他夫婦倆很起勁的工作着，我在一旁瞧着，受了他倆偉大精神的感化，恨不得脫下身上的袍子，送到難民收容所裏去。

我寫這篇文字，還是受了N夫人的囑咐，要我在報上爲那些破衣單的難民請命；可是我的筆那麼鈍，能有什麼動人的文字寫出來，效力怕一點都不會發生吧！

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吃得飽飽，穿得暖暖的人，總不能忘却那些衣薄如紙，在西北風裏戰慄着的人。而該給予解衣推食的同情。也是我們應盡的義務：無論他是「單衣一襲緊隨身」的前綫將士。或是「倉皇逃難破衣單」的後方難民！

汪仲賢先生得意傑作

歌場治史

是最有力
最成功的
一部社會
小說

歌場人物……全體登場

以生龍活虎的筆墨：敘述曲折有趣的故事

·可歌·可泣·

·可喜·可笑·

包使讀者不忍釋卷

從這裏不但可以知道歌
場治史並且可以知道：

●近三十年來各箇社會的動態●

佈局謹嚴 筆致飛舞
刻劃入微 淋漓盡致
曲曲傳來 絲絲入扣
推陳出新 不同凡響

·全書廿萬言·
·上下兩鉅冊·

實售國幣壹元
貳角寄費一成

總發行處社會日報館

愛多亞路一六〇號三樓

念黃惜芳

她是一個聰明而又帶有點癡憨，活潑而又帶有點羞怯的女子，裝束並不怎樣入時，却也穿了裹緊身的旗袍，指甲上也塗了血紅的蔻丹，但這些祇有引起我們的厭惡，換句話說，這些都不足打動從都市來的人的心坎。她的臉上，也薄薄施上一層朱粉，大概爲了施得太薄一點，那紅的脂，白的粉裏，却泛出一重黝黑的光采。她的衣袖也是那麼短，露出肥肥的臂肘，叔範說她是臂如藕大，不錯，那色澤也有些相似，但那是帶皮的藕。她沒有聽明我們說些什麼，時時低頭，望着自己的手臂又時時扯着自己的衣袖，似乎不願給人見到她的肌肉，這是她的天

真處，也是值得我們的憐惜處，祇是她却沒會理會得，像她這種人，正該短衣短褲，赤着足，披了髮，跳浪在阡陌上，浮盪在碧波間，和一頭小鳥般飛躍在大自然的懷抱裏，自由自在，無牽無絆，誰把那旗袍高跟鞋的桎梏，加在她身上？

在常熟，我們登劍門，游尙父湖，聯珠洞喝茶，王四酒家吃黃鷄白酒，無意中便也遇見了她，雖然時間是那麼短促，祇有三數十分鐘，那印象却已深深的印在我的腦中，和劍門的怪石，尙父湖的碧波，聯珠洞的飛泉，王四酒家的黃鷄白酒軟菠青一般不能磨滅。

「再見吧」！那麼匆促的一面之緣。她微笑着，似是笑我們在撒謊，何時再來，誰能料得？即便前度劉郎，再來有日，却也未必便能有那麼巧的再見機會；我們也自知再見兩個字，是茫茫不可期，但我們却在期待有這麼的一天。常熟的確是洞天福地，農產那麼富庶，山水那麼明媚，鷄那麼軟，酒那麼香，女子那麼溫柔，教人怎不長掛心頭？「再來吧，我們決計在最短期內，再來一次」。叔範

很興奮的說，我却嫌再來一次還不夠，最好能在虞山腳下，破山寺邊，買三弓地，結一茆廬，住個一輩子，即便活到一百歲，也不覺得來日茫茫。醉芳打趣着說：「你們放不下的，不是常熟，而是爲了常熟有個黃惜芳」。叔範聽了這話，向我微笑着，我也不強辯，但得修正醉芳的話，我愛常熟的一切，山啊，湖啊，泉啊，茶啊，酒啊，鷄啊，花啊，草啊，菜啊，飯啊，連黃惜芳都包括在內！

「最短期內」，這真是一個那麼短促的期間，常熟已是變了色了！山啊，湖啊，花啊，草啊，……，什麼都完了！王四酒家的酒旗，不知還在晴空裏招展着嗎？看來惟有聯珠洞的飛泉，還在不斷地奔流着罷！她，我真不忍想象，在這亂離中。

她，可憐的她，在身世之感外，又加上了一重家國之悲，一個聰明而又癡憨，活潑而又羞怯的小女子，不，又是那麼伶仃孤苦，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東西，怎能忍受得了這麼重大的擔壓？她，可憐的她，也許已是很平安的逃出虎口了吧？

也許還在圍城中，度着淒涼的日子吧？也許已落入難民收容所了吧！……也許已是委身在溝壑了吧？不，我想她不致再遭遇這更悲慘的命運吧？我也不忍再向那更不幸的一面設想。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也許她抱着琵琶，調弄絲絃，正向人在宛轉曼歌吧？不，決不，她是烈焰裏吐出來的一朵蓮花，那有不知荆棘銅駝的悲痛？但也許她爲了生活鞭策，不得不噙着淚，遏着熱血的沸騰，還在對客高唱後庭花呢！啊！那更是我所不忍想的了。

不，不，不，也許她正是那桴鼓大戰黃天蕩的梁紅玉的化身。我感到興奮，我望着牕外的青天，在默禱着。

「再見罷！」可憐的小東西！我這和你同樣遭遇的人，正在爲你祝福，在「最短期內，」我們「再見罷！」我這樣默禱着。在最短期內，願我們得再登廬山，探奇劍門，放舟尙父湖，試泉聯珠洞。買醉王四酒家，而我那聰明而又癡

憨，活潑而又羞怯的她——黃惜芳，正笑吟吟伴我們在拭讀君左題在酒家壁上「王四酒家風味好，黃鷄白酒嫩菠青」的詩句。

雜

寫

三
十
〇

賣菜叟

「毛豆要哦」？「大白菜」！「豇豆落蘇」！這沙啞却又帶着蒼勁的叫喊聲，在每天的清晨，似是有約的從牕櫺裏透了進來，送到枕邊；因為聽慣了，倒也並不覺得刺耳。從他的音吐，還可料定他定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但身體却還強壯。每次聽到他的賣菜聲，腦子裏便會湧起一個頭髮斑白，脣上也長了幾根短鬚，身上穿了一套褪了色的藍布褂。赤了兩腳，或是著了一雙草鞋，肩上挑着一担碧油油的青菜的老年人的影子，這是我的瞑目想像，料也差不了幾多。他這模樣兒，自然不會怎麼好看，但我把他想成一幅挑菜圖裏的人物，便也很足尋思

了。

有一天，他的廬山真面，給我見到了，模樣兒和我的想像，並沒有差多少，祇是髮已半禿，門牙也落了兩枚，下身穿的是條垂及膝蓋的短袴，腰間束着一條布帶，還有，便是他的臉色，我却沒會想到會和煮沸了的濃咖啡一般黑，頭角也纏得好似凋枯的松幹。

他每天從我們門外走過，有時我們爲了懶得上菜市，便問他買些菜蔬，爲了這個原因，他走過我們門外時，便放慢脚步，逗留一二分鐘，多喊一二聲，期待着我們的賣買。雖然我們很少和他交易，日子多了，也便成爲相識，見到我們的門關上時，總是伸着頭頸喊「老板娘」，問「要哦」？也會乘着做賣買的機會，胡亂扯談幾句。

戰事發生後，流彈四處飛射，很易遭遇意外危險，我便不大允許家裏的人，走出門外，食物是買了一次，吃個三四天，菜蔬却便天天向這老頭兒購買，所以

我們和他的關係，爲了戰爭，顯然是密切得多了。我很佩服他的胆氣。不怕危險，照樣出來做生意，同時也感謝他的賜予，要是沒有他，那麼鮮嫩肥大的白菜，毛豆，怎生吃到？

從報紙上傳出了飛機在北新涇投彈轟炸，傷死了好幾百個賣菜的人，大家談着這事，對於這樣的暴行，表示憤慨，並還憂慮到那些種菜的人，都將躲在家裏，不敢出門，更不必說挑賣到上海來；也許從明天起，上海人連菜都沒得吃了。我也有件事在擔心，便是我那想像中的畫中人，是否也是北新涇人？他的菜是否從北新涇挑來的？在許多遭遇慘禍的挑菜人中，他是否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吃晚飯時候，我對着一碗油豆腐燒的大白菜發怔。

「毛豇要哦」？這熟習的沙啞却又帶着蒼勁的叫喊聲，第二天却仍然傳到我們的耳邊，我好似觸着電流，心頭一跳：但這是喜慰的感應，爲他的無恙慶幸。我下了床，走到廳上，他已站在天井裏，放下担子，不消說我們已成爲他的日常

老主顧，真正提了籃和他在論價，我按不住便問他可知前天北新涇有幾百個賣菜的人，給飛機投彈炸死了？

「怎麼不知」？他急促的回答：「我也住在那裏呢」。他用淒哀的聲調，說完了這句話，眼淚已在眶子裏滿着，快要落下來了。

我不知他何以這樣悲哀，也許他的家裏也中彈受到了一些損失，或者在死難中有了他相識的人，所以提到便覺傷心。但我不想追問，祇是安慰他道：「那真造化極了，該道賀一聲」。雪兒却不待我說完，已是插嘴問道：「他怎麼沒有給炸死」？

「我雖沒有給炸死，我兒子的一條命，却已怕不能保了」。他歎息着說，嘴唇在顫動着，嗓子更是沙啞。

「怎麼啦」？雪兒好似在聽故事，很興奮的追問着。

「一條腿却給炸斷了」。他接着又說了些當時的慘狀，但很簡略。

我不想從他嘴裏，繪出一幅血肉構成的圖片，耽誤了他的賣買功夫，祇說：「那麼你今天怎麼還敢出來，不怕遇到第二次的慘劇嗎？」

「那一個人不貪生怕死，但爲了活命，便也怕不得死了！」惟不怕死才得活命，住在家裏，飯沒得吃，還不是死？他成就了交易，挑着担子，跨出大門，又在喊着「毛荳要哦」？嗓子是更沙啞，幾不成聲。似在哀號着。

「爲了活命」，是呀，爲了活命，便得拚命；不拚命，命便活不成！爲了怕死，便得不怕死；死也避不了！我從賣菜叟的嘴裏，得到求生的啓示。

現在，國家民族已到了最後的危急關頭，正是我們求生的時候，也正是我們拚死的時候！

國 人 自 辦 唯 一 小 型 報

負 最 高 聲 譽 的 綜 合 刊 物

新 聞 文 藝 圖 畫

介 紹

時 代 智 識

供 給

精 神 食 糧

立 論 嚴 正 名 家 編 譯

● 內 容 豐 富 名 作 如 林 ●

- 曹聚仁.....火網塵痕
- 捉刀人.....鉞氈私記
- 王小逸.....萬花筒
- 廁筒子.....居士集
- 唐大郎.....高唐散記
- 錢梯丹.....雙文小傳
- 盧一方.....聽鷓新語
- 大素著.....微烟
- 白華著.....撫劍散記
- 靈犀撰.....先生閣集

優 待 定 戶 定 報 三 月 連 郵 收 壹 元

社 會 日 報

林 森



館 址 上 海 愛 多 亞 路 一 六 〇 號 大 廈 電 話 一 八 三 二 三 號

逃難者

「轟炸南市」！這消息傳佈在每一個人的嘴上，頓使居住在南市的人，感到極大的恐怖驚慌；於是「搬家」，「逃難」，大家都鬧做一團！在每一個華租交界的鐵門處，都是擠滿了箱囊，擠滿了人，正用得着那「水洩不通」的一句成語，來形容那種擁擠的情況。

偶然得到一個機會，在交界地方，站了四五十分鐘，見到一大隊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市民，從華界湧到租界裏來，每一個逃難者，都擠得汗流臉紅，好容易擠到了租界上，才得透過一口氣，在苦臉上露出一絲微笑。有些人還背了箱，

提了籃，捐了衣包，那要擠到租界上來，更是不容易，租界當局爲了維持交通秩序，祇許空手的人，可以通過，禁止攜帶物件，所以攜帶物件的人，往往被阻止，祇得退了回去。也有些人給擠得把背攜着的東西丟落了。有的攜老扶幼，在人羣裏擠散了，在馬路上來回奔走，哭喪着臉呼喊著：「阿大！阿大！」「媽媽！媽媽！」

我親眼見到一個四十多歲的短衣男子，挾了一條破蓆子，死不放手，從人堆裏，滿頭大汗的擠了過來。我暗想這人把一條破蓆子，看得和生命一般寶貴；在這逃命的緊急關頭，怎麼却捨不掉一條破蓆子？可是我再仔細一想，他的家私，大概祇有一條破蓆子，那又教他怎能捨得拋棄了這僅有的家私？怎能不把一條破蓆子，看得和生命一般的寶貴？

我又見到一個老媽子，提了一隻破籃，走過馬路來，在水門汀上放下她的籃，如牛般的氣喘不止，扯起衣角，在抹着她的油臉。經過了幾分鐘的喘息，氣

才漸漸平服，她很珍視地打開那隻破籃，在整理籃裏的雜物。我在她身旁偷眼瞧着，祇見籃底放着幾件破棉衣，一個貯着二三升米的馬口鐵罐，一隻籃花粗大碗裏，存有半碗冷大白菜，菜湯都已濺在棉衣上，還有隻紙盒，不知內裏藏些什麼東西。在她以爲是從危險地帶，逃到了安全地帶，感到無限的慶幸；可是她到了安全地帶，將怎樣的生活，她大概沒會考慮到罷！但我替她想到了這一層，一陣悲哀，已襲上了我的心頭。

還有一位少婦，懷裏抱着一個嬰孩，也從人堆裏湧了過來，大概爲了太擠了，擠得嬰孩哇哇的哭個不休，少婦跨過了馬路，便站定了脚，扯開襠襖，瞧那孩子，曾否擠傷了；一隻手在輕輕拍着，一隻手在撫着嬰孩的頭。孩子却不會知道小生命已從危險地帶逃了出來，還是哇哇哭着。少婦沒辦法，却也顧不到許多，便在一家舖子的門檻上坐下，解開了內衣，在給孩子哺乳，孩子才停止了哭聲。這是人世間極悲慘的一幕，是用血淚混合構成的一幅圖畫，然而也給那些從娘胎

裏鑽出來的人，見到偉大的母愛！

在這天的晚上，我從愛多亞路上走過，人行道上，却已擠滿了許多從南市逃出來，却又無地可安身的難民；而給我最深的印象，也是我所不忍目睹的，却是在這一大羣的逃難者裏，雜有不少不識不知的孩子們，有的投在他媽的懷裏在吮奶，有的坐在竹筐裏打瞌睡，有的揉着眼在啜泣着，有的注視着風馳電掣而過的汽車，有的在啃着大餅，有的呆呆地站在那裏，向每個經過的路人，投射詫異的眼光。這一羣孩子們，不懂什麼叫做國難，不懂什麼叫做戰爭，也不懂得人世間一切的苦痛；可是如今人世間的一切苦痛，都已臨在這一羣不識不知的孩子的身上了！惟其不知什麼叫苦痛，所遭受的苦痛，更覺淒慘。我眼見了這一羣不識不知的孩子們，在挨着這極盡人世的苦痛，我的心碎了！我的熱淚快要奪眶而出了！我祇有洒開脚步，從他們面前很快的走過，連頭都不敢回；除此，我却沒有更適當的辦法，來對付這一羣可憐的孩子們。然而這一羣可憐的孩子們的百態；

却深深的留在我的腦子裏，直到我在寫這篇稿子時候。

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我想每一個遭受到這家破慘禍的人，肚裏總該很明白罷？卽或傲倖尙不會嘗到這個流離慘痛的滋味人，眼見這些蒙難的同胞們，也該感到異樣的難受，而引起一點自危的警戒罷！那麼我們却又該怎樣辦？敢問。

雜

篇

三八二

火藥味

一

在無情炮火的襲擊下，每一個人的心頭都充滿着緊張的情緒；但從我忠勇健兒所酬答敵人的怒吼巨響裏，卻又帶來了無限興奮喜慰！

弄堂裏的納涼人，都給炮火轟到屋子裏去了，並且爲了戒嚴，在十一時後，弄堂裏已是找不到人跡，沈寂得和荒山蕭寺一般，連賣小食的叫喊聲都無有了。可是我在炮火下，還是要做我所該做的工作，在這大家都已休息了的時際，我仍然迫在燈光下，揮動着筆桿；但也不覺得岑寂，有隆隆的炮火聲，突破寂靜的空

氣，並且爲了夜深更靜，更聽得清晰，似乎那沈重的巨響，是在我的筆尖上發出。有時我也擱下筆，從牕口向天空探視着，聽出那巨響是從我方陣地發出的，真是感到多麼欣喜。

飛機在屋頂上飛翔着，高射礮一團一團的濃煙，也可站在天井裏見到，彈片紛飛，有時落在晒台的馬口鐵棚上，那聲響會使屋子裏的人，引起極度的驚慌。

「看飛機」！「飛機又來了」！孩子們把飛機看成小玩具，聽到軋軋的機聲，搶着要到門外看着玩。他們的母親喝禁着，引得小娥哭了；一陽却又跳躍着，拉着他姊姊，要去買糖吃。我給孩子們鬧得頭腦發昏，心頭一刻不得甯靜，什麼事都提不起精神，我恨極，我怨透。然而我還是沒有一秒鐘，不在關心他們，無論走到那裏，祇要見到飛機的影子，聽到鎗炮的聲響，便會擔心孩子們的安全。不知他們這時是不是肯在家裏安坐着？是不是還有彈片落在我家附近？

孩子們好比腳鐐，把我牢牢鎖絆着，要不是爲了家累，我還怕什麼，我什麼

都可做，什麼都敢做，一點都不必顧慮，前線也去得，不能捐槍，燒火總還來得，逃難也未必會落人後，沒飯吃也不打緊，二個大餅，便可過一天。如今爲了這班不識不知的孩子們，什麼都硬不起心腸，丟不開牽望，炮火的聲響，不足引起我的恐懼，倒是孩子們的啼笑聲，會使我心亂意慌。可是這苦衷，向孩子們那裏解釋得清？沒辦法，祇有用叱罵來發洩我的怨怒。然而孩子們見我沈着臉色，便已哭出聲來，我又那忍？祇好把一股怨怒，蘊藏在心頭。

我住的地方，離開蘇州河不遠，流彈的危險，是很易發生的，爲了保衛孩子們的安全，爲了減除自己的煩惱，非把他們編遣了不可。送他們回家鄉去嗎？誰陪護着，並且舟楫不通，江浙一帶的內地去罷，何處可投依？最後的決定，是託妻寄子於聚仁兄，因爲他住的地方，比較安全，而我的最大目的，是避開孩子們的吵鬧，好讓我用沈着應戰的心情，來對付這個非常的時期。

每隔二三天，我去看孩子們一次，那裏一帶，的確比我住的地方，要安靜

得多，連炮火聲也不大聽得，路上行人並不擠，也沒有露出倉皇的神色，桐樹未凋，蟬聲不絕，這是一個多麼幽禱的境界！樹蔭下徘徊着的人，有西裝燙得畢挺的少男，有嘴唇塗得血紅的少女，還有牽了一條狗在漫步着的肥皙西洋少婦。在這裏，好似一點火藥味都嗅不到的，不信大上海已全都給炮火籠罩着！

昨天，我去看他們時候，一陽正躺在床上酣睡着，我握着他的右手，我吻着他的右頰，他都沒有覺得，也沒會醒，他不懂什麼叫做逃難，在睡夢中還是發出一絲笑痕。當他呱呱墮地時候，朋輩致賀，我苦笑答道：「這不過添了一位小亡國奴罷了！」如今從民族抗戰中，證實了我們的抬頭日子已不遠，我們這一輩雖然多吃些苦，後一輩的人，却可過着快活日子了，於是我為孩子們高興，我緊握着一陽的右手，表示萬分的欣慰！

踏上本館最高的一層樓上，憑欄向東眺望，可以見到矗立在黃浦江畔的和平神像，她的面目，雖然不能很清晰的瞧清楚：如果神而有靈，我想她準會掩着面嚶嚶啜泣，至少也該給烽火薰得睜不開眼，掉下淚來。更堪擔心的，是流彈將會打斷了她的翅膀，或是手臂。然而在她的面前走過的人，卻也無暇替她憂慮，甚至熟視無睹的把她遺忘了！

江邊的行人，當然沒有平時那麼擁擠，格外顯得景物的幽靜，如茵的細草，綠得那麼可愛，江水也靜止得像酣睡着，祇見白濛濛的一片。泊在那裏的，有好幾艘高大雄偉的兵艦，張着各色的國旗，煙囪裏還冒着幾縷白煙，從望遠鏡裏遠望去，甲板上似乎都有人很悠閒的坐着，立着，徘徊着，這些兵艦是屬於英美法各國的，敵艦怕我神威的空軍的轟炸，都已離了外灘，一艘也不見。但我們的兵艦，也連影蹤都沒有！

天空，明朗得好似漂洗過，現着蔚藍色，雲也一片都無，這時已是夏盡，益

發顯得秋高氣爽，斜陽的餘輝，幻成五色的霞光，似是一幅七裏絲織成的錦帶，飄在那裏。這時候，該在西子湖裏蕩着輕舟，領略大自然的美麗景色，又那知從這美麗的景色裏，却給人嗅到濃厚的火藥味，這是多麼掃興的事！

『這樣的良辰美景，真不像一個有戰事的日子！』和我同憑着欄的蘼蕪，微喟着。

『然而這樣的良辰美景，却爲了人家的侵迫，蹂碎了我們欣賞的情懷；如果不把他們撵走了，天日都將無法給我們見到，那裏還談得到良辰美景？』我也引起一陣感傷。

我們再向浦東那邊眺望着，可以見到黑越越排列着的高大建築物，有幾處地方，正在冒着濃煙，那是給飛機轟炸後在燃燒着的。在這烈燄中，不知埋葬了幾多生靈，毀滅幾多財產。但我們該暫時遏止心頭的悲痛，我們這時祇有拚着流血，才可洗去這鉅大的恥痛！

『一架飛機』！蘆蕪用望遠鏡在窺望着：『是敵人的』。

果然，在對岸朗淨的上空，顯出一點黑影，在移動着，並且放大了些，好似一隻燕子在飛翔。它漸漸的飛近來，露出了它的全態，忽高忽低，忽近忽遠，在天空打轉。蘆蕪放下望遠鏡道：『飛機在空中盤旋着的姿態，很是英挺可愛，如果祇是把它當作玩具玩，那也很有趣』。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不知誰發明這害人的東西，他的子孫，不知到現今還有活着的嗎？』我詛咒着，這也正十足表現了阿Q的精神勝利。『以毒攻毒，好在我們也有飛機，比人家的還更強，在這個世界上，惟有刀對刀來鎗對鎗，才是辦法，其它都是廢話』！

『你別詛咒那發明飛機的人，你知火藥的發明人是誰？正是那舉辦和平獎金的諾貝爾，他是用來開礦的，誰知却給人拿去當做殺人的利器』！

善的一聲巨響，把我們的談話打斷了，祇見一架飛機，向北倉皇逃去，知道

這一聲巨響，又是它投下的炸彈。落在那裏，沒有知道，是否又有幾多生靈，幾多房舍，燬滅在這一聲巨響裏，也不知，也不忍想！

江上吹過一陣微風，衣襟都在飄，很覺涼快，祇是挾有一股火藥味，還有一股血腥氣！

蔚藍朗淨的天空，已披上了絲絨的睡衣，橫江的舢舨，也閃着幾點燈火，和平神却變做一團黑影，在暮靄的籠罩下，好似消失了她的所在。我們懶洋洋跨上了石梯，回到編輯室，在電燈光下對坐着，大家心頭都蘊着無窮憤慨怒恨，祇是沒有說出。

三

「東洋兵打來了！」「東洋兵打來了！」許多人提箱背囊，攜幼扶老，從關北如潮水般的向租界裏來，於是租界裏的平添了無數居民。我住的那條巷裏，也

突然增多了二三百人，七幢空房子，在三天之間，都已租出，後至的人，卻還源源而來，可是已無廁足他了。本來一條人煙不多，很是寂靜的里弄，如今都已變得異常熱鬧，尤其是正當夏天，屋子裏的熱度，把人們蒸騰得坐不住，都給驅到屋外來，擠滿了一弄堂，連路都走不通了。據看弄堂的人說，從這條弄堂造成以來，從沒有過這般狀況，帳房間裏的幾位先生，直到現在，臉上才露出一絲笑痕，因為前些時候，房子租不掉，一再減租，小租也豁免，現在房租雖不能加，要幾個月的小租，卻是不成問題的了。

我們後門對面的那份大家，也是新近從閩北逃來的，人是擠滿了一屋子，都攤了蓆子，睡在地上，天井和客堂裏，雜亂無章的堆了許多雜物器具，他們是一些東西都捨不得丟掉，破椅子，爛木板，空炭篋，都從搬場汽車上搬了來，所以益發見得器物山積了。最引起我家幾個孩子注意的，是跟着牠們主人一同逃難到這裏來的幾隻小鷄，大概爲了天井裏已沒有牠們的插足地，白天總是在弄堂裏踱

着，這就叫做「雞犬不甯」！可是孩子們，那裏知道這個，祇是瞧着牠們在跳，在走，在叫，覺得很好玩。

「吱！吱！吱！」一陣慘厲的叫聲，突然刺入我的耳鼓，接着便見我家的一頭花貓——阿花，從側門奔逃進來，小娥正站在門邊，見了大吃一驚，嚷着吱喲。一陽嚇得大哭，臉色都變了。我不知就裏，忙站起身，卻見阿花很倉皇的竄進來，嘴裏却咬着一隻小雞，牠的兩翅張開着，兩足却還在抽動着，嘴裏是吱吱的極叫着，我聽着這慘厲的呼聲，又見這可憐的弱小動物給那殘酷毒辣的強暴者，正將吞噬下肚，而在作那最後掙扎的慘相，我也覺得這是最慘酷的一幕，實在不忍卒視，便對阿花嚷着「打死你這畜生」。又舉起腿想踢得牠叫痛起來，好救出虎口餘生的小雞。可是我舉起腿來，阿花已很乖巧的躲在台底下。雪兒也見義勇爲，找了一根木棒，望台下打去，阿花已是竄到天井裏去了，小雞還是牢牢銜在牠嘴裏。雪兒追到天井，牠已逃入廂房，雪兒趕進廂房，牠又從廂

房奔到灶間，奪門逃到弄堂裏去了。「吱！吱！吱！」的呼聲，還在慘厲叫着，可是氣很促，聲較低，知道牠的生命，已到了最後的一口氣了。雪兒卻還追出後門，隔了十多分鐘才回來，明知那小生命已是不可保了，卻還存着萬一的希冀，忙問「怎樣了」？雪兒的回答是阿花已不知逃到那兒去了。牠嘴裏的那頭小雞的後事如何，卻也無從分解，但也不忍想像。

「那麼那頭小雞呢？」小娥還很關切的問，雪兒沒有答話，大家都覺腦子裏留着這一幕屠殺慘劇的印象，很是難過。

到了晚上，阿花回來了，態度很從容，不似剛才那麼倉皇，我見牠，心頭一震，好似牠嘴裏還咬着那頭小雞，小雞的兩翅還張開着，兩足還在抽動着，「吱！吱！吱！」的慘厲呼聲。還沒停止。又見到阿花的肚子，似是透明的，一頭小雞，正蹲在牠的肚裏。我難過了好多時候，連夜飯都不想吃了。一陽最愛和阿花玩，有時用手去撫着牠的毛，有時用腳去撩着牠的尾巴，見了牠便會很親熱的喊

着「貓咪」；可是這時見了他，却已遠遠的避開，連望牠一眼都不敢。雪兒故意拍着他肩背哄道：「弟弟，貓咪來了。」他却嚇得哇的一聲哭了。

從晚報上，見到南火車站被炸彈，死傷了幾百個非戰鬥員的難民的消息，那阿花屠殺小雞的一幕慘劇，又在我腦子裏湧了起來，並且好比用千百倍的顯微鏡把它放大了，心頭的難過，更是無從訴說，唉！人類却有這麼殘忍酷毒的一幕
啊！

跋

靈犀兄把他近幾年所寫成的雜文，挑選了十多萬字，印成一個單冊，這真是一個可喜的音訊。

我很歡喜讀靈犀的雜文，五六年來，幾乎是沒有間斷的在讀。我覺着在他的雜文裏，即使是一鱗一爪，兩語三言，也都無往而不表現着一種誠摯的心懷，燃燒着強烈的正義感。再益以樸質清麗的作風，遂使讀者閱讀時，如對故人，如在瓜棚豆架下，和敬愛的友朋，坦胸露腹，在娓娓地清談。

當然，在這些雜文裏，也反映着這幾年來在變革中的中國社會。

雜 寫

二

我很高興這部雜文集的出版，同時，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靈犀兄能有更發
展的雜文集刊印問世。

阿英 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年餘十設創
國主遍譽信

植培學科場山有自
大偉效功路正全完

四川銀行

東路西山路京南
一九四五九話電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廿八年二月初版

雜寫

靈犀小文集之一

(實價國幣八角)

著 者 靈 犀

發 行 者 陳 因

總發行所 社會日報館

愛多亞路一百六十號

71.52.
101077

請用

片戰分特樂仙

SELO CHROME
ROLL FILM

滿意張張

讚頌美人



行洋福爾依海上

(線二)四四〇〇八括電 號八七街堂主天界租法海上